

# 至大奇枝

——阿博都·巴哈的生平故事

The Most Mighty Branch

著者：希特周·加斯特  
译者：史文韬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 至大圣枝

——阿博都·巴哈的生平故事

The Most Mighty Branch

著者：希特周·加斯特  
译者：史文韬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 目录

1 至大圣枝.....	1
2 送出父亲羊群的男孩.....	4
3 剧变之日.....	8
4 一次可怕的行程.....	12
5 邪恶的异母弟弟.....	15
6 上帝的奥秘.....	18
7 一百多天的旅程.....	22
8 枯死的枝桠从树上砍掉了.....	27
9 在监狱之城阿卡.....	31
10 穆尼丽·哈努姆（一）.....	36
11 穆尼丽·哈努姆（二）.....	40
12 化敌为友.....	44
13 保护巴哈欧拉的盾牌.....	48
14 “巴哈之阳陨落了”.....	52
15 被偷的箱子.....	55
16 在美国的开端.....	59
17 鲁胡拉（一）.....	63
18 鲁胡拉（二）.....	67
19 鲁胡拉（三）.....	71

20	西方的第一批朝圣者.....	75
21	不忠的拓荒者.....	80
22	阿博都-巴哈最好的翻译.....	85
23	托马斯·布雷克韦尔.....	91
24	危险的岁月.....	95
25	埃沙加巴德的灵曦堂.....	99
26	与阿博都-巴哈在家中.....	103
27	凯·胡斯劳.....	108
28	炸弹鸟.....	112
29	“我乐在囚禁中”.....	116
30	巴字陵殿.....	120
31	不辞而别.....	125
32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	129
33	巴黎谈话.....	133
34	去往美国.....	137
35	到达纽约.....	141
36	纽约穷困潦倒的人们.....	146
37	芝加哥附近的灵曦堂.....	149
38	孩子们去往芝加哥.....	154
39	圣约之城.....	157
40	圣约使徒.....	161
41	阿博都-巴哈举办团结灵宴会.....	166
42	弗雷德·莫藤森的旅程.....	170
43	荒野行人的寓言.....	175
44	前往加利福尼亚.....	180

45	“你幸福是因为你看到了阿博都-巴哈”	184
46	在美国第一位巴哈伊的墓旁	189
47	黑玫瑰	194
48	一份不一样的礼物	200
49	信仰向前走	203
50	我热盼一场暴风雨!	206
51	又回家了	209
52	“我的手中有一盏灯”	213
53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一)	216
54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二)	221
55	第一次世界大战	226
56	化险为夷	231
57	《神圣计划书筒》	236
58	阿博都-巴哈的中枢信使	240
59	《致海牙书筒》	244
60	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	248
61	巴希叶·哈努姆——至大圣叶(一)	251
62	巴希叶·哈努姆——至大圣叶(二)	255
63	阿博都-巴哈最后的日子	258
64	阿博都-巴哈的葬礼	261
65	“我在等待,我在耐心地等待”	265
	大事年表	269
	参考书目	275
	引文出处	281



# 1 至大圣枝

怎么会这样？巴格达的博学之士大为惊异！他们一直在谈论他们毕生都在研究的问题，却仍旧无法给出答案。现在呢？现在这个小男孩坐在那里全部给他们解答了。祂只上了一年学，仅此而已。祂没有再去学习，当然也没有像他们那样读过那么多书，但祂却能解释最困难的问题，而且总是那样谦逊、友善。他们不禁对祂满怀尊敬，并深爱祂。

这个男孩是谁？谁能在这么幼小的年龄便有这样的知识和智慧？祂是来自波斯流放者中的一员。祂的父亲，也就是他们的领袖，有时称这个儿子为“上帝的奥秘”。当博学之士问这个男孩祂是从谁那里学到了所有这些知识时，祂总是回答：“从我的父亲那里。”这个男孩便是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是巴哈欧拉的长子，巴哈欧拉是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使。

每次上帝信使出现在地球上时，总有人先于祂出现，并帮助人们为祂的到来做好准备。施洗约翰帮助犹太人为耶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在穆罕默德显圣之前，有四个人宣布了祂的到来。巴孛曾说在祂之后不久便会另一位神圣信使——巴哈欧拉。上帝总是会确保人们为一位神圣信使的到来做好准备。

那么信使何时会离开人世呢？到那时，祂的追随者是否也能继承发扬新的信仰做好准备？尽管每一位信使都指定了一个人作为在祂之后的领袖，这些指示却并没有被记录成文。因此，仅仅一段时间过后，追随者便会在如何解释、践行教义上出现分歧。因为这样的意见分歧，在同一位信使的追随者中间曾经爆发过战争。

巴哈欧拉的到来结束了分歧的时代，为人类团结时代揭开了新篇章。巴哈欧拉使得这种团结成为可能。祂做了一些上帝其他信使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情。祂清楚地写下了在祂之后谁将是信仰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便是阿博都-巴哈。在《至圣经》中，巴哈欧拉写道：“你们要将脸转向上帝所指定的祂，祂是由这亘古圣根长出的圣枝。”<sup>1</sup>在遗嘱中，巴哈欧拉写道：“这圣诗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至大圣枝。”<sup>2</sup>至大圣枝是巴哈欧拉给予阿博都-巴哈的头衔之一。在巴哈欧拉升天后，阿博都-巴哈保护了巴哈伊信仰的团结。

巴哈欧拉将祂的儿子们比作一棵树上的诸多枝桠。阿博都-巴哈是这棵树上最伟大、经历过无数风暴的一枝。祂的一生历经种种困难。在童年时，祂不得不同母亲以及弟弟、妹妹一起逃离自己的家。在少年时，祂看到父亲在监狱中饱受苦难；祂还与家人一起在刺骨的严寒中去巴格达。十年后，祂再一次同家人踏上了一段一百多天的行程，他们穿越炎热的沙漠，翻过高耸的山脉。最后，祂发现自己同父亲以及家人一起，身处巴勒斯坦阿卡的监狱之中。当祂在巴哈欧拉去世后成为信仰的领袖时，多数的家人坚决反对祂。他们心怀

嫉妒，不愿接受巴哈欧拉任命祂为信仰领袖的现实。有许多次，他们把祂置于险境，而其中一次，直到最后一刻祂才成功脱险。祂几乎终生都是囚犯，因为在长达五十六年的时间里，祂是政府的囚犯。当祂终获自由时，已经是一位老人。多年的囚禁生涯令祂身体状况极差。但是，为了把父亲的教义告诉人们，祂仍旧踏上了前往欧洲和美国的漫长旅程。

“阿博都-巴哈”这个名字意为“巴哈的仆人”，即巴哈欧拉的仆人。这便是阿博都-巴哈一生的伟大目的，包括在巴哈欧拉生前以及祂去世之后。阿博都-巴哈日日夜夜地忙碌着。当差不多每个人都已入睡时，祂常常还在工作。而当清晨每个人仍在睡梦中时，祂早已起床工作了好久。

对阿博都-巴哈而言，为巴哈欧拉服务就是祂的全部，甚至当祂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需要被送去学校时便是如此。一位忠实的仆人伊斯凡迪亚尔承担送阿博都-巴哈去学校的工作。有一次，伊斯凡迪亚尔去了市场，到了阿博都-巴哈的上学时间，他却仍旧没有赶回来。于是，纳比勒送祂去学校。纳比勒伸出双臂要把祂抱起来。

阿博都-巴哈拒绝了。

“我们一起走。”阿博都-巴哈一边说，一边拉过纳比勒的手，领着他走出了房子。当他们来到教室时，祂对纳比勒说：“今天下午再来接我回家吧，伊斯凡迪亚尔不能来。因为我爸爸今天需要他。”<sup>3</sup>尽管还十分年幼，阿博都-巴哈已经是巴哈欧拉的第一仆人。

## 2 送出父亲羊群的男孩

阿博都-巴哈出生时取了祂祖父的名字阿巴斯。阿巴斯的父母以及祖父母非常富裕，他们拥有大片的土地和成群的牲畜，是声名显赫的贵族。他们住在一座带有花园的漂亮大房子中，花园里长满美丽的花朵，结满可口的水果。阿巴斯和弟弟、妹妹可以在那里尽情玩耍。

尽管阿巴斯的父母确实相当富裕，他们却没有像其他富人那样生活。富人尽情挥霍钱财，享受生活，经常花费巨资举办一些宴会。阿巴斯的父母却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把钱花在自己的享乐上，而是接济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随时都可以来找他们，从来没有人遭到过拒绝。阿巴斯的父母待人十分和善。因此，祂的父亲被称为“穷人的慈父”，母亲则被称为“慰藉之母”。

阿巴斯自己也非常慷慨。这一点在祂还是个小男孩时便显露无遗。一天，祂被允许到山里去，巴哈欧拉家的牧羊人设宴款待。那是一次美好的旅途，一路上要穿过绿色的山谷和草地，走过狭窄的山口和蜿蜒的小径。他们爬上了山顶，如画的风光呈现在眼前，数不胜数的牛羊徜徉在碧绿的大草原上。

牧羊人热情地欢迎了他们。他们正在举办宴会。人人身着盛装，载歌载舞，熊熊的篝火上，烧烤着他们宰杀的羊。午饭时，他们都坐在草地上，吃着美味的烤羊肉。饭后，众位牧羊人向阿巴斯道别。按照习俗，地主应当送礼物给牧羊人，因此他们便等祂送上什么东西。毕竟，阿巴斯是地主的儿子。但是祂哪里有什么可以送的？祂还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小男孩，而且来的时候也没有带任何东西。祂该怎么办呢？

随后，祂有了一个主意：祂要从羊群中分给每位牧羊人几只羊。祂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牧羊人的监工。监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于是他便立刻执行了。那天晚上他们到家时，便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巴哈欧拉。巴哈欧拉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年幼的儿子就那样把祂几百只羊给了出去！听到这个故事，巴哈欧拉纵情大笑，说要找个人保护阿巴斯免受自己的慷慨之害。巴哈欧拉说：“否则，有一天，祂可能会把自己也送出去。”<sup>4</sup>

你或许会认为，有这样富裕的父母，阿巴斯会过着美好的生活。而当祂是个小男孩时，也的确是这样。但是，当祂稍微长大些后，祂听说了当时的波斯正在发生的恐怖事情。巴孛的追随者，即巴比信徒们，在遭受残酷迫害，成千上万的巴比信徒被穆斯林毛拉和政府下令杀死。巴比信徒们几乎不敢走到外面的街上。如果两个巴比信徒在集市或者街上相遇，他们甚至都不敢互相打招呼，担心被认出是巴比信徒，而被投入监狱。如果他们想要见面，必须在晚上，而且非常地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阿巴斯的父亲也受到了迫害。在巴孛向祂的第一个追随者宣布自己的身份后，巴哈欧拉收到了一封巴孛的来信。巴哈欧拉立刻开始游历于村落和城镇中，号召人们成为巴孛的追随者。就像其他的巴比信徒一样，巴哈欧拉被当作囚犯，并被施以酷刑。沙阿甚至想要把祂杀死，他下令逮捕巴哈欧拉。但是，在命令执行之前，沙阿死了。逮捕令失效了。

此时，阿巴斯父母家成了受迫害的巴比信徒的聚会场所。在那段时间，阿巴斯经常参加聚会。有些客人以及一些事件在祂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六十多年后，当祂在美国旅行时，祂还常常谈到那些人和事。

其中一位客人塔希丽令阿巴斯终身难忘，她是巴孛信仰最伟大的女英雄。阿巴斯那时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塔希丽喜欢让祂坐在自己的腿上。有一天，他们就这样坐在祂母亲的房间里，可以听到瓦希德正在同阿巴斯的父亲在隔壁房间谈话。瓦希德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博学之士之一。塔希丽是一个颇有胆识的女人，从不害怕表露自己的心迹，即便对方是瓦希德。她听了一段时间后说道：“赛义德啊，现在不是争辩、讨论的时候，也不是对预言或传统做无意义重复的时候。是行动之时！言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你有勇气，现在正是将其彰显的时刻；如果你是一个实干的人，用日夜的宣告来证明你的男子气概：‘允诺之预告者已经到来！祂已经到来！卡伊姆、伊玛目、众所期盼者已经到来！祂已经到来！’”<sup>5</sup>

塔希丽号召瓦希德游历全国，告诉人们巴孛已经现身。

当然，这样做是很危险的，针对巴比信徒的迫害日趋严重。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波斯的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在遭受迫害。但是，瓦希德按照塔希丽的催促去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几百名巴比信徒在抵御阴险的敌人时被杀。巴孛本人被一个由七百五十名士兵组成的射击队射杀。阿巴斯的父亲被迫离开这个国家，他去了伊拉克的圣城卡尔巴拉。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都无法与家人团聚。

当巴哈欧拉返回波斯时，巴孛的追随者仍然身处险境。巴哈欧拉也是如此。不过，他和家人可以住在他们漂亮的大房子里。但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很快，所有的事情都将改变。

### 3 剧变之日

一天，一位仆人突然闯进了房子里。他喊道：“主人——主人祂被捕了——我看到祂了！祂游街走了很远的路！哦，他们还打了祂！听说祂还受了笞刑！祂的双脚都在流血！祂没有穿鞋！头巾也没了！衣服被撕烂了！脖子上还戴着枷锁！”<sup>6</sup>

听到这些时，阿巴斯母亲的脸色变得越来越惨白。阿巴斯和妹妹法蒂玛惊恐异常，开始放声大哭。

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巴孛以及祂的追随者遭受了可怕的暴行，两位年轻的巴比信徒丧失了理智。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他们用一把手枪向沙阿开枪。沙阿只是受了点轻伤，并无大碍。但是，由于这次袭击，巴孛的追随者在波斯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

其他人对此毫不知情。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这个计划，他们当然不会同意。结果导致所有的巴比信徒都受到牵连，残酷的迫害再一次爆发。

阿巴斯的母亲听说巴哈欧拉被抓作囚犯，她的脸色变得惨白，这都不足为怪。只是，巴哈欧拉要经历何等可怕的事情呢？

士兵们把祂带到了—个恐怖的监狱——西亚查尔监狱。这原本是一个旧的地下储水池，只有重罪犯才会被投入其中。这里面非常阴冷，漆黑—片，臭气熏天。巴哈欧拉的双脚拴上了石头，脖子上也绑上了一条沉重的锁链。

阿巴斯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们这时又要经历什么呢？他们不久就会发现，所有的亲属、朋友以及仆人——每个人都失魂落魄地逃离了这所房子。只有两位老仆人敢于留下来。很快形形色色的人破门而入，大肆掠夺。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的财物便被洗劫—空。他们的土地和成千上万的羊也被夺走了。阿巴斯的母亲只保存下来几件自己的财宝。他们在自己的家里也不再安全，有人会向里面投掷石块。幸运的是，米尔扎·穆萨叔叔还在。他帮助他们逃到了德黑兰城，躲进了一所地处偏僻小巷的房子里。

很快，阿巴斯、祂的母亲、妹妹法蒂玛以及弟弟迈赫迪，—家人的生活彻底改变了。从前，他们的家庭在最富裕的行列，现在，他们突然间坠入了最贫穷的行列。从前，他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子有一个漂亮的花园，现在，他们住在一个地处偏僻小巷的小房子里。从前，穷人们经常到他们那里寻求帮助，现在，他们自己都要向亲属们寻求帮助。他们的母亲找不到足够的食物给孩子们吃。有一次，她只能给他们—把面粉，她就只有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的处境还很危险！有一天，阿巴斯独自走过市场。祂看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一群男孩追着朝祂跑来，向祂投掷石块，并喊着：“巴比！巴比！”阿巴斯停了下来。

独自面对这样一大群孩子，祂要怎么办呢？祂转过身朝他们跑了过去，祂跑得如此坚定，他们被吓坏了，随即四散跑开。祂仍旧能听到他们在远处叫喊：“那个小巴比教徒在追赶我们！他肯定会赶上来把我们通通杀掉！”<sup>7</sup>祂继续往前走，听到街上有个男人朝祂喊道：“干得好，你这个勇敢无畏的小孩！你这个年龄的人没有一个这么能干，独自抵挡住他们的攻击。”<sup>7</sup>从那天后，阿巴斯在街上再也没有受到他们之中任何人的骚扰，也没有人再高声谩骂祂。

危险并没有过去！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他们不得不一直躲藏着。但是，阿巴斯和祂的母亲每天都要进城打听巴哈欧拉的消息。阿巴斯的母亲知道，每一天都会有一名巴比信徒被带出监狱遭到杀害，每一天被带出监狱的都有可能是她的丈夫。

阿巴斯呢？作为一个八岁的男孩，祂有着那么多的担忧。祂的父亲因为公开宣布巴孛的新教义，已经饱受折磨。父亲现在怎么样了？阿巴斯想要看望祂。有一位监狱的卫兵愿意帮助祂。他把祂带到了监狱，并把祂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沿着陡峭的台阶往下走。下面一片漆黑，不管阿巴斯如何努力去看，祂一个人人都辨认不出来。走到台阶一半时，他们忽然听到了巴哈欧拉的声音：“不要把祂带到这里来。”<sup>8</sup>

阿巴斯没有见到父亲，祂又被带了上来。他们叫祂等在外面，告诉祂中午的时候囚犯会被允许出来一会儿。于是，阿巴斯在那时看到了祂的父亲。巴哈欧拉的脖子戴着一条沉重的锁链，祂与另外一名囚犯拴在一起。祂衣衫褴褛，几乎



## 4 一次可怕的行程

八岁的阿巴斯踏上了行程，六岁的妹妹法蒂玛也要去。但是，他们必须把弟弟米尔扎·迈赫迪留下，他只有四岁，这行程对他来说太危险了。他们为什么要踏上危险的行程呢？

他们的父亲巴哈欧拉刚刚从西亚查尔监狱获释，政府便下达命令，祂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开波斯。这是一个不公平、残忍的命令。从西亚查尔回到家中的巴哈欧拉身体虚弱、病重不堪，而且伤口令祂十分痛苦。即使阿巴斯的母亲和伯母马利亚姆很好地照顾着祂，一个月的时间完全不够祂康复，更不用说要经历这样一次行程。

信仰的敌人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们把一切能够扼杀巴孛信仰的事情都做了。巴孛已被处死，成千上万的巴孛追随者已遭杀害。现在，他们又成功地把巴哈欧拉驱逐出了这个国家。他们以为巴比信仰终于可以永远地消失了。这只是他们的想法！

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计划，祂给了人类一个新的神圣的信使。然后，有人想要毁灭这位新信使的信仰。他们能得逞吗？当然不会！不管人们做什么，上帝的计划都会继续下去。而且上帝的计划是，在巴孛去世后九年，一个新的启示

即将开始。

这便是所发生的事情。就在这样一个一切都似乎毫无希望的时期，身为囚徒的巴哈欧拉随时都有可能被杀死，祂却在西亚查尔监狱看到了一幅景象。在这幅景象中，祂看到了一位天国的少女，用手指着祂的头。她用一种无比甜美的声音向所有天堂中和地球上的人讲话。她说巴哈欧拉是世间最受爱戴的人，祂是上帝之圣美，是上帝之奥秘。

幸运的是，信仰的敌人不知道巴哈欧拉是新的神圣的信徒。否则他们肯定会杀死祂！现在他们把祂释放了，命令祂离开波斯——祂的出生地。如何应对全在于祂。阿巴斯的母亲在照料巴哈欧拉的同时，还在尽力为家人的旅行做准备。他们没有余钱，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房子遭到洗劫时，她把一些小东西留了下来，现在她只能把这些东西卖掉。这也没能换来多少钱，远远不够他们购置行程所需的物品。

可是，他们必须离开。他们没有充足的衣物，巴哈欧拉仍然十分虚弱，阿巴斯的母亲正怀有身孕。随后，他们发现阿巴斯生病了，祂得了肺结核，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肺部疾病，医生说祂不可能康复。然而，他们已经不能再在波斯待下去了。于是，在隆冬季节，他们踏上了这次漫长而艰苦的行程。他们要翻越高高的山脉，经常要在厚厚的雪地里前行。他们身上的衣服非常单薄，无法御寒，有时被冻得几乎无法挪动。阿巴斯的脚两次被冻伤，在之后的日子里，祂一生都深受这次冻伤的影响，总是需要穿格外大的鞋子。

经历了三个月的恐怖行程后，他们精疲力竭地到达了巴

格达。巴哈欧拉终于有机会恢复身体、愈合伤口了。阿巴斯怎么样了呢？在巴格达，祂又去看了医生，医生说祂的身体状况非常好。仿佛是发生了一桩奇迹，祂完全从致命的疾病中恢复了过来。

还有一件事情也变得不同寻常。阿巴斯发现，从西亚查尔监狱获释以来，祂的父亲变了，祂因幸福而容光焕发。阿巴斯非常清楚，祂的父亲与别人的父亲是不同的，甚至还远不止这些。祂是一位神圣的信使。在没有任何人告诉祂的情况下，阿巴斯自己就知道了这些。这些仍旧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在一开始的时候，巴哈欧拉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直到十年后，祂才在里兹万花园里告诉了一小群追随者。

但是，在抵达巴格达后不久，巴哈欧拉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阿巴斯，那时祂才是一个九岁的男孩。阿巴斯马上认出了巴哈欧拉的身份，即刻扑倒在巴哈欧拉的脚下，真诚地乞求祂赐给自己优先权，为祂牺牲生命。

想象一下：一位神圣的信使从上帝那里前来，而第一个被祂告知自己身份的人是一个九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必定是十分特别的！而阿巴斯确实如此。祂不仅是巴哈欧拉的第一个信徒，而且还成为了巴哈欧拉的第一位仆人。从孩童时期开始，祂用自己的一生为巴哈欧拉服务，日复一日。

后来祂说希望能以“阿博都-巴哈”这个名字为大家所知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巴哈的仆人”，即巴哈欧拉的仆人。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就不再称祂“阿巴斯”了，而是“阿博都-巴哈”。

## 5 邪恶的异母弟弟

巴哈欧拉已经从西亚查尔监狱获释，并且与家人一起踏上了前往巴格达的艰难旅程。能够重新团聚在一起，他们是多么地高兴，尤其是阿博都-巴哈。他知道巴哈欧拉就是巴孛曾经反复提及的、即将出现的应允者。毕竟，阿博都-巴哈是巴哈欧拉告之此事的第一人，他想要尽其所能地服务于巴哈欧拉，尽可能地陪伴着他。

许多人想看望巴哈欧拉。他只在巴格达居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却对那里的居民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如果他去咖啡厅，那么，咖啡厅里不一会儿就会聚满了人。同时，许多巴比信徒们，即巴孛的追随者，都从波斯赶来拜访他。

对于巴孛的追随者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巴孛被杀害了，瓦希德、塔希丽以及其他那些本应该领导他们的人也遭到谋杀。剩下的人里面，没有谁能够解答他们的问题。可是，他们仍旧存有那么多的疑问。

许多巴比信徒认为，巴哈欧拉的异母弟弟米尔扎·叶海亚已经被巴孛选中作为他的继任者。因此，他们请求米尔扎·叶海亚解释那些他们自己还不能准确理解的问题。但是，他无法帮助他们，并且也不能就他们的提问给出合适的答案。大

多数情况下，他们得不到任何答案，因为几乎没人知道他在哪里。米尔扎·叶海亚尽可能地隐藏着，他非常害怕会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当他听说巴孛殉教时，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名苦行僧，一位贫穷的沿街乞讨的乞丐。有时，他是一位卖寿衣和棉布的商人；有时，他乔装成一个卖皮鞋和凉鞋的犹太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都认不出他是谁。他是如此惊恐。一个如此怯懦的人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袖吗？

不，米尔扎·叶海亚不能领导巴比信徒，尽管他希望他们将自己视为领袖。当他看到有这么多人追随并尊敬巴哈欧拉时，米尔扎·叶海亚变得比以往更加忌妒、难以忍受，他希望自己也能得到这样的尊敬。他开始散布有关巴哈欧拉的卑鄙谎言。他说巴哈欧拉在试图破坏巴孛的信仰。米尔扎·叶海亚在巴比信徒之间制造分歧。所有这些纯粹出于忌妒心。

巴哈欧拉想再次建立巴孛的信仰。但是，祂看到了这一切是怎样在祂眼前被毁掉的。并且，这都是异母弟弟干的。巴哈欧拉陷入无止境的悲痛中。祂不想成为不和谐、不团结的根源，于是，祂决定自己离开。一天早晨，祂突然消失了。没人知道祂去了哪里，甚至连祂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

阿博都-巴哈再一次失去了父亲。这让祂多难过啊，祂的母亲和小妹妹法蒂玛也是如此。祂和妹妹尽可能地帮助母亲。作为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祂也像父亲过去那样，照料着很多事情。有时，祂承担着对成年人来说都特别困难的任务。

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另外一件事情使得他们的生活较之以往更加困苦。米尔扎·叶海亚和他的家人搬进他们的房

子，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竭尽全力欢迎他。米尔扎·叶海亚得到了最好、最美味的食物。但他总是抱怨他的食物，他从不感激或者满足，也从来不提供帮助。同时，他总在担心人们会发现他。法蒂玛甚至不能和隔壁的女孩们一起玩耍，哪怕她只是打开门缝，往外看看其他的孩子，米尔扎·叶海亚都会生气地走出来再把门关上。他也不希望任何人前来拜访他们。在他们到达巴格达后不久，另一个小弟弟出生了。这个婴儿生了病，米尔扎·叶海亚不允许任何人去找医生。婴儿死了，他不允许他们埋葬他。有个人来取走了那具小尸体，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他被葬在了哪里。

阿博都-巴哈是多么盼望父亲回来。祂不停地祈祷祂回来，有时整晚都在祈祷。有一次，当祂整晚地吟诵完祷文的时候，祂从几位旅行者那里听说，有位智者生活在遥远的库尔德斯坦山上。除了巴哈欧拉，还能是谁呢？阿博都-巴哈和叔叔米尔扎·穆萨立刻派人去寻找祂，并且请求祂回来。他们焦急地等待着。祂果然在那里！两年之后，巴哈欧拉回到了巴格达。对于他们来说，再次见到祂是多么高兴啊。所有人中，也许是阿博都-巴哈感觉最幸福。祂几乎把自己藏进了父亲的衣服里，紧紧地攀附在祂身上。祂牢牢地抓着父亲的手，看起来就像祂再也不让父亲离开一样。

## 6 上帝的奥秘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巴哈欧拉都不在巴格达。这两年，米尔扎·叶海亚有机会展示他具有领导巴比信徒的能力。毕竟，他是那样渴望成为领袖。但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吗？没有，绝对没有！巴孛的信仰进一步衰弱。在巴孛时代，祂的追随者都是勇敢、诚实的人。他们能为信仰奉献一切，甚至是他们的生命。如今，那种精神已经不复存在。巴比信徒已经成为胆小的人，仅仅是街上被嘲笑的对象。现在，没有人对他们有丝毫的尊重。

巴比信徒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米尔扎·叶海亚不可能是他们的领袖。那么，谁是领袖呢？一些自认为是领袖的巴比信徒站出来，宣称他们就是巴孛提到的那位神圣的领袖。这样的人竟有二十五位之多！当然，这根本无济于事。相反，混乱和分裂只会更加严重。巴孛的信仰似乎无可挽回。

看到巴孛的信仰这么快地走向倒退，阿博都-巴哈该是多么难过。祂深知巴孛预言的应允者就是巴哈欧拉，绝非旁人。毕竟，在他们从波斯到达巴格达后不久，阿博都-巴哈是巴哈欧拉告知此事的第一人。阿博都-巴哈知道，只有祂的父亲能够在巴比信徒中间重建团结，拯救巴孛的信仰。

令人欣慰的是，巴哈欧拉现在回到了巴格达。当祂看到那些不好的事情是如何发生在巴孛的追随者身上的时候，祂变得非常悲伤。祂自己离开了一段时间，不见任何人。但不久之后，巴哈欧拉又再次开始领导巴比信徒。祂给他们写信，为他们启示书简。那意味着阿博都-巴哈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那些信件、书简，甚至是书籍，在发出之前要抄写下来。例如，那本一百五十页的《笃信经》，就是阿博都-巴哈非常仔细地亲手抄写下来的。

巴哈欧拉也去参加巴比信徒的会议。这些会议经常在底格里斯河的两岸举行。阿博都-巴哈也喜欢与祂一同前往。祂专心地聆听着巴哈欧拉对巴比信徒的教导。有谁能够比祂更好地领会巴哈欧拉的话呢？祂也去参加毛拉们的会议。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这样一个小男孩竟然能够解释那些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准确理解的难题。当他们问到祂是跟谁学到这一切的时候，祂的回答总是：“我的父亲。”

关于巴哈欧拉的话语，祂思考了很多。祂能看到如果人们遵从巴哈欧拉的教导将会发生什么。世界到那时将会变得非常不同，偏见将会消失，至大和平将会盛行，上帝的王国将会存在于地球上——为此，人们已经祈祷了近两千年。那时，将不再有战争，每个人都能居有其屋，食可果腹。

阿博都-巴哈还像一面盾牌一样保护着父亲。每当拜访者到来时，祂会决定谁得到允许去见巴哈欧拉而谁不能。祂很善于判断人，祂能够准确地知道哪些人在虔诚地追求真理，哪些人只是出于好奇心。那些只是出于好奇心的人是不被允

许去见巴哈欧拉的。

在祂非常小的时候，就能帮忙传播信仰。六十年后，在穿越德国的旅途中，祂谈到了这一点：

“在童年时代就成为上帝教义的传播者是件好事。在我像这个小孩那么大的时候，我就是圣道的传道者了。”<sup>9</sup>祂指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讲述了下面一段童年时代的往事：

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不是巴哈伊。我，只是一个孩子，想要让他成为一名信徒。这人的哥哥把他带到我面前。我和他待在一起，教导他。他说：“我不信服，我不满意。”我说：“如果把水给一个口渴的人喝，他会接过水杯，会喝下并且感到满意。但你并不口渴。如果你也口渴，你同样会感到满意。眼睛看得见的人才会去看。我能对每一个看得见的人谈及太阳，并且说它是白天的标志；但一位盲人却不能信服，因为他看不到太阳。如果我对一个听力好的人说，听听这美妙的音乐，他于是听了，并且由此感到愉悦。但是，如果你在一位聋人面前演奏最美妙的音乐，他什么也听不到。现在先去获得看得见的眼睛和听得到的耳朵吧，然后，我再和你深入讨论这个话题。”他走了。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他领悟之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巴哈伊。这件事发生在我非常小的时候。<sup>10</sup>

在阿博都-巴哈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巴哈欧拉让大家都称祂为“教长”。巴哈欧拉还称祂为“上帝的奥秘”。所谓奥

秘，是那些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人们不理解怎么会有像阿博都-巴哈这样的人。祂是巴哈欧拉带给人类的礼物，祂真实的身份是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阿博都-巴哈在巴格达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到达这里时是一群一贫如洗的难民。当父亲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只身前往荒漠时，祂是多么想念父亲。那时，信仰的各方面看起来毫无希望。在父亲回来之后，信仰又重新向前发展了。巴比信徒再一次成为忠诚、诚实的人，就像从前那样。当听说巴哈欧拉回到巴格达时，许多波斯的巴比信徒前来看望祂。但是，在所有来看望祂的人中，几乎没人知道巴哈欧拉到底是谁。对于大多数的巴比信徒来说，巴哈欧拉是巴孛的一位杰出的追随者。除了阿博都-巴哈以外，祂没有告诉任何人祂就是新的应允者。不过，还是有一些信徒自己发现了这一点。巴哈欧拉告诉他们不要将此事声张出去。巴哈欧拉什么时候向其他人启示这一点呢？

## 7 一百多天的旅程

在巴格达，巴哈欧拉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拜访者而言，祂的房子是吸引力的中心。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来到这里，怀着寻求公正的期望，他们来请求祂的帮助。波斯的巴比信徒来到这里，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与巴哈欧拉在一起。那些在本国不断受到威胁的难民们，也从波斯来到这里，他们来寻求保护。如果巴哈欧拉去巴格达的任何一间咖啡屋，城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会急匆匆地赶到那里。他们是那么渴望和祂在一起。甚至英国的领事都开始与巴哈欧拉进行友好的通信，这位领事提出要帮助巴哈欧拉去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祂会较为安全。

巴哈欧拉大受尊敬和欢迎，却成为穆斯林毛拉的眼中钉。他们记恨在心。首先，他们捏造各种有关巴哈欧拉的谎言，试图让祂离开巴格达。这没能成功。然后，他们试图挑拨居民反对巴哈欧拉，指望着巴比信徒会报复他们，到那时，他们就有理由把巴哈欧拉从巴格达赶走。巴比信徒没让自己被怂恿去实施报复。毛拉们甚至雇人谋害巴哈欧拉。这也失败了。

毛拉们并未罢休，他们持续破坏巴哈欧拉在波斯政府眼

中的形象。对于他们来说，再厚颜无耻的谎言也不为过。他们甚至宣称，巴哈欧拉在一天之内动员了一支有十万士兵的军队。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吓唬波斯政府。最终，他们的企图奏效了，巴哈欧拉收到了驱逐令，他被流放到土耳其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当时西方人称之为君士坦丁堡。那里距离波斯非常遥远，路程超过一百天。信仰的敌人貌似终获胜利。事实是这样吗？又或者他们恰恰完成了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而自己却并不知道？

十年前，当巴哈欧拉还是一名德黑兰的囚犯的时候，他被囚禁在西亚查尔监狱黑暗、污秽的地牢里，看起来也好像是信仰的敌人们获胜了。但是就在那时，巴哈欧拉看见了天国少女的景象。这十年间，巴哈欧拉作为新的上帝信使一事，始终是一个秘密。如今，因为巴哈欧拉不得不离开巴格达，信仰的敌人们再一次认为他们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也就在此时，那个隐藏了许久的秘密终于到了揭开的时刻。在里兹万花园里，巴哈欧拉告诉一小群追随者，他就是应允的信使。正如巴孛所预言的，神圣的信使马上就要出现。

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里逗留了十二天。这些日子令人极度喜悦。这是巴哈伊信仰中最神圣、最重要的庆典日——里兹万节——的开端。同时，这些日子，又令人伤心。因为，巴哈欧拉不得不离开巴格达！巴格达人民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悲痛。最悲痛的是那些不得不在巴格达的巴比信徒。他们感到绝望，若不是巴哈欧拉阻止，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已经自杀了。

敌人们想要羞辱巴哈欧拉。但是，这种羞辱最终成为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在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的时候，祂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囚犯，更像是一位正要离开城市的国王。巴格达全城的人们都到街上目送巴哈欧拉离开。祂就是这么受市民的尊敬。

对于巴哈欧拉的家人以及二十六位与他们同行的追随者来说，这是一次漫长、艰辛的旅程。十位土耳其士兵一路保护着他们免受剪径贼人的侵扰。旅途中，他们既要攀越高高、狭窄的山路，也要穿过酷热的沙漠地区。天气是如此炎热，他们甚至都无法在白天行进。因此，他们经常在夜里赶路，有时是在漆黑之中。有一次，他们碰巧要停下来修复一些东西。团队中有个名叫阿迦·里达的人，疲惫不堪的他找了一处地方坐下休息。他刚一坐下，立刻就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却惊恐地发现同伴们都已经走了。大家在黑暗中忘记了他。五六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没有跟上来。他们正要出发去寻找他。他出现了，他自己找到了大家。

这是一次疲惫的旅程。他们不得不一连走上数小时，有时甚至一天或者一晚要走二十至二十五公里。大多数人在到达另外一段漫长路途的终点时，会径直躺下，沉沉地睡去，直到食物准备好，他们被摇醒。但是，他们一吃完就会立刻回去睡觉。

这也是一段危险的旅程。有一次，他们不得不穿越一条湍急的河流。急流冲走两头骡子，无法救回。还有一次，他们在高高、狭窄的山路上行走，刹那间，为巴哈欧拉驮轿子

的一头骡子失去了控制。这头骡子沿着山坡往下滑，每个人都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巴哈欧拉在它背上，它会掉进深渊。但是，骡子奇迹般地恢复了平衡，并且爬了上来。他们受到了多大的惊吓！现在，他们又是多么高兴，因为巴哈欧拉从这么大的危险中逃生了。

阿博都-巴哈每天都忙着尽可能地帮助每个人。在一天的行程结束时，祂会去周围的村庄，努力为人们购买食物，为动物购买饲料。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一些地区正在闹饥荒。有时直到午夜，祂才能买到足够的食物。早晨，祂总是第一个醒来，帮忙卸掉帐篷，打包随身物品，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前行。白天或者晚上，祂常常走在骡子旁边，抬着巴哈欧拉的轿子，只为最大程度地保证巴哈欧拉在旅途中的舒适。为了能让自己休息一下，阿博都-巴哈有时会骑着马往前赶好长一段路。祂示意马躺下，然后，枕着马的脖子睡觉。马听到队伍中其余的人到达，它会摇醒阿博都-巴哈。

动物们同样饱受艰辛旅程之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买不到充足的饲料。马和骡子比以前瘦了很多，继续前行对它们来说越来越艰难。但是，当他们到达哈尔普特小镇的时候，行政长官送给他们十车饲料。阿博都-巴哈事后说道，这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他们几乎每次都拒绝别人的礼物，自己购买食物。但这次他们欣然接受了馈赠。他们可以在那里逗留一整个星期，以便从精疲力竭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休整。阿博都-巴哈是那样疲惫，祂睡了两天两夜，中间几乎完全没有醒过。

在这之后，他们再次启程。他们穿过寒冷的高山地区和土耳其茂密的森林，一百多天之后，到达了萨姆逊港口。在那里，他们乘船继续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程。

巴哈欧拉在巴格达曾经预言，将有巨大的考验等待着祂和祂的追随者。这个预言将很快在伊斯坦布尔成为现实。

## 8 枯死的枝桠从树上砍掉了

阿博都-巴哈与父亲和家人一起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他十九岁。他仍然很年轻，但他已经看到巴哈欧拉遭受了这么多苦难。当他还是一名九岁男孩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巴哈欧拉作为囚犯被关押在西亚查尔监狱，处于极度痛苦的境地。之后，巴哈欧拉和家人不得不离开德黑兰前往巴格达，冒着刺骨的严寒，翻越高高的山脉。在巴格达，因为心怀忌妒的米尔扎·叶海亚想当领袖，巴哈欧拉曾经只身前往荒漠。后来，当巴哈欧拉返回巴格达时，很多人前来拜访他，波斯大使将他驱逐至伊斯坦布尔。此后，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一百多天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

在伊斯坦布尔，就像巴哈欧拉预言的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有更多的麻烦。这次还是由波斯的大使引起的。他之前已经竭尽所能地让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现在，他又想让巴哈欧拉从伊斯坦布尔消失。他尽最大努力破坏巴哈欧拉在政府眼中的声誉。并且，他再一次得逞。政府决定将巴哈欧拉驱逐至埃迪尔内。这是一个偏远的小镇，位于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最远处的边境，这是要让他尽可能地远离波斯。在当时，这里被西方人称作阿德里安堡。

因此，在不到四个月后，巴哈欧拉和家人以及一些追随者就不得不开始另一段旅程，从伊斯坦布尔到埃迪尔内，正像他们第一次从德黑兰被驱逐到巴格达一样。那时是冰冷的冬天，而现在，他们同样没有足够的衣物御寒。这是一个极端严酷的冬天，即便是最年长的老人也记不起他们是否经历过如此寒冷的冬天。如果他们需要水，首先他们不得不燃起一堆火，将一些冰融化。有时，他们看到已经被冻死的人躺在路边。这一段最糟糕的旅程持续了十二天。

在埃迪尔内，巴哈欧拉遭遇到了更多的反对。现在，给巴哈欧拉带来巨大悲痛的人主要是米尔扎·叶海亚，他又在试图成为信仰的领袖。他不具备领导能力，这一点在巴格达就已经非常明显。但米尔扎·叶海亚对权力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他在巴哈欧拉的茶杯里投毒，企图谋杀祂。他在水井里下毒，致使整个家庭的人都病倒。他命令巴哈欧拉的理发师在为巴哈欧拉沐浴的时候杀掉祂。他鼓动各种各样的有关巴哈欧拉的恶毒闲话四处传播。米尔扎·叶海亚甚至还说，他本人就是上帝的信使，并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他。

多年以来，巴哈欧拉总是为米尔扎·叶海亚提供保护。每次他做了坏事，巴哈欧拉都告诉家人和追随者们不要声张。他们绝不能对任何人说起那些事。但是，当米尔扎·叶海亚说他本人就是上帝的信使时，一切到此为止。此前，米尔扎·叶海亚都是作为神圣之家的一员受到巴哈伊尊敬的。几乎每个人都把他看作是一名忠诚的巴哈伊，任何一个巴哈伊聚集的地方，他都可以前往。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米尔扎·叶海

亚及他的一小群帮手和忠诚的信徒们决裂开来。他们不再属于群体。他们就像枯死的枝桠一样，被从活着的树木上砍掉了。

巴哈欧拉要承受这么多！但是，即便祂承受着这么多，祂依然继续把神圣的信息给予人们。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上帝的信使执行祂的使命。正是在埃迪尔内的那些极端艰难的岁月中，巴哈欧拉启示了非常重要的信件。我们把巴哈欧拉的这类信件称作书简。比如《致穆卢克书简》就是那个时期写给国王和统治者的信件。在这封书简以及其他的书简中，祂宣布了祂的使命，并且力劝国王们接受祂的信息。巴哈欧拉向国王们保证，即使没有一位国王成为祂信仰的追随者，祂的信仰也会征服世界。巴哈欧拉日夜启示新的书简。祂的文书，一个书写速度非常快的人，记录下这些书简。其他人也总是忙碌着抄写书简。阿博都-巴哈夜以继日地忙这些，没有浪费一分钟。但是，即便他们这么努力地工作，他们还是跟不上。大量的书简没能被抄录下来。

在埃迪尔内，巴哈欧拉启示了另外一份重要的书简。这是一份有关阿博都-巴哈的书简，即《圣枝书简》。在这份书简中，巴哈欧拉写到了阿博都-巴哈较高的地位。比如，巴哈欧拉称阿博都-巴哈为“神圣之枝”以及“上帝律法之枝”。巴哈欧拉在这份书简中宣称，今后服从阿博都-巴哈是多么重要。祂写道：“转向祂，便是转向上帝；背离祂，便是背离我的圣美，便是否认我的证据，便是违抗我。”<sup>11</sup>这意味着任何后来不服从阿博都-巴哈的人也就是不服从巴哈欧拉。

对于阿博都-巴哈来说，埃迪尔内的岁月非常艰难。有谁比阿博都-巴哈更了解巴哈欧拉曾经历了多少苦难呢？并且阿博都-巴哈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时间里，巴哈欧拉不得不遭遇更多苦痛。这个时刻不会太远了。

波斯的大使和伊斯坦布尔的大臣们看到，巴哈伊信仰依旧在赢得更多的追随者。即便巴哈欧拉被驱逐到像埃迪尔内这么偏远的地方，巴哈伊信仰的发展壮大也无可阻挡。他们不禁担忧起来。并且，米尔扎·叶海亚以及他的同党仍在散播关于巴哈欧拉的谎言，这些言论进一步增加了大臣们的担忧。他们甚至造谣说，巴哈欧拉正在与保加利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领袖密谋，企图占领首都伊斯坦布尔。

大臣们没有去查明谣言的真伪，他们也不太关心真相。而且，他们还能够利用这些谎言实施邪恶计划。他们决定再次驱逐巴哈欧拉，这次的目标是阿卡，一座可怕的监狱之城，只有罪大恶极的罪犯才会被送往那里。

## 9 在监狱之城阿卡

当阿卡的人们看到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以及同伴抵达阿卡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了好奇。人们想看看“波斯人的上帝”，人们以此称呼巴哈欧拉。关于巴哈欧拉以及祂的追随者的各种各样的无稽谣言在阿卡流传。他们被说成是坏人，罪大恶极的罪犯。甚至在清真寺里，人们也被告知不要与这些囚犯有任何接触。当这些囚犯在街上走过的时候，人们嘲笑他们，丝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轻蔑和敌意。他们受到的是最不友好的接待。

在监狱里，等待这些流亡者的也是令人不快。尤其是在第一晚，情况非常糟糕。那天，天气闷热，他们已经坐在船上暴晒了一整天。他们渴得要命，没有任何东西喝。阿博都-巴哈几次向卫兵乞求给他们些水喝，特别是给孩子们。但是没有用。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都没有得到任何水和面包。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情况几乎没有好转。食物是变质的，数量也不够，饮用水也不是很好。没过多久，所有的囚犯都生病了。只有阿博都-巴哈和另外一位巴哈伊除外，他们日日夜夜地忙碌着，照顾着病人。最后，阿博都-巴哈自己也病得很厉害。但幸运的是，祂康复了。

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发布了严格的命令：流亡者不得与阿卡的任何人有接触。巴哈欧拉只被允许与家族里的成员交谈。当他们去城里买东西的时候，卫兵必须跟着他们。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状况非常糟糕，甚至当他们想去沐浴的时候，都有卫兵跟着。

卫兵凶残而刻薄。他们对待这些囚犯的态度非常恶劣。关于这些囚犯，他们听到的都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无论受到的对待多坏、多不友善，巴哈伊们从不以怨报怨。他们这样做是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影响。无论卫兵做了什么，祂总是保持友好和耐心。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情形之下，阿博都-巴哈也为巴哈伊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这改变了监狱卫兵的态度。慢慢地，他们变得稍稍友善了一点。这些流亡者从没有任何不良行为作为回报，他们怎么能一直这样恶意地对待他们呢？不过，监狱中的生活依旧非常艰难。随后，一个严重的意外发生了。

阿博都-巴哈的弟弟米尔扎·迈赫迪在房顶上边走边吟诵祷文。他一不留神，就从天窗上掉了下来。他伤得非常严重，请来的医生也无能为力。阿博都-巴哈趴在巴哈欧拉脚边，祈求让弟弟能康复。巴哈欧拉对米尔扎·迈赫迪说道，如果他自己愿意，上帝就会让他好转。但是，米尔扎·迈赫迪询问巴哈欧拉他是否可以朝圣者献出生命。因为，当朝圣者在经过漫长、危险、艰辛的旅程到达阿卡之后，却不能进城，也不能拜访巴哈欧拉。米尔扎·迈赫迪认为，这对于朝圣者来说太残忍了。因此，他想要为此献出生命，这样一来，

城门就会打开，朝圣者就能拜访他们的主了。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米尔扎·迈赫迪去世，年仅二十二岁。

四个月后，流亡者被允许离开监狱。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获得自由，他们还得留在阿卡。他们有了住房，但这些房子太小了。在一段时间里，十三个男女不得不睡在一间屋子里。

一些巴哈伊像阿博都-巴哈一样到客栈里去住，客栈的房间潮湿又肮脏。阿博都-巴哈卖掉了他在巴格达时收到的一件礼物，用换来的钱修缮了房屋。他把自己的房间留到了最后去修缮，但是当轮到这间房的时候，钱已经花光了。因此，阿博都-巴哈的房间屋顶漏雨、墙壁潮湿、地板肮脏。他只有一张可以坐卧的席子。并且还有另外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房间里满是跳蚤。当阿博都-巴哈盖着羊皮睡觉的时候，跳蚤就会爬到羊皮里面咬他。他想到了一个对付它们的办法。每当它们几乎要进到羊皮里面的时候，阿博都-巴哈就起身，把羊皮的里面翻到外面去，再重新睡去。每天晚上，他大约需要翻动十次羊皮。

尽管他们不再待在监狱里面了，巴哈欧拉和他的追随者仍然是阿卡的囚犯。苏丹严格的命令仍旧有效，他们不得离开阿卡。并且，居住在阿卡的人们仍旧认为他们是罪犯和异教徒，最好不要和他们掺和到一起。赛义德·穆罕默德使得这种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他以前总是鼓动米尔扎·叶海亚制造麻烦。米尔扎·叶海亚已经无法再给他们制造麻烦了，因为他已经被流放到了塞浦路斯岛。他们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但是，苏丹决定让赛义德·穆罕默德和他们一起去阿卡。

在阿卡，赛义德·穆罕默德想尽一切办法毒害巴哈欧拉和祂的追随者的生命。他总是散播诋毁之词。他甚至篡改巴哈欧拉的圣作，并确保被篡改的文章被人们读到。经他篡改过的手稿必定会激起阿卡居民的愤怒。通过这些卑鄙的伎俩，他试图挑起阿卡政府和人民对巴哈欧拉越来越多的反对。赛义德·穆罕默德的诡计多端让巴哈欧拉和追随者们经历了可怕的遭遇。

一些巴哈伊对此非常愤怒。他们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巴哈欧拉因为这一切的诽谤而受难。但是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保持了极度的忍耐，并且告诉巴哈伊，他们也应该这样做。他们完全不打算施以报复。一小群不服从的追随者还是采取了报复，他们枪杀了赛义德·穆罕默德及他的两个朋友。

后果是可怕的。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被告上法庭，许多在阿卡的巴哈伊被投进了监狱。阿卡的人民对于这些囚犯的憎恶和蔑视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烈。巴哈伊们在各个方面都备受指责。他们被认为是不敬上帝的人，是异端分子，以及声称没有上帝的人。他们在街上受到公开的谩骂和侮辱。巴哈欧拉的邻居胆战心惊，他加固了他们两家房子之间的围墙。甚至巴哈伊的孩子们都几乎不敢在街上出现。他们被追逐，被辱骂，被投掷石块。阿卡的人民群情激愤，他们仇恨巴哈伊。

幸运的是，事情不会总是这样，上帝的旨意让它有所改变。一段时间之后，城里的居民意识到，巴哈欧拉在谋杀一事上面是无辜的。他们怀有的敌意慢慢地开始转变，这要归

功于阿博都-巴哈。祂与每个人结交，无论高低贵贱、富贵贫穷。祂温和而友善，总是极度有耐心。通过阿博都-巴哈，人们开始意识到，巴哈伊不像人们之前描述的那样，他们不是罪犯，是诚实、善良的人。居民们的憎恶和蔑视渐渐地变成了敬佩。

那些不能进入阿卡的朝圣者们怎么样了？那些令米尔扎·迈赫迪为其献出生命的朝圣者们？他们的绝望也要发生转变了。一位新的行政长官被派到阿卡，他名叫艾哈迈德·比格·陶菲克，他是一个公正的人。他知道苏丹关于禁止任何人拜访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命令，还是允许朝圣者去拜访巴哈欧拉。

这样一来，米尔扎·迈赫迪的遗愿实现了。他没有白白献出自己的生命！

## 10 穆尼丽·哈努姆（一）

巴哈伊们心中充满了好奇。阿博都-巴哈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还没有结婚。谁会成为他的妻子？

在当时，波斯的习俗是，男孩和女孩不能自己选择他们结婚的对象。通常是在他们非常小的时候，父母为他们做选择。对于阿博都-巴哈来说也是这样。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安排他今后要娶表妹莎尔-巴努为妻。

十五年后，巴哈欧拉向德黑兰传去口信：莎尔-巴努要到阿德里安堡与阿博都-巴哈结婚。巴哈欧拉的一个姐妹听说了这个消息。她对巴哈欧拉怀有敌意，不会错过这个跟他作对的机会。她把莎尔-巴努接到自己家里，强迫她违心嫁给别人。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巴哈欧拉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了莎尔-巴努的脸呈现在他面前，但那张脸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它的位置出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脸，有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和喜悦的心情。巴哈欧拉选择了她作为阿博都-巴哈的妻子。

这个女孩的降生是一个奇迹，发生在巴孛仍旧在世的时候。在波斯的一个大城市伊斯法罕，巴孛的一些追随者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举办了一场宴会。宴会上，主人走到巴孛的面前，说道：“我的兄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孩

子。我代他向你求情，满足他的心愿。”<sup>12</sup>

巴孛立即拿了一些自己的食物，亲自把它们放到一个盘子里，递给主人，要求他把它带给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妻子。

祂说：“让他们两人分食这份食物，他们的愿望就会实现。”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就有了一个女儿，也就是法蒂玛。

当法蒂玛长到了一个成年女孩的时候，她的婚姻也被家庭安排好了。她要嫁给一个表哥。表哥出身一个富有的家庭，婚礼当日，庆典隆重。但是，这个美好的日子以无比悲伤收场。当新娘和新郎一起回家的时候，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们要走进房子里的时候，新郎倒下了。他们不得不把他扶起来，他就像是被某种无人能够解释的力量控制了。他病得很严重，很快便去世了。法蒂玛剩下孤身一人，不与周围世界交往。她整日地祈祷、冥想。

几个月后，谢赫·萨勒曼到达了伊斯法罕。他是巴哈欧拉的信使，徒步行走了数千英里，把巴哈欧拉的信件传递给波斯的巴哈伊们。如今，谢赫·萨勒曼从巴哈欧拉那边来到这里。因此，他知道巴哈欧拉以及和祂一同被驱逐到阿卡的巴哈伊的遭遇。伊斯法罕的巴哈伊非常渴望了解相关的情况，因为在当时，他们听到的关于巴哈欧拉的消息很少。他们专心致志地倾听着谢赫·萨勒曼说出的每一个词。他们想知道每件事情，甚至是最小的细节。

法蒂玛的一个姑姑有另外一个问题：谢赫·萨勒曼是否曾听说有人在巴哈欧拉面前提到过教长阿博都-巴哈的妻子？

“没有，”他答道。但是，他确实把巴哈欧拉的梦告诉了法蒂玛的姑姑。在那个梦里，莎尔-巴努的形象越来越模糊，而另一个女孩的形象开始鲜明——那个被巴哈欧拉选为阿博都-巴哈妻子的女孩。

谢赫·萨勒曼一提到这个梦，法蒂玛的姑姑就知道了，法蒂玛就是那个女孩。当他们告诉法蒂玛的时候，她开始哭了，她说道：“这太遥不可及了，因为我不配有这样的慷慨恩赐。我乞求你们再也不要说这样的话了，别提这件事了。”<sup>13</sup>

几个月后，事实证明法蒂玛的姑姑是正确的。巴哈欧拉命令谢赫·萨勒曼把法蒂玛带到阿卡。这会是一段危险、艰辛的旅程。他们不得不秘密地做着准备。不能让人发现他们是巴哈伊，发现他们在去往阿卡、拜见巴哈欧拉的路上。因此，巴哈欧拉命令他们首先踏上前往伊斯兰圣地——麦加——的朝圣之旅。从那里，他们必须悄悄地前往阿卡。他们一行四人——谢赫·萨勒曼、法蒂玛、她的弟弟和一位仆人。

这是一段充满了变数的旅程。他们能到达阿卡吗？在路上，他们听说了一个坏消息，任何一个巴哈伊都不能进入或者离开阿卡。起因是，有三个人在阿卡被人刺杀了，城里的行政长官认为此事出自巴哈欧拉的指使。几乎所有在阿卡的巴哈伊都被投进了监狱。他们在半路上遇到的巴哈伊力劝他们回去。他们不能进入阿卡。

谢赫·萨勒曼一直坚信他们一定能够实现目标。他安慰大家，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给予他们信心，让大家相信，即便所有的巴哈伊都被关进监狱里，他们也会轻

松、平安地到达圣地。巴哈欧拉亲自邀请了法蒂玛，不是吗？

因此，他们继续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在那里，他们接到了巴哈欧拉的许可，乘船去往阿卡。他们不得不搭乘一条奥地利的船，当船抵达阿卡港口的时候，他们必须在船上等着，直到有人前来接他们。船在阿卡的港口抛了锚。其他的乘客上了岸。法蒂玛和她的旅伴们等待着有人来接他们。但是没有人来。这个时候，夜幕降临了，乘客下小船时用的梯子已经收起来，船也正要准备离开。既然他们已经如此接近目标，还会有什么事情出差错吗？

然后，在最后的时刻，一条小船及时划到。船上的人喊道：“谢赫·萨勒曼，谢赫·萨勒曼！”在漆黑的夜色中，他们离开了大船，登上了小船。谢赫·萨勒曼是对的，他们已经安全抵达阿卡。

## 11 穆尼丽·哈努姆（二）

当法蒂玛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常常思考基督、穆罕默德以及上帝其他信使的生活。她多么渴望能够与祂们在一起！有时她会因为没有生活在祂们的年代而哭泣。而现在她应巴哈欧拉的邀请前去阿卡。在整个漫长的路途中，她总在想自己就要与巴哈欧拉在一起了。她心中充满了高兴与喜悦，对旅途中的艰苦毫不在意。

就在抵达阿卡的第二天，法蒂玛曾经热切盼望的事情发生了，她受邀前来拜见巴哈欧拉。巴哈欧拉首先同她说起了这次旅程以及路上有关法蒂玛永远不能进入阿卡的传言。祂说：“在会见之门对所有信徒关闭的这样一个时候，我将你们带入监狱。这不是为别的原因，正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力量和权能。”<sup>14</sup>

法蒂玛很快就被允许去拜访巴哈欧拉。在巴哈欧拉的面前，她是多么高兴。每一次，她的灵魂都像是漂浮在天国般和平、仁爱的氛围中。她那幸福和愉悦的感觉是如此强烈，永远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最初的日子里，法蒂玛住在巴哈欧拉的弟弟米尔扎·穆萨的房子里。这是一处能看到海景的房子。这对她来说很好。

因为阿博都-巴哈有时会去海里游泳，她能够从窗户里看到祂。祂是多么强壮，祂游得多好！

法蒂玛常常收到巴哈欧拉送她的小礼物。每次米尔扎·穆萨去看望巴哈欧拉的时候，他总能为她带回些什么。有一天，他面露喜色地回到家里，并且说：“我给你带来一件非常了不起的礼物。这就是——给你取的一个新名字，这个名字是穆尼丽。”<sup>15</sup>“穆尼丽”的意思是“明亮的”。这是巴哈欧拉赐给她的名字。

从那时起，法蒂玛被称为穆尼丽·哈努姆。哈努姆是对女性尊称的头衔。

穆尼丽·哈努姆作为阿博都-巴哈未来的新娘，已经来到了阿卡。但是五个月之后，她仍旧住在米尔扎·穆萨的房子里。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没有结婚呢？

神圣之家的邻居阿布德也觉得这事很奇怪。他知道穆尼丽为什么来到阿卡。因此，他试图找出他们没有结婚的原因，但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他不断寻求，终于知道是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地方居住。在听说了此事之后，他立即有了解决办法。他的房子里有一个闲置的房间，这个房间正好挨着神圣之家居住的房子。两个房子之间可以建一扇门，这样阿博都-巴哈和穆尼丽就可以住在这间房子里了。巴哈欧拉刚一批准了这个建议，阿布德就忙碌起来，并且保证让这对新人有一个布置得很好的房间。

当房间准备好了的时候，穆尼丽·哈努姆再次去拜访了神圣之家，就像她常做的那样。但是这次，巴哈欧拉指示她不

要返回米尔扎·穆萨的房子了。祂告诉阿博都-巴哈当天下午早点回家，婚礼要在当天晚上举行。阿博都-巴哈的母亲和妹妹已经为新娘准备好了结婚的礼服。

伟大的时刻终于到了！现在，阿博都-巴哈和穆尼丽·哈努姆就要结婚了。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结婚仪式，也是新娘和新郎所能期望的最美的婚礼。巴哈欧拉出席婚礼，祂对穆尼丽说了下面的话：

噢，穆尼丽！噢，我的树叶！我已经指定你作为我的至大圣枝的妻子。这是上帝的恩赐。在人间以及天堂，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礼物了……噢，穆尼丽！要配得上祂，配得上我们对你的慷慨。<sup>16</sup>

接着，穆尼丽用甜美的嗓音吟诵了巴哈欧拉为她和阿博都-巴哈启示的书简。巴哈欧拉自己也吟诵了一些祷文。

他们被巨大的精神上的喜悦所包围着。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婚仪式。只有极少的几位宾客，没有装饰，也没有婚礼蛋糕，只有茶水。但它却是穆尼丽·哈努姆所能想象到的最美的婚礼。她感到如此幸福，想要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她深深地爱上了阿博都-巴哈及祂高尚的品质。祂总是令人愉悦，并且幽默风趣。祂时刻准备着去帮助别人，对每个人都极有耐心。她感谢上帝把她带到祂身边。

尽管穆尼丽感到非常幸福，她的生活却并不安逸，每一天都会遇到困难。他们结婚的时候，阿博都-巴哈还是一位奥

斯曼政府的囚犯，并且至少还要三十五年之后才能自由。那些年里，穆尼丽和祂一起流亡。有时，卫兵们严格地遵守着苏丹的命令。于是，阿博都-巴哈不得不待在阿卡的城墙之内。

他们常常是贫困的，只能买些生活必需品。有时，他们甚至连必需品也买不起。阿博都-巴哈和穆尼丽·哈努姆有许多不幸。他们的九个孩子中，有五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只有四个女儿活了下来。而且，阿博都-巴哈自己的亲戚处处和祂作对，他们的日子是多么艰难。

穆尼丽·哈努姆总是首先替别人考虑，即便她自己也身处困境当中。一旦她看到其他人遇到了问题或者很伤心，她就立即到他们身边帮助、安慰他们。她时刻准备着用一颗闪耀着爱的心灵去帮助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把她称作“神圣之母”的原因。

尽管监狱生活充满了艰辛，穆尼丽·哈努姆对能够成为阿博都-巴哈的妻子永远心怀感激。她每天都感谢上帝对她如此眷顾。她从没想过将她和阿博都-巴哈的狱中生活换成奢侈、富有的自由生活。在他们婚姻的五十年里，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穆尼丽·哈努姆有一次说到，如果要将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的话，她至少需要五十多年来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即便大海中所有的海水都变成墨水，森林中所有的树叶都变成纸张，也难以把每件事情都记载下来。

## 12 化敌为友

还记得阿卡的居民对巴哈伊的仇恨和轻蔑吗？特别是在赛义德·穆罕默德和他的同党被谋杀之后。因此，在街上，每个人都能够听到针对巴哈伊的最可怕的传闻。

阿卡人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他们的轻蔑。比如一位基督徒商人。就像其他人一样，他几乎没有听到过有关波斯囚犯的好话，因此，他们对他们也不尊重。有一次，他看到了一车木炭，听说这车木炭是属于巴哈伊的。他知道这是上乘的燃料，便据为己有。他想这是巴哈伊的，他们又不是什么正派人，拿了他们的东西也没关系。

当阿博都-巴哈听说这件事的时候，他找到商人那里，想要回木炭。那里有很多人，但是没人注意到他。阿博都-巴哈做了什么呢？他耐心地坐在商店里等了很长时间，三个小时过去了，他依然坐在那里。

最后，商人开始跟他说话并且问道：“你是这城镇里的一名囚犯吗？”<sup>17</sup>

“是的，”阿博都-巴哈说。

商人问：“你们是因为什么罪名被囚禁的？”

“与基督被指控的罪名一样。”

商人深感愤怒。他毕竟是一名基督徒，而这里有人说他在做的事就像基督曾经做过的一样。

“祢对基督都知道些什么？”他问阿博都-巴哈。

于是，阿博都-巴哈开始告诉他。

没过多久，商人就被阿博都-巴哈深深地影响了。他发现自己是多么骄横，而阿博都-巴哈又是多么耐心。没过多久，阿博都-巴哈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商人毕恭毕敬地陪他到了门前。之前，他曾经把巴哈伊视为可疑的囚犯。从那天起，他成为了巴哈伊的朋友。当然，巴哈伊们把木炭的钱拿了回来。

越来越多的阿卡人像那位商人一样被改变了。当他们更好地了解了巴哈伊的时候，他们放弃了敌对态度。他们发现最开始听到的有关巴哈伊的不利传闻中没有实话。反面的情况是真实的；他们看起来是非常友善的人。特别是你总是可以相信他们，他们从不欺骗任何人。

阿博都-巴哈尤其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阿卡人发现，他们可以到他那里寻求建议和帮助。每个人都能去找他，并且从来没有人失望地离开。甚至阿卡的行政长官都去拜访阿博都-巴哈，与他一起讨论最棘手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也是逐渐发生的。最初，巴哈伊刚刚来到阿卡的时候，如果要进城买东西，卫兵们不得不跟着他们。几年之后，他们慢慢地不再被当做囚犯，并且获准去做越来越多的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终于有相当多的自由，甚至能够开个小商店。没有人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

丝毫的障碍。一直以来，苏丹严格的命令仍旧在官方上是有效的；官方上，巴哈伊不能同阿卡的任何人交谈。

对于巴哈欧拉来说，一个巨大的转变也要到来了。巴哈欧拉喜欢乡间的生活。年轻时期的巴哈欧拉居住在出生地波斯的时候，祂常常骑着马，有时会连续几天在山间穿行。如今，祂已经被关在阿卡几年了。有一天，祂说祂已经有九年没有看到任何绿色。阿博都-巴哈立刻会意了。巴哈欧拉渴望在乡间生活。

阿博都-巴哈确信祂为安排此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成功。祂在城外四英里远的地方马兹拉伊租了一所小溪边的乡间房屋。祂把房子修缮好，并且安排了一辆马车，要载着巴哈欧拉去那里。

但是，对任何一位巴哈伊都不准离开阿卡的命令，阿博都-巴哈又要怎样处理呢？甚至连阿博都-巴哈自己也不能离开。如果祂离开了，又会怎么样呢？祂决定尝试一下，自己去马兹拉伊看一看。当祂走出城门的时候，士兵们只是站在那里，没有人阻止祂。第二天，祂再次尝试了一下，这次是同一些官员和朋友们在一起。城门的两边都有士兵站岗把守。没有人说什么。几天之后，祂再次尝试了一回；祂在乡下安排了一次野炊，甚至邀请了城里的官员参加。还是没有人阻止他们。

于是，阿博都-巴哈去见巴哈欧拉并且说道：“马兹拉伊的庄园已经为祢准备好了，有辆马车会载着祢去往那里。”<sup>18</sup>但是巴哈欧拉拒绝了。祂说：“我是一名囚犯。”

阿博都-巴哈再三尝试，巴哈欧拉不为所动。阿博都-巴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不敢再坚持下去。

他去见了阿卡的穆夫提。穆夫提是向人们解释伊斯兰律法的人。因此，他是将苏丹命令的含义——任何一位巴哈伊都不准离开阿卡——理解得非常好的人。阿博都-巴哈请求穆夫提去见巴哈欧拉，去跪在他的面前，握着他的手，如果他不同意离开城里，他就不放手。

穆夫提立即去见巴哈欧拉。他跪在他的面前，抓住他的双手亲吻着，并且问道：“你为什么不离开城里呢？”

“我是一名囚犯，”巴哈欧拉答道。

“上帝不允许这样！谁有权力让你成为一名囚犯？是你自己把自己留在了监狱里！”

穆夫提一直乞求巴哈欧拉去乡下的房子，告诉他那里有多美、有多绿。“那里有秀丽的树木，有火球一般的橘子！”

巴哈欧拉反复地说着“我是一名囚犯，我不能去。”穆夫提抓住他的手，亲吻着。一遍又一遍，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直到最后巴哈欧拉说：“好吧。”

第二天，马车载着巴哈欧拉去往马兹拉伊。

## 13 保护巴哈欧拉的盾牌

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巴哈欧拉一直被限制在监狱之城阿卡。令人欣喜的是，祂已经搬到了马兹拉伊，住在乡下的一所房子里，结束了限制的日子。两年之后，阿博都-巴哈为父亲租了一所更大的房子，也就是宏伟的巴吉大厦。此后，在世间的岁月中，巴哈欧拉一直居住在这里。

阿博都-巴哈仍旧与家人一起居住在阿卡。祂不想离开城里到乡下生活吗？祂或许也想过。那样，祂就能每天和巴哈欧拉在一起了。但是，祂没有搬走。阿博都-巴哈选择住在祂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巴哈欧拉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阿卡。

过去，当神圣之家还居住在巴格达的时候，巴哈欧拉经常定期地与人们交往。在阿卡，这种交往不再继续了；转而是由阿博都-巴哈代表巴哈欧拉进行对外联络。阿博都-巴哈与政府的官员们会谈，以确保所有的事情面面俱到。如果有人想拜见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会决定谁能够见祂而谁不能。巴哈欧拉只接见巴哈伊。极偶然的情况下，如果有其他人特别要求时，祂会接见他。

在整个地区内，阿博都-巴哈凭借自己的睿智和博学，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人前来向祂寻求建议，

无论贫富贵贱。甚至阿卡的行政长官也经常来拜访祂。祂非常尊敬阿博都-巴哈，在进入祂的房间之前，祂会先把鞋子脱掉。甚至相邻城镇的官员们也对祂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祂们前来拜访祂，并且邀请祂出城去。有一次，祂被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之一邀请到贝鲁特去。在那里，祂与一些非常著名的人士交谈。

想象一下，阿博都-巴哈，一名囚犯！大奥斯曼帝国大权在握的苏丹曾经禁止祂离开阿卡。但同一个苏丹的行政长官们却邀请祂去其他的城市。并且，祂所在城市的行政长官在进入祂的房间时都会脱掉鞋子。他们对于这位囚犯就是如此尊敬！

再想象一下，当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阿博都-巴哈几乎没有上过一年学。但是，由于祂的睿智和博学，祂收到了来自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米德哈特帕夏的邀请，以及来自其他著名人士的邀请，他们都曾经受过良好教育。早些年，在巴格达，当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祂就已经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智慧让许多博学之士感到惊讶。还记得当他们问阿博都-巴哈，祂是从谁身上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祂是怎么回答的吗？祂说：“从我父亲那里。”

阿博都-巴哈会为每一个人提供帮助，尤其是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祂总是想着他们。如果有必要，祂会亲自看望他们，即便他们居住在最简陋的小房子里。如果他们生病了，祂会照料他们；如果必须请医生的话，祂会付钱给医生。

阿博都-巴哈在阿卡也是为了帮助朝圣者。朝圣者结束

漫长、疲惫的旅途，精疲力竭地到达阿卡。阿博都-巴哈会确保他们有舒适的住处。祂会帮助他们为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与巴哈欧拉的会面——做好准备。有时候，祂会检查他们的衣服。如果衣服穿破了或者不合身，祂会找来其他的衣服，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衣着得体地拜见巴哈欧拉了。

阿博都-巴哈之所以留在阿卡，是为了能将巴哈欧拉解脱出来，使祂免受所有日常烦心事的打扰。从这个意义上讲，祂就是保护巴哈欧拉的盾牌。通过这种方式，巴哈欧拉有了时间和机会启示书籍和书简，同时也能给巴哈伊写信。

阿博都-巴哈对巴哈欧拉怀有深深的敬意。祂尽可能地时常拜访巴哈欧拉。每次一看到巴哈欧拉居住的房子，阿博都-巴哈就从马车或者骡子上面下来。祂深深地鞠躬，前额贴向地面，哪怕地面被雨水浸湿。然后，出于对巴哈欧拉的敬意，祂会步行着到房前。当祂和巴哈欧拉在一起的时候，祂表现出的只有崇敬和谦恭。

巴哈欧拉教导追随者要对阿博都-巴哈怀有深深的敬意。巴哈欧拉对祂有很多赞许。祂把阿博都-巴哈称作“阿迦”、“教长”，并且教导家人和追随者也称祂为主。当阿博都-巴哈去拜访巴哈欧拉，巴哈欧拉看到祂从远处走来的时候，祂会告诉祂的家人和追随者出门去迎接祂。在东方，这是对某人表达尊敬的方式。

有一次，巴哈欧拉向一位朝圣者指出，见到阿博都-巴哈就像见到巴哈欧拉本人一样。这件事发生在巴哈欧拉在世间的最后一年。有一位十六岁的年轻朝圣者，名叫塔拉祖拉，

他已经应邀去拜见巴哈欧拉，并在那里待了几天。有一次，他确信巴哈欧拉正独自一人，便询问神圣之家的一个孩子，问她是否能给巴哈欧拉带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请求获得恩赐，能够再次见到巴哈欧拉。当他被允许去拜访祂时，巴哈欧拉问他：“你不是每天都能见到教长吗？”

“是的。”塔拉祖拉答道。

“那么，既然你每天都和教长在一起，并且有幸一直陪伴祂，你为什么还说你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我了呢？”<sup>19</sup>

巴哈欧拉用这种方式向大家表明，和阿博都-巴哈在一起就像和祂本人在一起一样。而且，这样一来，巴哈欧拉也是帮助家人和追随者为祂离世后的日子做准备。

## 14 “巴哈之阳陨落了”

大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很高兴，波斯的沙阿也一样。苏丹收到了一封阿博都-巴哈发来的电报，开头便写道：“巴哈之阳陨落了。”<sup>20</sup>这意味着巴哈欧拉已经离世。他们对此怎么会这么高兴呢？

苏丹和沙阿是两个强大帝国的统治者。他们都费尽心机地破坏信仰。在波斯，巴孛和祂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被杀害了。巴哈欧拉被沙阿和苏丹从一个地方流放到另一个地方，直到祂最终被送到了在阿卡的至大监狱。他们认为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摧毁信仰，可惜没有成功。恰恰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迫害越强烈，信仰的发展就越快。信仰的名望正在传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现在有了这样一封电报：“巴哈之阳陨落了。”苏丹和沙阿再次燃起了希望：既然领袖已经去世，事情就有可能出现他们一直想要的结果。也许过不了多久，巴哈伊信仰就不复存在了。

对于巴哈伊来说，巴哈欧拉辞世的消息让他们悲痛欲绝。他们是多么怀念祂！没有了祂，他们该怎样继续生活下去呢？有谁能够填补巴哈欧拉留下的空白呢？他们不仅异常

悲伤，也十分忧虑。信仰如今会怎样呢？谁是他们现在的领袖？没有了巴哈欧拉，信仰真的能存在吗？

幸运的是，巴哈欧拉本人已经为信仰的持续存在做好了安排，祂写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人们会写下当他们去世后，他们的财产该如何处置，比如金钱、房子之类。巴哈欧拉也在祂的遗嘱中写下了祂对后事的安排。只是祂没有留下金钱，因为无论祂得到任何东西，祂总是将它们送给穷人。祂自己在遗嘱中说道：“人间的财富我没有遗留下来……”<sup>21</sup> 巴哈欧拉在遗嘱中写下的东西比金钱重要得多。祂的遗嘱是圣约，是与追随者的约定。巴哈欧拉要求追随者接受阿博都-巴哈作为祂的继承人并遵从祂。巴哈欧拉说，阿博都-巴哈是祂经书的阐释者，圣约的中心。如果他们有些东西不理解或者意见有分歧，巴哈伊必须请求阿博都-巴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祂的追随者们遵从圣约，信仰将会保持纯洁和统一。如果他们违背圣约，就会制造不和。到那时，巴哈伊将被分裂，信仰将失去力量。

巴哈欧拉的圣约非常特别。之前从来没有哪位上帝的信使写下过谁应该在祂身后领导信仰。在上帝的信使离世之后，追随者之间总是存在不和与分歧。通常，这些分歧与不和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会彼此杀戮并且发动战争。

通过《圣约经》，巴哈伊之间将会团结统一。这可能吗？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是的。因为是上帝的旨意让这种团结现存。没有任何事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违背上帝的旨意。

然而，企图破坏这种团结的邪恶势力确实存在。尤其是

阿博都-巴哈的异母弟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巴哈欧拉才刚刚去世，家人还在准备将他的遗体下葬。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就已经企图偷盗《圣约经》了。幸运的是，阿博都-巴哈已经把它藏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苏丹和沙阿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所期望的并没有发生。信仰根本没有消失，它将继续发展壮大，并且就在巴哈欧拉升天后不久，第一位巴哈伊去往美国，让信仰在那里闻名。而且之后，信仰将会从美国传播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两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费尽心机地反对巴哈欧拉，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几年之后，沙阿在自己的国家被杀害，就在为向他表示敬意而设的盛大宴会即将在波斯举行的当天。苏丹的帝国越来越弱。曾经如此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被称为“欧洲病夫”。苏丹被罢免了王位，不久之后就被杀掉了。这就是巴哈欧拉的两个最强大敌人的下场。

## 15 被偷的箱子

巴哈欧拉在最后一次生病期间，已经将《圣约经》交给了阿博都-巴哈。还有谁是祂更能信任的人呢？祂知道阿博都-巴哈总是服从于祂，并且会悉心按照祂在《圣约经》中所写下的那样去执行。不久之后，这样做的必要性将会彰显。

巴哈欧拉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阿博都-巴哈日日夜夜地忙着照料祂。阿博都-巴哈知道，巴哈欧拉只能再陪伴祂很短的一段时间了。这种想法让祂非常伤心。有一天，巴哈欧拉叫阿博都-巴哈收集好自己房间里的所有文件和印章，并且把它们装在两个箱子里。此事之前就已经发生过。每当巴哈欧拉要离开住所几天的时候，祂的文件都要收好放在那些箱子里面。但是现在，祂不能离开了，祂病得太重了。尽管如此，祂的文件还是要被收好。

阿博都-巴哈非常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这让祂更加悲伤。现在距离巴哈欧拉辞世已经不会太久。巴哈欧拉不得不再次要求祂这样做，这让祂感到非常痛苦。阿博都-巴哈双眼噙满泪水，颤抖着双手，开始整理文件。

正当阿博都-巴哈整理文件的时候，马吉德丁进来了。马吉德丁是阿博都-巴哈的一位表兄弟，他是一个傲慢、阴险

的人。人们时常注意到他同阿博都-巴哈的异母弟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交好。他不值得信任。当巴哈欧拉还活着的时候，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伪装成为巴哈欧拉忠实的追随者。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和马吉德丁一起给巴哈欧拉带来了许多麻烦。

阿博都-巴哈让马吉德丁帮他把文件以及其他一些属于巴哈欧拉的有价值的物品都装进箱子里。当所有的物品都收拾好的时候，巴哈欧拉告诉阿博都-巴哈，这些箱子现在都是他的了。听了这些话，阿博都-巴哈变得更加伤心了。说到底，这些话意味着巴哈欧拉在人间的生命终点已经非常接近了。不久之后，在1892年5月29日的清晨，巴哈欧拉去世了。

巴哈欧拉刚刚离世，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就暴露出他的真面目。家人们要将巴哈欧拉的尸体清洗干净准备下葬。阿博都-巴哈和马吉德丁一起收拾好的两个装有文件和印章的箱子，就放在巴哈欧拉的床边。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向阿博都-巴哈提议，他们应当把这两个箱子放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因为放在这里的话，箱子可能会被弄湿，那样一来，里面的文件就可能损坏了。在当时，就在巴哈欧拉离世之后，阿博都-巴哈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心中满是伤痛，他没有意识到在祂周围将要发生什么。祂从来没有想过，在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提议背后，会有一个阴谋诡计。因此祂同意了，于是箱子被放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在葬礼结束后的最初几天里，阿博都-巴哈悲痛欲绝。世界之光在人间不复存在，祂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黑暗。有

时，祂会连续哭上几个钟头。三天后，祂在睡觉时还是合不上眼。第四天夜里，祂依然无法入睡。祂从床上起来，来来回回地踱步，也许这样能帮助祂。祂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向窗外望去，突然看到了让祂难以置信的场景。祂的兄弟们已经打开了箱子，正在浏览文件。那正是巴哈欧拉告诉过阿博都-巴哈如今已经归属于祂的文件！

阿博都-巴哈不想让兄弟们知道祂看到了什么，祂径直走到了床边。兄弟们的行为让祂比此前更加悲伤。祂暗想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巴哈欧拉在《圣约经》里写了什么。祂认为他们知道以后，就会马上停止背叛行为。

巴哈欧拉升天后的第九天，《圣约经》向公众诵读了。这里面说的非常清楚！“神圣立嘱者之遗愿乃是：阿格桑、阿夫南及我的亲属皆须将面庞转向至大圣枝。”<sup>22</sup>巴哈欧拉接着写道：“想想我在《至圣经》里的启示：‘若我亲临之洋退潮，我启示之书封笔，你们须转向祂，祂乃是上帝所属意者，是发自本亘古圣根之分枝。’该神圣经文别无他指，惟至大圣枝。”聆听了遗嘱的每个人都知道，至大圣枝指的就是阿博都-巴哈，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阿博都-巴哈从此以后必须领导信仰，非祂莫属。每个人都理解这一点，甚至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但是，他想要理解吗？几天之后答案就会揭晓。

一位巴哈伊拥有一份巴哈欧拉专门为他启示的书简。这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啊！他向阿博都-巴哈询问能否在书简上盖上巴哈欧拉的印章。那些印章放在箱子里面，在家人忙

着为巴哈欧拉清洗遗体的时候，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把箱子拿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于是，阿博都-巴哈向弟弟询问祂是否可以把它们拿回来。

阿博都-巴哈的兄弟们怎么答复呢？他们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箱子这回事。阿博都-巴哈听到这里，浑身开始颤抖起来，祂深感震惊和悲哀。于是，祂明白了，他们还要为祂制造极大的困难。

巴哈欧拉忠实的追随者们怎么样呢？他们当然也很悲痛，巴哈欧拉不能再陪伴着他们了。但是他们读过《圣约经》之后，终于放心了。巴哈欧拉已经指定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领导信仰，如果他们需要帮助，可以去找阿博都-巴哈。他们完完全全地信任祂！

## 16 在美国的开端

巴哈欧拉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一名囚犯，祂从来没有机会到其他国家传播信仰。但即便如此，当祂去世的时候，巴哈伊已经遍布许多国家。首先一个就是波斯，那里是巴孛生活的地方，也是巴哈欧拉的出生地。其次是伊拉克、土耳其和圣地，巴哈欧拉作为一名流亡者曾在这些国家生活过。还有其他几个国家——印度、俄国、叙利亚和埃及。

巴哈欧拉升天后不久，祂的信仰被传播到地球上更远的地方。传到了欧洲，特别是传到了遥远的美国。当上帝的信使带着一种新的信仰出现的时候，这种新的信仰就必须要为世人所熟知。就像在春天，花朵会盛开，新叶会长在枝头一样。没人能够阻挡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在巴哈欧拉升天的当年，第一批巴哈伊到了美国。其中的一位名叫易卜拉欣·海鲁拉。他出生在叙利亚，就读于一所基督教学校。离开学校后，他去了埃及。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波斯的巴哈伊，这位巴哈伊向他讲述了巴哈欧拉。两年之后，易卜拉欣·海鲁拉开始定期地拜访他的这位巴哈伊朋友。于是，他决定成为一名巴哈伊。他热情地将新的信仰告诉了他的朋友安东·哈达德。安东·哈达德也开始拜访那位波

斯的巴哈伊，并且他也成为了一名巴哈伊。

易卜拉欣·海鲁拉和安东·哈达德是从东方去往美国的第一批巴哈伊。易卜拉欣·海鲁拉去了纽约。他想成为一名商人，但是没有成功。两年之后，他定居在芝加哥。他认为自己拥有拯救病人的特殊能力。他给自己买了一个执照，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自称为医生了，尽管他从没学过医学。在芝加哥，他努力寻找那些对新信仰感兴趣的人们。他非常成功，几个月之后，便有了第一批巴哈伊。

易卜拉欣·海鲁拉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开展工作。他采取授课的方式，开了十三节课。每周用一晚时间讲授一节课，共持续十三周。最初几节课是关于人的精神和不朽灵魂的。他讲授了上帝的先知，尤其大量讲授了《圣经》。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在他的祖国叙利亚，他曾经念过基督教的学校。通过这种方式，他为学生们学习最后的几节课做好了铺垫。最后的几节课是最重要的，在这几节课中，他要告诉他们巴哈欧拉已经到来了。他对学生们说，随着巴哈欧拉的出现，《圣经》的预言已经实现了。由于基督教徒将《圣经》当作上帝的圣言，他们没法不将巴哈欧拉视为《圣经》中允诺的上帝的信使。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巴哈欧拉。最后一课是整个课程的高潮。学生们知道了至大圣名——阿拉胡-阿卜哈（上帝最荣耀）。这一庄严的时刻在这些新的信徒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海鲁拉的时代，巴哈伊的书籍非常少。这也是为什么他对信仰了解得不够多，有时候教给美国人的东西也不正确

的原因。比如说，他告诉他们基督教优于其他宗教，现有的巴哈伊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四千万。他也不明白阿博都-巴哈是谁，说阿博都-巴哈是耶稣转世。

他要求学生保密课程内容，禁止他们对外人透露。只有在此事值得对外人讲或者得到海鲁拉允许的时候，他们才能告诉其他人。因为这种秘密的方式，美国一些地方的第一批巴哈伊甚至都不被称作巴哈伊，而是被称作“真理的探索者”或者“真理的知晓者”。

易卜拉欣·海鲁拉对他的学生非常严格。他不允许他们反驳他。如果某个学生不赞同他的说法，这个学生就要收拾东西离开教室，不许回来。

许多美国人从参加了课程的朋友或熟人那里听说了此事。他们很感兴趣，也加入到课程中来。这样一来，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就有了更多的巴哈伊。有些时候，某些人会用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方式来接触信仰。夏洛特·狄克逊就是其中一位。

她曾经有过梦境。在梦中，她知道有了一个新的启示。但是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找到能告诉她这件事的人。她跪在地上，前额贴着地面，祈求上帝能够将知晓这个新启示的人送到她的身边。有一天，当她再次祈祷的时候，门铃响了。敲门的是一个女人，来找她要些东西。因为天气酷热难耐，夏洛特·狄克逊请她进屋喝杯冷饮。她们坐着谈话的时候，拜访者说到里德夫人为穷人做了很多事情，她要去拜访里德夫人。夏洛特·狄克逊立刻感到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于是

在当天下午，她也去了里德夫人家。

里德夫人不在家，第二天也不在。第三天再去找她的时候，她仍然不在。于是，夏洛特·狄克逊便与里德夫人的一位邻居交谈。刚开始，那个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说：“上帝把你送到了这里，你不是在寻找里德夫人。我们有了继耶稣之后最伟大的信使。”<sup>23</sup>

里德夫人的邻居聆听了海鲁拉的演讲。她谈起了新的信仰，眼里噙满泪水。她说，有人从圣地来到了芝加哥，向人们传授新的信仰。这个人就是易卜拉欣·海鲁拉。夏洛特·狄克逊没有耽搁片刻，她立即拜访了他，并且被允许去聆听讲座。几个月之后，她成为了一名巴哈伊。

多年以来，海鲁拉都用这种方式传授信仰。他游历了许多城市，到各处发表演讲。在第五年末，美国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名巴哈伊。海鲁拉给他的学生们讲了许多阿博都-巴哈的故事。他们希望能见到祂。但是他们知道，祂是一名囚犯，不能到美国来。因此，有一小群人决定亲自到圣地拜访阿博都-巴哈。海鲁拉也受邀加入其中。

此后，易卜拉欣·海鲁拉犯了错误，他希望成为美国巴哈伊的领袖。但是巴哈欧拉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阿博都-巴哈才是圣约的中心。除了阿博都-巴哈之外，没有人能够成为领袖。稍后，我们就会知道海鲁拉最终的结局。

## 17 鲁胡拉（一）

几十年来，巴孛和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在波斯都遭受了迫害。尽管是无辜的，他们还是被投进监狱，他们的家被洗劫一空，成千上万的信徒惨遭杀戮。甚至连孩子们也被杀害了，就因为他们是巴哈伊。鲁胡拉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鲁胡拉出生于一个勇敢、忠诚的巴哈伊家庭。在一个像波斯这样的穆斯林国家传授巴哈欧拉的信仰相当危险，但他的外祖父并不在乎。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伊斯兰的历史和传统。因此，他能够向穆斯林证明，巴孛和巴哈欧拉是上帝的信使，祂们的出现让伊斯兰的预言得以实现。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鲁胡拉的外祖父是一位巴哈伊。鲁胡拉的外祖父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影响，毛拉们认为他应当被处死。一位正义的法官让他免于死，他却被迫离开这座城市。他决定去朝圣，去阿卡拜访巴哈欧拉。但事实上，鲁胡拉的外祖父年事已高且身体虚弱，一路上需要翻山越岭、穿越如火的沙漠，他经受不起这样艰辛的旅程。但无论如何，他希望拜见巴哈欧拉。他想和巴哈欧拉在一起的愿望如此强烈，任何事情都阻挡不了他。尽管他在旅途中常常十分疲惫，但他仍然开始在途经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传教。他克服极大的

困难，到达遥远的贝鲁特。他筋疲力尽，几乎无法再继续前行。他想着离巴哈欧拉这么近了，他必须坚持。然而，他的身体太虚弱了，在距离巴哈欧拉的住所仅有几码的地方，他倒下了。

鲁胡拉的父亲瓦尔加也是一位勇敢的巴哈伊。他走遍了波斯的许多地方去传教。他知道这很危险，会让他进监狱。事实正是如此，在他的家乡，因为他是一名巴哈伊，他在监狱中被关押了整整一年。瓦尔加还是一位诗人，他写下了关于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优美诗篇。

鲁胡拉的外祖母与他们截然不同。她不希望和信仰有任何关系，也无法忍受她的丈夫和女婿是忠诚的巴哈伊。在她的眼中，他们对伊斯兰不忠。而且，她的做法非常过分，她想把鲁胡拉的父亲杀死。她找到了仆人哈利勒，并且许诺如果能杀死瓦尔加就给他一匹价值二十五土曼的马。但是有些事情是鲁胡拉的外祖母所不知道的。哈利勒已经成为了一名巴哈伊！他非但没有杀死瓦尔加，还找到了他，并且把他岳母策划的阴谋告诉了他。

于是，瓦尔加意识到自己最好逃走。但是怎么逃呢？他和岳母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她必然在严密地监视他。瓦尔加想出了办法。午夜时分，他把要随身携带的物品扔出窗外，扔到了街上。然后，他只需走出房间，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他把扔出窗外的东西收拾好，逃离了这座城市。他的岳母发现他逃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瓦尔加已经离开城市很远，他们永远也追不上他了。

她勃然大怒，不想就此善罢甘休。她找到了穆智台希德，也就是穆斯林法官。她请求他写一封信，信中要包含处死瓦尔加的判决，理由是他是一名巴哈伊。“我的女婿，”她说，“应当被处死。”<sup>24</sup>但是穆智台希德拒绝了她的请求。于是，她跑去把鲁胡拉抓来。她对穆智台希德说：“我会通过这个孩子向你证明我女婿的叛教。”他们让鲁胡拉说出他日常的祷文。鲁胡拉斋戒沐浴后，用悦耳的声音吟诵了巴哈伊的祷文。小鲁胡拉吟诵祷文的方式给穆智台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鲁胡拉的外祖母说，这个孩子很特别，杀死这样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可怕的，也是不可饶恕的。对于鲁胡拉来说，幸运的是，他在不久之后就能和父亲在赞詹一起生活了。

大约在巴哈欧拉升天的前一年，瓦尔加到阿卡去朝圣。鲁胡拉和弟弟同父亲一道前往。这是一段漫长又艰辛的旅程。想象一下，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要行走超过六百英里的路程，途中还要穿越炎热的沙漠，翻越陡峭的山峰！

在阿卡，巴哈欧拉经常与瓦尔加和他的儿子们交谈。有一回，祂向他们谈起了阿博都-巴哈。祂称赞了祂神圣的品格。巴哈欧拉说，在这个存在的世界上，有一股非常特别的力量，即“神圣的万应灵药”。任何人拥有了这股力量，就能对他在世界上的工作施加巨大的影响。他能做到他想做的任何事。看看耶稣基督，在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犹太人没有给予祂更多的关注，祂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在他们的经书中出现。但是因为基督拥有这种力量，祂不能一直默默无闻。通过祂，世界改变了。巴哈欧拉告诉瓦尔加，阿博都-巴

哈也有这种力量，能够对世界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瓦尔加听到这里，心中满是喜悦，扑倒在巴哈欧拉的脚下。他乞求巴哈欧拉让他和他的一个儿子为阿博都-巴哈献出生命。巴哈欧拉准许了。

鲁胡拉喜欢待在巴哈欧拉身边，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我们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一样，鲁胡拉沐浴在巴哈欧拉精神的阳光下。他能够如此接近巴哈欧拉，他的信仰也比从前更加坚定了，这让他非常幸福。

有一次，鲁胡拉和巴哈欧拉在一起的时候，巴哈欧拉问道：“你今天做了什么？”<sup>25</sup>

鲁胡拉回答，他当天一直在上课。

巴哈欧拉问道：“课程是关于什么的呢？”

鲁胡拉答道：“关于先知的回归。”

巴哈欧拉问道：“你能解释一下其中的含义吗？”

鲁胡拉答道：“回归意味着真理和品格的复原。”

巴哈欧拉问道：“这些词汇完全是你的老师用过的，你只是像鹦鹉一样把它们重复了一遍罢了。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关于这个主题，你是怎么理解的。”

鲁胡拉答道：“就像你今年从一株植物上掐了一朵花。明年的花看上去和它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已经不是同一朵花了。”

瓦尔加朝圣后回到波斯，给巴哈欧拉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再次乞求让他和他的一个儿子作为信仰的殉道者献出生命。巴哈欧拉再次准许了。

## 18 鲁胡拉（二）

巴哈欧拉升天几年之后，鲁胡拉又一次和他的父亲和弟弟踏上了朝圣之旅。在那里，他再一次同阿博都-巴哈和祂的妹妹巴希叶·哈努姆交谈。她很欣赏鲁胡拉，也愿意同他交谈。有一天，巴希叶·哈努姆看到鲁胡拉和其他人一起在花园里玩耍。她把他叫过来，询问他当他们向人们传教时，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鲁胡拉答道：“我们告诉他们上帝已经显圣了。”<sup>26</sup>

巴希叶·哈努姆很惊讶，说他们不应该直接对人们说出这些。

鲁胡拉答道：“我们没有对每个人讲，我们只对有能力听到这些话的人讲。”

巴希叶·哈努姆问：“你怎么知道哪些人是有能力的呢？”

鲁胡拉答道：“我们观察他们的眼睛，然后我们就知道能否向他们传递这个信息了。”

鲁胡拉是个有特殊天赋的孩子，他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传播信仰了。十岁时，他已经能够写下关于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优美诗篇。关于信仰，他了解得很多，并且能够回答最复杂的问题。有时，他和父亲一起参加毛拉们的会议。这些毛拉们不相信巴孛和巴哈欧拉就是上帝的信使。但是鲁胡拉能用《古兰经》里面的文字向他们证明，事实就是这样。他能够把这件事解释得非常清楚，让他们无法争辩。

出于报复心理，他们恨不得将瓦尔加和鲁胡拉处死。幸好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赞詹是瓦尔加从岳母家逃走後居住的城市，对于巴哈伊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地方。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都是这样。在巴孛的时代，差不多有两千名巴哈伊在那里被杀死。他们不得不撤退到一座要塞之中。在勇敢的霍贾特的带领下，他们击败了比自己实力强得多的敌人。他们迫使敌人一次又一次地仓皇溃逃。在一次长时间的搏斗之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巴比信徒，敌人用诡计打败了他们。他们被抓进监狱，几乎所有人都被残忍地处死了。

五十年之后，赞詹对于巴哈伊来说依旧是个危险之地。这就是为什么阿博都-巴哈在瓦尔加最后一次朝圣的时候，建议他不要再在赞詹存放巴哈伊圣作和财物的原因。瓦尔加决定把这些东西带到波斯的首都德黑兰。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去向一位在电报局工作的好朋友辞行。他们走出电报局的时候，被一位毛拉看到了。毛拉告诉了城里的行政长官，当晚有几位巴哈伊从电报局中走出来。行政长官对此非常生气。为什么此事会惹怒他呢，无人知晓。也许他认为他们在策划谋杀他。他立刻逮捕了在赞詹的一群巴哈伊，并且把他们投进了监狱。鲁胡拉和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是行政长官命令他的士兵跟踪他们，并且把他们抓回来。结果，他们也进了监狱。

有一件事让鲁胡拉和他的父亲非常高兴。这就是阿博都-巴哈建议他们带到安全地带的巴哈伊财物，被奇迹般地保留

了下来。驮着那两包财物的牲畜没有被士兵追回来，两个包裹后来落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上！

在监狱里，鲁胡拉的父亲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赞詹的行政长官和毛拉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让瓦尔加放弃信仰。但是，瓦尔加是坚定的信徒。无论什么都不能说服他否认对巴哈欧拉的信仰。最后，行政长官决定将瓦尔加、鲁胡拉以及另外两名巴哈伊米尔扎·侯赛因和哈吉·伊曼送往德黑兰。在行程开始之前，他们的脖子上被套上了沉重的锁链，脚踝上被绑上了镣铐。唯独鲁胡拉脚上没有镣铐。但是，好景不长！

在他们停留的第一个村庄，他们被再次带到了穆斯林毛拉的面前。在这里，毛拉们还是无法让瓦尔加改变立场。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开始转向了鲁胡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毫无疑问地，他们所有人合力能够制服他。他们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甚至开他们的玩笑。他们没有坦率地承认自己被打败了，而是被激怒了。“这个孩子冒犯了神圣的毛拉，”<sup>27</sup>他们叫喊着，“他为什么没带脚镣？把木匠找来。”木匠来了，把脚镣拴在了鲁胡拉脚上。

在德黑兰的监狱里，他们也遭受了同样的虐待。他们经常没有饭吃。监狱的卫兵甚至企图从他们身上赚钱。他们把另外一副沉重的锁链套在这些巴哈伊的脖子上，声称只有从他们身上拿到了钱，才能将锁链卸掉。但是，鲁胡拉和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两名巴哈伊都没有钱，他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

拿给卫兵。因此，这些沉重的锁链一直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仅存的一点物品也被拿走了。例如，一件属于巴哈欧拉的白色大衣。鲁胡拉的父亲乞求卫兵不要将大衣从他身边抢走，对他来说，这件大衣的珍贵程度难以估量。但是，大衣还是被拿走了。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为了折磨鲁胡拉的父亲，卫兵自己穿上了这件大衣，并且在瓦尔加从监狱里面能够看得到的地方走来走去！

因此，狱中的巴哈伊在各方面都面临艰难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情况看起来并不妙。他们四个人能否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呢？

## 19 鲁胡拉（三）

在鲁胡拉和他的父亲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同时，一场华美的庆典正在波斯筹备着。纳赛尔丁·沙阿担任波斯的沙阿已达五十年之久。这场为沙阿举办的庆典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成千上万的人来到首都，为他欢呼，向他致敬。

盛大庆典开始的前一天，沙阿骄傲地走进了清真寺。盛典将在第二天早晨开始！到那时，将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他欢呼。他是多么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啊！但是纳赛尔丁·沙阿也有敌人。他的敌人就是在他不公平的统治之下受苦的人们。他们对他恨之入骨，甚至真的想杀死他。沙阿在清真寺的时候，这其中一个敌人的追随者射穿了他的心脏。他当场就死了。死亡就发生在庆典的前一天，而他本应该在庆典当日接受全体民众的欢呼的。

死讯就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了所在城市和整个国家。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呢？许多人立刻想到了巴哈伊。他们在沙阿的统治之下吃了无数苦头，如今他们终于实施了报复。

鲁胡拉和他父亲所在监狱的监狱长也认为是巴哈伊实施了这起谋杀。至于这是否属实，他甚至都不愿耗费精力去寻找答案。否则他就会知道，巴哈伊与此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认为自己必须为沙阿的遇害报仇。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了监狱，跺着脚叫喊着，下令把锁链弄得更短，并检查锁。他在各处都布置了随时准备开枪的士兵。囚犯们心惊胆战，现在他们将面对什么呢？他们无法理解，因为此时没有人知道沙阿遇刺了。

然而，监狱长的怒气只是针对巴哈伊的。他们被去掉锁链，从监狱中拖了出来。随后，鲁胡拉和他父亲被人带着穿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忧虑、困惑的哈吉·伊曼和米尔扎·侯赛因被留了下来。他们听见了说话的声音，并看到有人来取笞刑用的鞭子。没过多久，他们看到一个卫兵在池塘里清洗匕首上的血迹。又过了很短的时间之后，他们看到有人拎着鲁胡拉父亲的衣服走了。这时他们知道，瓦尔加已经被他们杀害。

哈吉·伊曼和米尔扎·侯赛因满怀疑虑，等着看什么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门打开了，他们正要走过去，可是门立刻又被关上。不一会儿，他们看到监狱长惊慌地跑过，并喊道：“把这两个人带回监狱，明天我再处置他们。”

于是哈吉·伊曼和米尔扎·侯赛因又回到了牢房中。他们确信瓦尔加已经被杀死。而且他们自己第二天也会被杀死。但是瓦尔加是如何被杀死的？鲁胡拉又在哪里？什么事发生在了他身上？监狱长为什么惊慌地跑开了？为了找出真相，哈吉·伊曼和米尔扎·侯赛因乞求监狱的卫兵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卫兵并不都是像监狱长那样残忍，有几个人就把鲁胡拉和他父亲的遭遇告诉了他们。

当鲁胡拉的父亲站在监狱长面前时，监狱长开始用一种令人讨厌的方式训斥他：

他喊道：“现在你们终于完成了你们要做的事。”<sup>28</sup>瓦尔加仍然不知道沙阿被谋杀了。他从容地答道，他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这个回答让监狱长更加愤怒，看上去他似乎都要被气疯了。他拔出自己的匕首，刺进了鲁胡拉父亲的胸膛，质问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瓦尔加说：“我的感觉比你好。”

“告诉我，”监狱长说道，“我应该先杀谁，你，还是你儿子？”

瓦尔加镇静地回答道：“对我来说都一样。”

随后监狱长把他交给了那群暴徒。其中的四个人攻击了他，把他的身体切成了几块。

所有这些就发生在鲁胡拉的眼前。他哭泣着喊道：“哦，亲爱的父亲，亲爱的父亲，带我和您一起走，带我和您一起走，带我和您一起走！”

监狱长走到他的面前。说道：“不要哭，我会把你带走，并确保你将从沙阿那里拿到一笔钱和一份工作。”

鲁胡拉勇敢地回答道：“我不需要你，我不要你的钱，我不要任何你能给我弄到的工作。我想与父亲在一起。”然后他又开始哭泣。

监狱长因为鲁胡拉拒绝了自己的提议而感到失望，他命令手下去取一根绳子来把这个孩子绞死。但是找不到绳子，于是，暴徒们又去拿笞刑用的鞭子来杀死他。当鲁胡拉停止

了挣扎后，他们把他的尸体扔在了地上。心满意足的监狱长命令手下去把另外两个巴哈伊带来。就在他们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鲁胡拉的尸体跳了起来，砰地一声向后倒在一码以外的地方。嗜杀成性的监狱长被吓了一大跳，惊慌失措的他开始往外跑，向身后的人喊，他要明天再处置另外两名巴哈伊。

哈吉·伊曼和米尔扎·侯赛因被带回了他们的牢房。在听说了鲁胡拉和他的父亲的遭遇后，两人感觉不到丝毫安慰。米尔扎·侯赛因哭了一宿，直到最后睡着了。然后，他梦见了鲁胡拉，鲁胡拉看上去非常高兴。他来到米尔扎·侯赛因的身边，说道：“您现在看到我是怎样骑在君主的脖子上了吗？”米尔扎·侯赛因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他经常向米尔扎·侯赛因说起那个允诺。当鲁胡拉在朝圣的最后向阿博都-巴哈道别时，教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如果上帝愿意的话，祂可以让鲁胡拉骑在一个君主的脖子上来宣扬上帝的圣道。”

哈吉·伊曼和米尔扎·侯赛因后来怎样了呢？监狱长说他要第二天再处置他们。到了第二天什么都没发生，之后也是如此，他们幸免于难。我们现在知道，鲁胡拉和他的父亲是如何殉道的了。

## 20 西方的第一批朝圣者

在波斯，就像鲁胡拉和他的父亲以及好几千其他人一样，巴哈伊们在受到迫害和杀戮。在圣地阿卡，阿博都-巴哈是一名囚犯，多年来被禁止离开这座城市。祂还一直受到圣约破坏者的反对，尤其是祂的异母弟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如果有这么多的反对，巴哈伊信仰怎样才能继续发展呢？将信仰传遍世界真的是上帝的计划吗？

事实上，尽管有如此多的阻碍，上帝的计划仍然在继续。在距离波斯和阿卡六千英里的美国，信仰开始迅速壮大。易卜拉欣·海鲁拉每天都在忙着传教。五年后，那里已经有将近一千五百名巴哈伊。关于阿博都-巴哈，他们讲了很多。他们想要拜见阿博都-巴哈。由于身为囚犯的阿博都-巴哈不能旅行，一小组巴哈伊决定前来见祂。他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能给祂制造任何麻烦。因为，如果祂的异母弟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看到这样一大群朝圣者从美国抵达，他会立刻到当局去挑拨是非。他们首先去往埃及，然后分成三拨先后去往圣地。一拨人到达海法时，他们先等在酒店里，一直到晚上天色变暗才去往阿卡，到阿博都-巴哈的房子。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呢？你能想象这种如此特别、如此难忘、无法言表的感觉吗？这便是许多朝圣者的感受。尽管有些人的拜访可能仅仅持续了三天，他们在有生之年都不会忘记这三天。其中一人写道，这三天是她整个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三天。能够得到允许拜见阿博都-巴哈、看着祂的脸，是她生命中最大的荣幸。她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特别的人，以后也不会。

梅·博尔斯是其中的一位朝圣者。她住在巴黎，应美国朝圣者的邀请与他们一起拜见阿博都-巴哈。她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她有过一个幻觉。在这个幻觉中，她看到一个身着东方服饰的人从遥远的地中海的另一边向她召唤。当她第一次看到阿博都-巴哈时，她大为吃惊——祂便是自己幻觉中的人！她立刻扑倒在阿博都-巴哈的脚下，阿博都-巴哈把她扶起来，温和、亲切地用波斯语同她讲话。她完全沉浸在了阿博都-巴哈的圣洁和心灵的纯净中。

许多朝圣者在阿博都-巴哈的房子里待了几天。他们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热情款待，在自己家里也不曾如此轻松。穆尼丽·哈努姆和她的女儿们尽可能地让大家感到舒适，她们甚至为大家安排了睡觉的床。神圣之家总是准备着帮助他人，而且他们在一起时总是很开心。他们总是谈起对巴哈欧拉的记忆。

就像阿布·卡西姆一样。他曾多年担任巴哈欧拉的园丁。他也喜欢说起他对巴哈欧拉的记忆，他把那个有关蝗虫的故事告诉了朝圣者。一天，阿布·卡西姆看到了一大群蝗虫，它们成千上万地朝花园飞了过来。它们停在树上，把树吃成光

杆。巴哈欧拉常常坐在这些树的树荫下。阿布·卡西姆飞奔到巴哈欧拉那里去，乞求祂让蝗虫离开，他说道：“我的主，蝗虫来了，正在吃掉为祢遮阴的树叶。”巴哈欧拉微笑着说，蝗虫也需要吃饭。祂叫阿布·卡西姆不要去管它们。

失望的阿布·卡西姆回到花园，眼睁睁地看着树越吃越光。过了一会儿，他不忍再看了。他鼓起勇气又回到了巴哈欧拉那里，谦卑地乞求祂把蝗虫送走。

这时，巴哈欧拉站了起来，走进了花园。祂站在爬满了蝗虫的树下说道：“阿布·卡西姆不想让你们在这里，上帝保佑你们。”<sup>29</sup>

随后，祂掀起长袍的褶边摇了摇，成千上万的蝗虫立刻全部飞走了。

朝圣者学到了很多关于新的信仰的东西，几年之前，他们才刚刚听说了这个信仰。他们是从住在圣地的巴哈伊那里听到的。当然，最多的还是从阿博都-巴哈那里学到的。他们每天都与祂在一起。阿博都-巴哈与他们一起吃饭，向他们讲授信仰，与他们一同拜访那些神圣的地方。他们从祂身上学到了真正地互爱意味着什么。就像那次安排他们与阿博都-巴哈一同去卡尔迈勒山那样。每个人都对此十分盼望。但是当定好的时间到来时，一位朝圣者生病了。其他人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我们中有人不能来真是太遗憾了，但是像拜访卡尔迈勒山这样重要的事肯定还是会如期进行的。阿博都-巴哈也是这么认为吗？祂说这一天不会在卡尔迈勒山上集会。祂说：“我们不会走，不会把上帝挚爱的一个人留在病痛和孤

独中。我们所有人都不能高兴，除非这个挚爱的人高兴。”<sup>30</sup>

阿博都-巴哈还教给大家说人坏话是多么不好。当阿博都-巴哈有一天在城里照顾病人时，一位朝圣者说了些闲话。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她丝毫没有察觉有什么事情不对了。直到有一刻，她与阿博都-巴哈的目光相触，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她的泪水夺眶而出。起初，饭桌上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她。但过了一会儿，阿博都-巴哈看着她，微笑着说了几次她的名字，仿佛是在呼唤她。祂充满爱意的表情让她知道，她已经得到了宽恕。她才擦干泪水，重新开心、高兴起来。

当他们在最后一个早上醒来时，他们意识到下午就要回到船上，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会越来越远离阿博都-巴哈。你能想象他们完全不想走的意愿吧？但是他们知道不能再待了，而且再待下去就不合适了。

在他们最后一次拜访阿博都-巴哈时，有的人失声痛哭。阿博都-巴哈让他们不要哭泣，说只有当他们止住泪水时祂才会同他们讲话。这最后一次讲话是他们永生难忘的。祂鼓励大家，并给予了大家信心。他说：“……我向你们说，此时每个在上帝的圣道中挺身而出的人将充满了上帝的灵性，祂会把祂的众天使从天堂送来帮助你，如果你拥有信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sup>31</sup>

那天下午他们上了船，开始了返程的旅行。但是，他们的伤心已经变成了喜悦和感激。他们知道阿博都-巴哈将永远与他们在一起，而且将永远帮助他们。毕竟，祂曾说道：“我将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无论生死，我将与你们在一起，

直到最后。”<sup>32</sup>

朝圣者知道他们必须做什么。他们必须尽力告诉尽可能多的人上帝的新信使巴哈欧拉已经到来。纵然波斯的巴哈伊在遭受迫害，阿博都-巴哈是一名囚犯，祂自己的弟弟们在反对祂，上帝的计划仍在继续。

在这些美国的朝圣者结束了他们的行程之后，巴哈伊信仰第一次在他们的国家得到了传播，并从这里传向了世界。

## 21 不忠的拓荒者

你还记得易卜拉欣·海鲁拉是谁吗？

易卜拉欣·海鲁拉是到美国宣传巴哈伊信仰的拓荒者。他到各个城市，讲授关于信仰的课程。当学生们参加了课程全部的十三堂讲座后，他便将他们介绍给至大圣名。之后他们便可以成为巴哈伊。感谢海鲁拉，五年之后，美国已经有了一千五百名巴哈伊。几年后，当一小组巴哈伊决定前去朝圣并拜见阿博都-巴哈时，他应邀与他们同行。

在海法，阿博都-巴哈对海鲁拉赞誉有加。祂称赞他为信仰在美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博都-巴哈称他为“巴哈的彼得”、“第二位哥伦布”以及“美国的征服者”。阿博都-巴哈给予他极大的荣誉，允许他协助为巴孛陵殿奠基。他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人。为了表示对海鲁拉前来拜访的尊敬，阿博都-巴哈决定，巴哈欧拉升天之后哀悼期至此结束。随后，巴哈欧拉陵殿第一次向信徒们打开，以便他们前往祈祷。这是在巴哈欧拉升天六年以后。

海鲁拉做过许多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写了一本关于巴哈伊信仰的书籍。在朝圣之前，他很快完成了这本书。他让自己的一位朋友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方便阿博都-巴哈审阅。

然而，当海鲁拉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时，他发现并不是书中所有的内容都契合巴哈欧拉的教义。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可以请阿博都-巴哈校正这本书。但是海鲁拉不希望自己书中的任何内容有所改动。于是阿博都-巴哈也就没能给出审阅意见。

还有其他的问题。朝圣者发现，有时，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的东西与他们在美国从海鲁拉那里学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至于谁是对的，他们毫无疑问，当然是阿博都-巴哈。而当他们所有人都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时，海鲁拉有时就开始与阿博都-巴哈争辩；他认为他是对的，而阿博都-巴哈是错的。阿博都-巴哈完全不希望产生任何分歧。他说海鲁拉也是对的。他不允许其他的朝圣者与海鲁拉起争执。

阿博都-巴哈以无与伦比的爱来对待海鲁拉。祂非常耐心地试图让海鲁拉意识到，只有阿博都-巴哈本人能够正确地阐释巴哈欧拉的圣作。除祂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海鲁拉也不能，尽管他为信仰付出了许多。

当朝圣者回到他们的国家后，他们充满感激，非常幸福。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祂将永远与他们在一起。而且他们也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宣扬巴哈伊信仰。

返回的途中，只有一位朝圣者没有心满意足。这便是海鲁拉。他感到忧虑。自己一直是领袖，美国的巴哈伊对什么感到不解，他们便请海鲁拉解释。海鲁拉知道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从现在开始，他们会请阿博都-巴哈解答问题。他们便会得到与之前不同的答案。他们会相信阿博都-巴哈的话，

而不是他的。他害怕人们不再把自己看做最为重要的领袖。

当海鲁拉回到美国时，他受到了巴哈伊们热烈的欢迎。人们立刻安排了会议，因为巴哈伊们希望他好好讲一下阿博都-巴哈。海鲁拉充满热情地说起了阿博都-巴哈和神圣之家。他说他把巴哈欧拉的圣作带回来了，并承诺要负责把它们翻译成英文。海鲁拉的表现似乎是在服从阿博都-巴哈，并承认阿博都-巴哈作为信仰的唯一领袖。但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希望阿博都-巴哈是领袖，他想自己来做美国巴哈伊的领袖。

海鲁拉知道如果其他的朝圣者说起阿博都-巴哈会发生什么。美国的巴哈伊会认可阿博都-巴哈作为信仰的领袖。为了不失去自己的领导地位，他说有一些朝圣者没有真正理解所有的东西，而他们的意图也不值得尊敬。

他特别批评了爱德华和卢阿·格青杰。他们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度过了五个月，他们非常了解祂，并从祂身上学到了很多。当他们谈起朝圣之旅时，其他巴哈伊很快就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此外，他们带回了一张阿博都-巴哈的照片，还有祂的一段录音，这样，美国的巴哈伊便能听到祂的声音了。录音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但在当时却非常特别。

没有人再去怀疑爱德华和卢阿·格青杰的诚实。但有些巴哈伊这时开始对海鲁拉产生怀疑。他到底想要什么？一直以来这一点都在变得更为清楚，他不断地努力成为美国巴哈伊的领袖。他想让阿博都-巴哈告诉巴哈伊们，要听从于他，服从于他。他希望所有给阿博都-巴哈的信件在寄出之前都由他

阅读，而且他会给巴哈伊们写信，要求知道阿博都-巴哈给出的回答。他让一家报纸做出了他是美国巴哈伊领袖的报道。而那本没有得到阿博都-巴哈认可的书还是出版了。

对美国的巴哈伊而言，这是一段困难的时期，他们变得忧虑起来。其中一位去了阿卡，找到阿博都-巴哈寻求建议。他带回了一条对每个人都明白无误的回答：任何人都不能期望被委派为巴哈伊的领袖。海鲁拉也不行。

为了帮助海鲁拉改变想法，阿博都-巴哈随后派了一些波斯的巴哈伊去美国，阿卜杜勒·卡里姆便是其中一位，海鲁拉就是通过他成为了巴哈伊。

他们谈了整整两周。之后，海鲁拉说他错了，每个人都必须服从阿博都-巴哈。可惜这并没有持续太久，他很快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立场上。

美国的巴哈伊非常希望海鲁拉能对信仰保持忠诚。毕竟，他们是要感谢海鲁拉的，正是因为海鲁拉，他们才接触到了巴哈伊信仰，并成为了信徒。他们强烈盼望他还是会改变自己的想法。遗憾的是，事态愈见清晰：他不会接受阿博都-巴哈作为信仰的唯一领袖。在他从朝圣之旅返回一年之后，海鲁拉终于与信仰断绝了关系。

早年的时候，易卜拉欣·海鲁拉为信仰在美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因为他对领导权的欲望，许多的疑惑在美国巴哈伊中间产生了。由于这一原因，大量美国的巴哈伊离开了信仰，而致使他们离开的还是这同一个海鲁拉。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希望大家追随他。他没有如愿以偿。

这个小组变得很小，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海鲁拉最终的结局令人叹息。最初，他告诉学生们阿博都-巴哈是信仰的领袖，那时，有几百人通过他的课接受了信仰。此后，在他生活的三十年间，再没有人通过他的课接受信仰。

## 22 阿博都-巴哈最好的翻译

阿里·库利·汗是波斯一个显赫家庭的孩子。他过着享乐的生活，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举行聚会。他喝酒、吸毒，对宗教完全不感兴趣。

他之前有众多的朋友，自从这些朋友接触了巴哈伊信仰后，他们成为了巴哈伊，之后便不再参加这些聚会了。这成为了阿里的眼中钉，他希望朋友们回来。他与大家一起去了巴哈伊的集会，决意改变他们的想法，让他们放弃信仰。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月，但朋友们仍然忠于信仰。之后的一天晚上，他听说了年轻的巴孛所遭受的苦难，以及祂的追随者不得不经历痛苦。他还听说了巴哈欧拉，以及祂的追随者仍在受到迫害。他发生了改变。他发现巴哈欧拉的教义是他的祖国——甚至是全世界——唯一的救赎之道。他因此成为了一名巴哈伊。他无比开心，同时又感到失望。他渴望能够为巴哈欧拉服务。但是通过什么方式呢？他也想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但却报国无门。他到底要怎样服务呢？巴哈伊们为他建立了信心，他们说一定会成功，巴哈欧拉会帮助他。

不久之后，巴哈伊给阿里看了一幅阿博都-巴哈的照片。当那张圣美的脸庞映入他的眼帘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让他又多了一个愿望：他一定要去阿卡，去阿博都-巴哈那里。他知道他必须要谨慎。在波斯，巴哈伊们公开说去朝圣、去见阿博都-巴哈是非常危险的。这件事必须躲过他人的注意。

因此，他与一队人前往波斯东部，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经由印度，抵达阿卡。但是没能成功。接下来，他去了波斯的西部，还是没有成功。随后，他装扮成托钵僧，一个贫苦的僧侣，试图徒步去阿卡，这也没能成功。最后，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德黑兰，同最初相比，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阿里是不会放弃计划的。一天晚上，正是隆冬季节，街上下着雪，吹着刺骨的寒风，他决定立即出发作再一次尝试。他甚至连向家人和朋友道别的时间都省去了。十位朋友同他一起走。尽管天气寒冷，还下着雪，但他们不断前行，对他们而言，再多的努力也不算多。在俄国的边境上，他必须要把朋友们留在身后了，因为他们没有护照。阿里自己也没有护照，但这里的行政长官是一位巴哈伊，阿里在他耳边悄悄说，自己必须去阿卡，帮助阿博都-巴哈翻译。阿里拿到了护照，前往黑海的一个港口城市第比利斯。从那里，他可以很容易地乘船去阿卡。

障碍又出现了。他首先需要获得阿博都-巴哈的允许才能去阿卡，允许还没有来，因此他必须等待。现在他又要第四次失败了吗？阿里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想也许去拜访阿博都-巴哈不是上帝的意愿。他得知过几天会有一辆大篷车从这里出发，他想乘坐大篷车返回波斯。他开始为返程做准备。

随后阿博都-巴哈的秘书写来的一封信忽然间送到了，阿里立刻就可以前往阿卡。当天晚上，他开始向圣地进发。

阿里于凌晨抵达，天色还很黑。踏上这块土地时，他跪下亲吻了地面，感谢上帝满足了他最珍贵的愿望。他首先去了海法一位巴哈伊的家中。他们告诉他，阿博都-巴哈就在海法。他意识到很快就能见到阿博都-巴哈，他因此担忧并开始哭泣。他说：“一个像我这样有着众多缺点的人怎么能来到祂的尊前？在祂的眼前，任何事情都藏不住。”

当他进入阿博都-巴哈的房子时，他浑身都在颤抖，心跳撞击着胸膛。随后，他看见阿博都-巴哈站在他面前，祂身材高大，头戴头巾，身穿长袍，留着深灰色的胡须。阿里瘫倒在地上。

阿博都-巴哈把他扶了起来，双手拥抱了他并亲吻了他的双颊。几分钟后，阿博都-巴哈再一次请他进来，用波斯语向他表示了欢迎：“马哈巴！马哈巴！”并同他讲：“你在旅途中受了很多苦，不过，欢迎你！赞美上帝吧，你安全抵达这里了。”<sup>33</sup>阿博都-巴哈还告诉他，巴哈欧拉曾向祂许诺，祂会派人来帮助祂传播信仰。信仰现在已经传到了美国，许多西方的人深受它的吸引。“你有英语方面的知识，你也是巴哈欧拉许诺给我的灵魂之一。你来协助我把祂的圣作以及我的信件翻译给美国和西方其他地方的巴哈伊。”

阿博都-巴哈拿来一堆信件交给阿里，说道：“这是我给美国一些巴哈伊的回信。去把它们翻译成英语吧。”阿里打开了最上面的一封信，他吃了一惊，这些信是用阿拉伯语写

成的！

“但是我的教长，”他喊道，“这些不是用波斯语写的！这是阿拉伯语！我学过欧洲的语言，但是没学过阿拉伯语！”

教长微笑了。从来没有人如此充满爱意地注视过阿里。祂走到一张餐桌近旁，抓了两把糖块，并让阿里伸开双手。然后，阿博都-巴哈用十分庄重的语气，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说道：

“去，把这些糖吃了。放心吧，天佑美尊（阿博都-巴哈经常这样尊称巴哈欧拉）会让你能够把阿拉伯语翻译成英语的。就放心吧，慢慢地你会得到协助，翻译阿拉伯语会比翻译波斯语更容易。”

之后，阿博都-巴哈带他去看了一间放着一张床的房间。祂告诉阿里自己不再需要这张床了，现在它是阿里的了。

“这是你的床，就在这里睡吧。”

阿里睡到床上去了吗？两年前，他向自己保证，如果他实现了这次旅程的目标，即见到了阿博都-巴哈，他才会重新到床上睡觉。两年里，即使有人为他提供了床，他也一直都是睡在地板上的。而现在他实现了自己旅程的目的，竟然被允许睡在之前属于阿博都-巴哈的床上！他不敢到床上，保持自己已经养成的习惯，睡在了地板上。

三个晚上后，阿博都-巴哈的一位仆人来问他，他是否知道自己违背了阿博都-巴哈。听到这个问题后阿里大吃一惊。

“你究竟是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没有按照教长的要求睡在祂的床上。”

“我不是有意违背祂，”阿里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不够勇敢，不敢睡到巴哈欧拉圣约之中心睡过的床上。”

他向仆人保证，现在会遵守阿博都-巴哈的要求。但即便如此，当他到这张最初属于阿博都-巴哈的床上睡觉时，他还是诚惶诚恐、浑身战栗。

现在阿里最珍贵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可以每天都为阿博都-巴哈工作了。要做的事情有许多。越来越多的信件从美国寄来，给他们的回信和答复都需要翻译。他早上六点钟就开始翻译，整个白天和晚上都在工作——一直到午夜。尤其是赶上港口有船可以带走信件时，必须要随船发出去尽可能多的信。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阿里的 workload 很重，他精疲力竭。他住得离海很近，但他甚至无力走到海边去洗澡。阿里觉得如此虚弱，非常可怕，他千辛万苦来到阿博都-巴哈身边是为了帮助祂的。而现在没有帮上忙，反而成了一桩负担。医生对他也无能为力。要想让他好起来，需要奇迹的发生。

阿博都-巴哈知道阿里的情况。一天，阿博都-巴哈正在给大家分一些葡萄。阿里在一旁的墙边站着，也想吃点葡萄。但是他不能吃，因为医生说过，他是不可以吃任何水果的，水果只会让他更加虚弱。阿博都-巴哈示意阿里过来，问他是否也想来一串。哦，当然了！

阿博都-巴哈给了阿里一大串很好的葡萄，说道：“把这些葡萄吃了，巴哈欧拉的恩典会治愈你。”<sup>34</sup>

阿里吃了那串葡萄，从那天起，他又能够重新帮助阿博

都-巴哈了。

阿里还知道阿博都-巴哈可以读懂他人的想法，任何事情都瞒不过祂。有一次，阿里独自一人在卡尔迈勒山上散步。他在想过去的事情，想他的朋友，以及他们以前诵读的诗篇。散完步后，他回到阿博都-巴哈身边。阿博都-巴哈向他微笑着说：“今天下午你一直在想波斯的朋友。你感到孤单，还诵读了波斯的诗篇。”<sup>35</sup>随后，阿博都-巴哈说出了那首诗中的诗句——正是下午阿里独自散步时诵读的诗篇。

阿博都-巴哈常常告诉阿里，他是自己最好的翻译。祂说祂准备让阿里承担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几年之后，他已经完全为这项任务做好了准备。然后，阿里·库利·汗去了美国，帮忙在美国传播信仰。

## 23 托马斯·布雷克韦尔

梅·博尔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巴黎，她不得不待在城里。至于为什么不能离开呢？她也不知道。阿博都-巴哈给了她这一指示。几年前她曾见过教长，她随第一批西方朝圣者一同到阿卡去拜见祂。那次旅行之后，她只想按祂的要求行事。所以，她现在留在了巴黎。这个安排有些困难，她本应与母亲和哥哥一起去度假的，母亲一直劝她前去。梅坚持不走。最后，他们两人去了。

不久之后，一位年轻人不期而至，来到了梅的门前。他是从美国来的，在航行中他经常同梅的一位朋友谈话。这位朋友认为他应该与巴哈伊们谈一谈，于是带他来拜访梅。他们第一次的谈话中并没有提到巴哈伊信仰，只是谈了这位年轻人感兴趣的一些东西。下午的时候，他回到了酒店。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没有一丝风。忽然间，他感到身边吹来了一阵强风，一个非常甜美、极具穿透力的声音说道：“基督又到来了！基督又到来了！”<sup>36</sup>

就在第二天早上，他来到了梅的门前。他兴奋地把昨天下午的经历告诉了梅。他告诉梅那个声音告诉他基督又到来了，他说：“你肯定觉得我疯了。”

“不，”梅回答道，“你恰恰是在变得理智。”

随后，梅开始同他谈话。她谈到了巴孛和祂短暂的一生，以及人们是如何杀死祂的；她谈到了巴孛勇敢的追随者——巴比信徒们，他们因为拒绝背弃信仰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谈到了巴哈欧拉，祂把上帝在这个时代的律法带给了人类；她还谈到了阿博都-巴哈，她把自己的朝圣之旅以及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的感觉告诉了他。

他们整整聊了三天。之后，这位被称为托马斯·布雷克韦尔的年轻人明白了，他希望成为一名巴哈伊。他给阿博都-巴哈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我的主，我相信，宽恕我吧。祢的仆人托马斯·布雷克韦尔。”

那天晚上梅去接收她的信件。随信发来的有一封电报，电报上说她现在可以离开巴黎了。这时她明白之前自己为什么必须留在这里了。她非常庆幸自己服从了阿博都-巴哈，尽管当时她不知道阿博都-巴哈为什么给了自己这一指示。第二天上午，她便去找母亲和哥哥度假了。她把电报带在了身上，当她把电报给了母亲并同她讲了托马斯·布雷克韦尔时，母亲失声哭泣，说道：“你真的是有一位很好的教长。”

托马斯·布雷克韦尔一直计划着在欧洲旅行。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见到教长。他与另外一位要去朝圣的巴哈伊去了埃及。在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允许后，他去了阿卡。

在阿卡，他去了阿博都-巴哈的房子。他被带到了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间的后面站着一群身着东方服饰的男人。托马斯·布雷克韦尔看着他们，但他看不出任何比较特别的人。他

在担心他没能认出自己的主来。忽然间，他有种不适、虚弱的感觉。他失落地坐在一张小餐桌旁。他一路来到这个遥远的监狱，改变了自己游历欧洲的计划，就是为了这个吗？

随后，一扇门打开了。门口仿佛出现了一轮升起的太阳。那就是祂！那就是阿博都-巴哈！托马斯·布雷克韦尔一下站了起来。刹那间，他的失落和绝望就变成了无法形容的喜悦。

托马斯在阿卡待了两天。因为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制造的麻烦，多待是不可能的。在一次与阿博都-巴哈谈话的过程中，托马斯把自己的工作告诉祂。他在美国的一家棉纺厂有一份待遇很好的工作。但那里有不对的地方。棉纺厂雇佣了童工，他们的年龄还太小，是不能工作的。当他说到这个时，大家沉静了片刻。阿博都-巴哈看着他，随后说道：“发一封辞呈。”<sup>37</sup>托马斯如释重负，第一时间把电报发了出去。

阿博都-巴哈让托马斯·布雷克韦尔不要返回美国，而是在巴黎定居。在那里，他竭尽所能传播信仰。他在城市一个偏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因为房租更便宜。每次集会，他都走着去。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于信仰的传播。

托马斯·布雷克韦尔想要为巴哈欧拉服务，这也意味着为同道之人服务。人们经常找他讨论问题。他会把自己的建议给他们，当他们离开托马斯的房子时，总是目光炯炯，头颅高昂。一天他与梅·博尔斯一起坐在一辆巴士里。在巴士上，他看到一位老妇人艰难地推着一个装着苹果的手推车，要把它推上斜坡过桥。他向梅告了一声失陪，下了巴士帮那位老

妇人推车子。对他而言，这是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情。

在拜访了阿博都-巴哈之后，托马斯·布雷克韦尔只活了很短的时间。他得了肺结核，知道自己不会再好转了。尽管健康状况很糟，但他还是留在了巴黎，尽可能长时间地为信仰服务。

阿博都-巴哈在没有收到任何信件或电报的情况下，立刻便知道了布雷克韦尔去世的消息。

阿博都-巴哈那天晚上在阿卡，正与秘书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间，他问秘书：“你听说了吗？”<sup>38</sup>

“没有，教长。”秘书回答道。

“布雷克韦尔去世了。我很伤心，非常伤心。我为他写了一篇拜谒祷文……在我写的时候，有两次我都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书简的开头是这样的：

不要为我亲爱的布雷克韦尔的升天而伤心，因为他已升入了阿卜哈天国内的一座壮丽的玫瑰园，为他的上帝的怜悯所庇护，而且他正在竭力疾呼，“哦，我的同胞能知道上帝是多么仁慈地宽恕了我，让我成为能够来到祂的尊前的人之一！”<sup>39</sup>

阿博都-巴哈通过这封书简让托马斯·布雷克韦尔名垂千古，他的名字永远都不会被忘记。

## 24 危险的岁月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再一次试图反对阿博都-巴哈，似乎永不罢休。这一次，他秘密策划了另外一个计划。他派了心腹马吉德丁去了大马士革报告行政长官，阿博都-巴哈正在试图组织大型集会。他还打算说前来拜访的美国人都是军事顾问，阿博都-巴哈正在卡尔迈勒山修建要塞，要策划一场针对政府的叛乱。

什么是要塞呢？要塞就是一种带有厚重、坚固城墙的建筑，会令敌人难以攻克。阿博都-巴哈要这样一座要塞干什么？实际上他要在卡尔迈勒山上建造的完全不是要塞。在他的指导下，巴孛陵殿的建筑工程开始了，就在巴哈欧拉亲自为阿博都-巴哈指出的地方。

马吉德丁要告诉大马士革的行政长官的话中没有半点事实。他却用钱贿赂行政长官，受贿的行政长官打算把马吉德丁的话当做实情来行事。他许诺要帮他们把阿博都-巴哈从那块土地上赶走，他给伊斯坦布尔的政府送去了报告。马吉德丁沾沾自喜地回到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身边。他们确信这一次能够得偿所愿。

几天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吉德丁忽然被带出

了他们的房子，并被当做囚犯带到了阿卡。这与他们的预期可是大相径庭。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当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收到报告后，他决定一切都应回到三十年前的样子：神圣之家和巴哈伊们全部都必须待在阿卡的城墙之内。任何人都不得离开这座城市。这意味着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吉德丁也是如此。他们掉进了自己为别人挖的坑里。绝望中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给大马士革的行政长官写信。毕竟，他是收受了一大笔钱作为贿赂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觉得他应该会帮助自己。但是，他并没有收到答复。

连着好几天，阿博都-巴哈不得不出庭接受问讯。同时，祂在努力为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重获自由做着安排。而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自己没能做到的，阿博都-巴哈却成功实现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党羽又一次获得了离开这座城市的允许。阿博都-巴哈还在为巴哈伊们寻求机会，使他们能够再一次到城墙以外去，继续他们以往的工作。阿博都-巴哈许诺，祂自己将作为一个囚犯留在阿卡的城墙以内。这一囚禁持续了七年。

由于阿博都-巴哈的努力，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党羽获得了自由。他们有没有因此而感激阿博都-巴哈呢？他们利用自己的自由又做了些什么？他们千方百计地为阿博都-巴哈制造麻烦。他们甚至还嘲笑祂，因为他们自由了，而阿博都-巴哈仍然是一位不能离开阿卡的囚犯！

三年后，困难更多了。先前阿卡的行政长官对阿博都-巴哈十分尊敬。由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阴谋，他被一位

对阿博都-巴哈持敌意的长官所替换。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同党再一次散播阿博都-巴哈的谣言，刺激人们反对祂。他们用上好的礼物和大笔的钱财贿赂官员。事态变得非常糟糕，连报纸上都出现了对祂不利的文章。他们还写了一些含有不实指控的报告，并把它们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政府。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希望当局能够有所警觉，并采取行动，把阿博都-巴哈置于死地或把祂放逐到某个偏远的地方去。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以为那时他就可以成为信仰的领袖。这便是他从一开始就对阿博都-巴哈产生敌意的全部原因。

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变得心神不安，苏丹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了阿卡。他们在阿博都-巴哈房子的周围安插了密探，日夜密切监视着进来的是什么人。情况变得非常恐怖。许多人非常害怕，不敢去拜访祂。对巴哈伊们而言，阿卡正在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在阿博都-巴哈的建议下，他们暂时去了埃及。祂也不能再接待任何朝圣者了。

阿博都-巴哈不得不出现在调查委员会面前。祂毫无畏惧，否认了所有针对祂的指控。当他们问祂是否想要推翻政府时，阿博都-巴哈把巴哈欧拉的圣作展示给了调查委员会。祂说如果他们读了这些圣作，他们便会知道祂作为巴哈欧拉的儿子和继任者，是永远都不会怀有这样的计划的。

之后，调查委员会拿出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荣耀中之最荣耀啊”。这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做的一面旗子，他把它送到了当局。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当时说，在阿博都-巴哈的命令下，一些巴哈伊拿着这面旗子在全国四处召集

民众，企图反抗政府。对此，阿博都-巴哈回答道，政府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代表，而他们之中从未有人提到曾见过这样的旗子。调查委员会能说什么呢？

还有一项指控：阿博都-巴哈曾买下了一些面积很大的土地，企图建立一个王国。对此，阿博都-巴哈回应说，这简直就是一桩奇迹，因为祂是一个日夜受到土耳其当局监视的囚犯。祂怎么有建立一个王国基地的机会呢？祂提出可以把所有这些土地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调查委员会。

他们发现所有的指控都是不实的。调查委员会又审问了一次。他们说阿博都-巴哈存有反动著作，祂甚至允许这些作品传播。调查委员会暗地里贿赂了证人，让他们说这是他们亲眼所见。当这些人的名字被说出后，阿博都-巴哈站了起来。祂断然宣布自己没有这样的著作，并庄严地走出了审判室。尽管祂仍是一名囚犯，但祂博得了如此的尊重，没有人敢于阻止祂。

调查以彻底的失败告终。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遭遇了一次巨大的失败。但他仍在试图让阿博都-巴哈遭到驱逐甚至杀害。而他也将再一次成功地将阿博都-巴哈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 25 埃沙加巴德的灵曦堂

在埃沙加巴德，两个人因为谋杀了一位巴哈伊而即将被处以绞刑，绞刑架已经立起来，一大群人聚集在了行刑的地点。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判决将要执行。

埃沙加巴德是俄国的一个城市，靠近波斯的边境。许多从波斯来的巴哈伊都逃到了这里，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不过，从波斯来到埃沙加巴德居住的还有其他人，有穆斯林，有信仰的敌人。他们嫉妒巴哈伊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决定杀掉几位重要的巴哈伊。他们雇了两位杀手，光天化日之下将哈吉·穆罕默德·里达刺死了。

受雇的杀手和他们的雇主不得不出现在法庭上。法官因巴哈伊被谋杀而宣布判决的事情还从未发生过。在波斯，成千上万的巴哈伊被杀害了，却从未有凶手受到惩罚。恰恰相反，凶手甚至还常常受到奖赏。而且凶手会觉得他做了一件可以取悦上帝的事情。

在埃沙加巴德就不一样了。凶手被判处了死刑，雇人行凶的那些人被驱逐到了西伯利亚。波斯的毛拉们被激怒了。俄国当局怎么能把人判处死刑，就因为他们杀死了一个巴哈伊？他们竭尽所能，想把死刑改为一个更轻的判决。甚至连

沙阿都干涉此事。不过，收效甚微。死刑将会执行。

随后，杀手的家人去找到了巴哈伊那里，请求他们尝试把死刑改为较轻的判决。巴哈伊们经过商量决定去找行政长官。他们希望行政长官释放凶手，如果不可能，那么就给他们一个较轻的判决。这给行政长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巴哈伊们表现出了如此的宽容。他把巴哈伊的请求送到了沙皇那里，由沙皇决定如何处置凶手。

沙皇是怎么决定的呢？没有人知道。在行刑之日，看上去死刑仍然要得以执行。处死凶手的绞刑架已经立了起来，坟墓已为他们挖好。他们穿着白色的囚服，被带到了绞刑架。就在最后一刻，沙皇的决定公布于众：由于巴哈伊的说情，沙皇决定取消执行死刑。取而代之的是，凶手要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他们的雇主也要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不过刑期减半。

当阿博都-巴哈听说埃沙加巴德的巴哈伊对凶手有这样的表现时，祂感到非常高兴。祂在《世界书简》中写道，祂日夜感谢上帝，因为朋友们为了他们的敌人而与最高当局斡旋，在祂看来，他们的品格和表现是令人满意的。

这一事件对埃沙加巴德的巴哈伊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没过多久，全城的人便都知道正是因为巴哈伊们，凶手才得以保住性命。通过这件事，信仰在埃沙加巴德大受尊敬。俄国政府发现，巴哈伊们没有政治意图，也不会反对他们。这使得信仰以更快的速度传播。政府允许巴哈伊们建造灵曦堂，这将是世界上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巴哈欧拉曾指

示过灵曦堂的建筑地点，他知道巴孛的亲戚在埃沙加巴德买了几块地。巴哈欧拉当时暗示，这些地中必须有一块是用来建造灵曦堂的。阿博都-巴哈做了设计，建筑师按照设计来实施计划。

在巴哈欧拉升天十年之后，阿博都-巴哈给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下了指示，让他开始建造灵曦堂。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是巴孛的表弟，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巴孛有一次待在了他的家里。当时，他看到了巴孛是如何祈祷并启示了神圣的文章。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的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怀疑巴孛到底是不是上帝的信使。后来巴哈欧拉为他启示了《笃信经》，即《伊甘经》。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也读了《笃信经》，并且像他的父亲一样，随后便承认巴孛为上帝的信使。在他此后的生命中，他始终忠于信仰，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传播信仰。他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并且从来都坚守诺言。巴哈欧拉对他感到十分满意。许多人都能很明显地看出来，有一天他将会承担某一项重要的工作。

这项重要的工作便是在埃沙加巴德建造灵曦堂。他不分日夜地致力于这个工程，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上面。埃沙加巴德的巴哈伊们也各尽所能。在他们共同努力下，灵曦堂历时十八年完成修建。但是，五年之后，人们才能每周都去那里祈祷，在那里庆祝神圣的日子。

灵曦堂依照东方风格建造而成，四周花园环绕。这是一座有九个入口的九面建筑，在主要入口旁边有两座宣礼塔。

在灵曦堂所在地建立了一所学校，一个为朝圣者准备的招待所，以及一家医院。

二十年间，巴哈伊以及任何想去拜访灵曦堂的人都可以毫无阻碍地在那里祈祷。但是，当时的俄国正在发生巨变，沙皇和他的家人被谋杀，共产党政府统治国家。这使得巴哈伊面临着困难的境地。当局不允许他们待在自己的学校里，灵曦堂由政府接管。巴哈伊们仍然可以租用灵曦堂，但是他们必须签署一份契约，承认这是政府的财产。巴哈伊们不仅要支付租金，还要支付灵曦堂的维护费用，甚至还有保险和税赋。这是一份不平等契约，但是巴哈伊们非常希望保住灵曦堂，他们自己承担了所有的费用，并竭尽所能做好维护。

然而，共产党政府使巴哈伊们的境地越来越困难。超过五百人被关押，其中有许多人死在了监狱里，或者被遣送到了西伯利亚最冷的地方。留下的波斯巴哈伊这时逃回了波斯，或者被遣送回了波斯。埃沙加巴德几乎没有巴哈伊了，没有人能留在这里维护灵曦堂。政府得偿所愿。当时，灵曦堂被用作一个展览大厅。

1948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地震，灵曦堂受到了严重损坏。没有人花心思修葺它。灵曦堂任由风吹雨打，损坏不断加重，最后成了一堆废墟。十五年后，灵曦堂几近损毁，除了拆除以外别无选择。埃沙加巴德的这座灵曦堂存在了不到六十年。

情况会不会总是这样？难道在埃沙加巴德重建新灵曦堂的日子不会到来了？你怎么认为呢？

## 26 与阿博都-巴哈在家中

“我的家是安宁之家，我的家是喜悦和快乐之家，我的家是笑声与幸福之家。任何跨入我家大门的人，走出时定然心怀愉悦之情。”<sup>40</sup> 这是阿博都-巴哈的话。这是阿博都-巴哈对祂的家的期许，祂的家必须是一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地方。

如果一切顺利、没有出现差错的话，幸福、开心并不难实现。但如果事情不顺利呢？或者你实际上正面临严重的挫折？你可以说这是神圣之家不得不经历的。最糟的已经过去，他们已经不在至伟监狱了，他们可以住在一所房子里。但是，他们还是囚犯，多年里，他们都被严禁离开阿卡。此外，将他们押作囚犯是极端不公的，他们中任何人没有做过应当受到惩罚的事。有时，他们的房子受到密切监视，他们会看到卫兵在他们房前走来走去。还有一个问题，阿卡不是一个健康的城市，因为这一点，他们常常生病。阿博都-巴哈和穆尼丽·哈努姆生了九个孩子，其中五个早早夭折了。他们时常缺钱，只能购买最为急需的必备用品。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同党常常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他们不断给当局送去阿博都-巴哈的负面报告。有几次，神圣之家面临极大的威胁，阿卡城没有人敢同他们讲话。

如果人们不得不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还能幸福吗？这样的一所房子还能成为充满笑声的家园吗？不过，尽管困难重重，神圣之家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深爱彼此，尽力互相扶持。他们有许多乐趣，总是会找一些事情来开玩笑。

祂的妹妹至大圣叶、妻子穆尼丽·哈努姆，他们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孩子们都住在这里。还有一些同他们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比如有一位波斯女士，她在波斯的迫害中失去了所有的家人。每天他们都是清早起床，一同祈祷。这时，阿博都-巴哈已经拜访过了病人返回家中，并处理完信件。孩子们会坐在门旁。在祈祷的间歇会有茶水，孩子们也会不时地吟唱祷文，每个人都会聚精会神地聆听。门和窗都开着，有时会有麻雀飞进来啄食孩子们扔给它们的糖渣。

朝圣者总是神圣之家欢乐的来源。当他们抵达阿卡时，他们会受到充满爱意的问候，仿佛是神圣之家相识多年的老友一样。这个家庭竭尽所能，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阿博都-巴哈经常亲自在餐桌上为朝圣者传菜。朝圣者来自不同的国家，神圣之家渴望了解信仰在这些国家发展的全部情况。他们都是囚犯，不能四处游历、传播信仰。但朝圣者的到来证明了信仰已经传到了很远的国家，甚至在这些国家发展得更为强大。每听到一个信仰进步的报告，他们总是很高兴。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批朝圣者来到这里时，他们听不懂彼此的话，又找不到翻译。阿博都-巴哈的女儿们让朝圣者教她们英语，她们则教朝圣者波斯语。几年之后，他们可以彼此

交谈，甚至还能互相写信。

在阿博都-巴哈的餐桌上时常会有谈话。阿博都-巴哈自己常常会开始讲话，并做一些解释。朝圣者也有问题要问。比如劳拉·巴尼，她是一位美国人，问题列了满满的一个单子。只要有时间，她会在餐桌上问这些问题，因为平常阿博都-巴哈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只要有可能，他们便会讨论问题。阿博都-巴哈的回答由祂的一位秘书用波斯语记录下来，经阿博都-巴哈审阅过后再翻译成英文。《已答之问》就是这样产生的。

每天，阿博都-巴哈都会拜访有困难的人。他们之中有人生活很艰难。从美国来的朝圣者中，有一位叫卢阿·格青杰的注意到了这一点。一天，阿博都-巴哈告诉她，祂忙得实在没有时间去拜访一位十分贫穷、疾病缠身的朋友，祂想让卢阿代替祂去。卢阿必须为这位朋友带去食物，并像阿博都-巴哈本人一样照料他。阿博都-巴哈把这个朋友的地址告诉了卢阿。卢阿出去了，她感到高兴和自豪，因为阿博都-巴哈把这样一项使命托付给了她。

她很快就返回了。“教长，”她喊道，“祢肯定没有意识到祢把我派到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这个人以及他的房子中那熏天的恶臭、肮脏的房间，以及破败的状态几乎让我晕倒过去。我逃走了，以免染上可怕的疾病。”

阿博都-巴哈伤心而严厉地注视着她。“你渴望为上帝服务，”祂说，“那就服务于你的同胞吧。在他身上，你可

以看到上帝的样子和相似之处。”祂让卢阿回到这个人的房子。告诉她，如果那里有污秽，她应该为它清扫；如果这位同胞脏，就为他洗澡；如果他饿，就给他食物。把这些完成了再回来。阿博都-巴哈为这位朋友做过许多回，难道她不能为他做一次吗？<sup>41</sup>

卢阿服从了阿博都-巴哈，按祂要求的去做了。

还有一位朝圣者，叫弗洛伦斯·哈努姆。朝圣期间，她几乎每天都和阿博都-巴哈一起坐在餐桌旁。但她发现她永远都无法把阿博都-巴哈的面容印在记忆里。在他们朝圣的最后一天，她的丈夫把她叫了过来。

“你记得吗，”丈夫问道，“阿博都-巴哈说，祂会全部回复我们从美国带过来的信件？”<sup>42</sup>

“我记得。”

“那快点过来吧。教长在祂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正在回复这些信件，就好像祂知道给祂写信的人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样。但祂从来没有与他们见过面。”

弗洛伦斯与丈夫去了另一个房间。经过走廊，他们可以看到阿博都-巴哈还在门口走来走去。弗洛伦斯满怀着钦慕注视着阿博都-巴哈。她希望阿博都-巴哈能够在门口静立一会儿，这样，她躲在暗处，没人注意到她，她便可以清楚地看到祂的脸了。就在那一刻，阿博都-巴哈在门口停了下来。她可以尽情地长时间仔细端详了。过了一段时间，阿博都-巴哈向后走去，继续口授信件。

一会儿过后，她希望阿博都-巴哈能再在门口站最后一次。祂立刻又站在了那里，静静地，仿佛是在仰望星星。弗洛伦斯看着祂，祂的脸洋溢着一种美妙的金色光芒。那光芒越来越亮、越来越强，令她无法将自己的目光移开。她几乎有些害怕了，那光芒是如此美丽。她告诉自己：“不管这束光芒有多亮，我会一直睁着眼睛！多么美妙的光芒！多么神奇的机会！”

她尽量长时间地注视着。就在她觉得无法继续时，阿博都-巴哈回到了房间里面，继续口授信件。

阿博都-巴哈很少允许某一位巴哈伊看到祂的光辉形象。这一次，弗洛伦斯·哈努姆是唯一一个。她的丈夫就在她身边站着，她问丈夫是否看到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

“没有，”他说道，“我看到教长在门口停下来了两次，祂看上去非常耀眼。就是这样。”

## 27 凯·胡斯劳

阿博都-巴哈经常会去提贝里亚斯。这是圣地的一个小城，距离阿卡不远。在那里，祂有一次听到一位拉比在教堂里向犹太会众讲话。

犹太人啊，你们真正是上帝的民族！其他所有民族和宗教都出自魔鬼。上帝使你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并把祂的恩赐倾注在你们身上……你们确实是上帝特选的民族，你们优越于地球上所有民族！因此，所有其他的民族只会被上帝憎恶并受祂诅咒。无疑，你们将统治世界，征服世界，所有的人都将成为你们的奴仆……不要同那些不属于自己宗教的人交往，以免玷污自己，不要与这些人交朋友。<sup>43</sup>

犹太人相信他们的宗教是真正的信仰。他们说摩西是上帝最后的信使，而他们是上帝选中的子民。基督教徒相信耶稣是上帝最后一位信使，所有信仰祂的人都将升入天堂。穆斯林呢？他们相信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在穆罕默德之后，神圣的信使再也不会出现在地球上出现。对他们来说，《古兰经》是最后一部圣作，在《古兰经》之后，再也不会再有圣

作出现。每一个犹太人、基督徒或者穆斯林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宗教都是错误的。

他们忘记了信仰中最为重要的教义——爱他人。与此相反，一个宗教的追随者憎恨其他宗教的追随者。他们时常极端轻蔑对方，把他们看作不洁净的，不敢碰触他们。如果不小心碰到了，他们会立即走开，清洗自己，从而重新感觉到自己是干净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点燃对方的房子，彼此之间有过杀戮。他们甚至以上帝的名义向对方发动战争，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杀死。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在杀死异教徒，守卫真正的信仰。他们甚至认为上帝认可他们的作为。

仇恨源自于盲目地听从他人的话。每一个犹太人、基督徒或者穆斯林都相信他们的父母和神职人员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从来不停下来想一想这些话是不是对的。如果他们想过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有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但他们没费这样的心思。他们相信自己听到的，而不去思考。这便是分歧一直存在的原因。

这种分歧、冲突以及所有的战争终有一天会划上句号。团结降临世界是上帝的意图。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人类能不能自己想出来一个计划，并付诸实践，最终结束所有的分歧和冲突呢？不能！只有上帝的信使能够带来人类之间的和平。为此，巴哈欧拉来到了世间，以实现团结。当波斯的犹太教徒、穆斯林，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徒听到了巴孛和巴哈欧拉的教义并成为他们的追随者时，他们忘记了互相之间的差异。通过巴哈欧拉，他们学习到要独立探求真理，而不

要不假思索地听信他人的话。他们对彼此的恨变成了爱。他们不再把对方看作是不洁净的，而是像最好的朋友那样拥抱对方。如果有人需要帮助，他们便伸出援手。

阿博都-巴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阿卡，每个人都会向祂寻求帮助和建议。祂从来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或者穆斯林加以区分，也不会把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区别对待。祂平等地爱每一个人。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帮助，每个人都是满意地从祂身边离去。在阿博都-巴哈的餐桌上，经常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来自东方国家的，有来自欧洲的，还有人来自美国。在祂的家中，在祂的餐桌上，东西双方团结在一起。而这只是开始。有一次，来自东西方的客人坐在餐桌旁，阿博都-巴哈预言未来东西双方将合为一体，他们会像一对爱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东方和西方会彼此伸出手，像爱人一样，拥抱对方。

阿博都-巴哈不断地鼓励巴哈伊们去其他国家。祂尤其劝勉美国的巴哈伊，让他们到印度、缅甸和日本去，拜访那里的巴哈伊并传播信仰。由此，这些遥远国家的巴哈伊可以看到信仰是全世界的。毕竟，有美国的巴哈伊来拜访他们。他们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到一起，彼此平等。他们没有看不起这里的人，不像西方人在见到东方人时通常表现的那样。

在阿博都-巴哈的指导下，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陆的巴哈伊学会了互相帮助。美国的巴哈伊帮助波斯的巴哈伊建立学校；波斯的巴哈伊送钱给美国，以建造那里的灵曦堂；缅甸的巴哈伊提供了一副大理石石棺，以盛放巴孛神圣

的遗骸。因为信仰巴哈欧拉，他们会为彼此放弃所有。如果必要，他们甚至会放弃生命。就像印度的凯·胡斯劳那样。

应阿博都-巴哈的要求去了印度的美国人之中，有一位叫西德尼·斯普拉格的。印度是一个炎热的国家，在当时，那里卫生条件很差，人们非常容易染上某种传染病。西德尼·斯普拉格便是如此。他满怀热情地在加尔各答这座大城市待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得了霍乱，这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常常有好几千人因为这个疾病在短时间内死去。两名巴哈伊照料着他，直到他们无法再继续下去。

之后，其中的一位巴哈伊让凯·胡斯劳来照料他。胡斯劳是孟买的一位店主，他立刻关闭商店，立下遗嘱，同家人道别后便离开了。四天里，他照顾着西德尼·斯普拉格，使得西德尼·斯普拉格奇迹般地开始康复，不过，还没有真正好起来。而这时，凯·胡斯劳本人却开始生病了，他也染上了霍乱。不到一天，他便去世了。

后来，西德尼·斯普拉格想拜访凯·胡斯劳的家人。他非常担心，几乎都不敢看他们的脸。但是，当他走进他们的家后，他们却张开双臂来与他见面。

“不要悲伤，”他们说，“凯·胡斯劳把生命献给同胞是对的。此外，斯普拉格先生，您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凯·胡斯劳只是一位店主。他永远都不能像您那样去传播信仰。”

这便是巴哈欧拉的信仰为人们带来的巨大变化。凯·胡斯劳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牺牲了生命。作为第一个为西方巴哈伊献出生命的东方巴哈伊，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 28 炸弹鸟

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都十分强大，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所尊重。在阿博都-巴哈的时代，情况有所改变。帝国变得非常软弱，被称为“欧洲病夫”。到处都在爆发叛乱，为了控制受压迫的人民，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花费了所有的时间。

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是一位残暴的统治者。在一些其他的国家里，他有着“大杀手”的称号。他树敌无数，唯恐自己遭到谋杀。他的衣服上有隐秘的口袋，其中总是装有三把左轮手枪。如果身边有人，任何人都不准把手放在口袋里。如果递文件给他，必须伸长手臂递给他。他甚至还非常害怕密探，除了那些受到严密守卫的地方，他不允许在伊斯坦布尔铺设电线或电话线。如果任何人有反抗他的嫌疑，常常会无端被处死。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知道如果有人被怀疑谋反是多么危险。就像以前的做法那样，他给当局送去了报告，说阿博都-巴哈意图推翻政府。他称阿博都-巴哈要求人们反对政府，并且正在卡尔迈勒山上建造一座要塞。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诡计得逞了。当局再次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到阿

卡。该委员会要调查的指控与四年前一样。当时他们发现指控是明显错误的。如果这次的调查委员会实事求是地执行任务，他们也会有同样的发现。

这个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如实执行任务。阿卡的行政长官十分欣赏阿博都-巴哈，可是他被解除了职务。阿博都-巴哈的房子周围部署了密探，邮局和电报局受到了密切监视，所有的信件和电报都要经过检查。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好友。阿卡的一些市民被迫做出了针对阿博都-巴哈的伪证。一位拒绝说谎的杂货商被投入了监狱。阿卡的人们变得非常恐惧，他们甚至都不敢走近阿博都-巴哈的房子。那些最贫困的人也不再在星期五的上午到祂这里领取施舍。情况看上去越来越危险，没有人能相信这件事会有好的结果。甚至有谣言说阿博都-巴哈会被杀死，或者要被遣送到地处非洲酷热沙漠中的黎波里塔尼亚，那样的话，祂肯定无法生存下来。

除了阿博都-巴哈，每个人都极度担忧。祂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仿佛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像以前一样，祂给东西方的巴哈伊写信。祂修葺了房子，在花园里种了树。当祂备上过冬的燃料时，没有人能够理解。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要被驱逐出这座城市，谁会修葺房子，购买过冬的燃料呢？

在调查委员会抵达前几天，阿博都-巴哈告诉巴哈伊们，祂梦见一艘船驶入了海法湾，像一条条炸药一样的鸟儿从船上飞到了阿卡。那情景看上去非常吓人，阿卡的居民十分害怕。阿博都-巴哈安静而沉着地站在居民中间，看着鸟儿。鸟

儿们在祂的头上盘旋后返回到了船上，并没有爆炸。阿博都-巴哈向巴哈伊们说：“我做的这个梦的意思现在不言而喻，上帝啊，但愿这些炸药不会爆炸。”<sup>44</sup>

港口有一艘意大利轮船，只要阿博都-巴哈愿意，祂可以逃走。那天午夜，一位意大利朋友来找到祂，提出要把祂带到船上，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阿博都-巴哈不想逃走。祂说巴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祂怎能逃走呢？

阿博都-巴哈留在了阿卡，尽管危险似乎与日俱增。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同党在沾沾自喜。过去，他们把阿博都-巴哈赶出阿卡的计划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确信这次一定会成功。调查委员会也拜访了巴孛陵殿在卡尔迈勒山上的建筑地点。他们在报告里写道，阿博都-巴哈正在山上建造一座坚固的要塞，尽管这个小组非常清楚这不是事实。

之后，调查委员会登上了船。这天晚上，船开始向着阿卡的方向前进。每个看到这艘船的人都知道要出事。阿博都-巴哈要被带走，带到沙漠里或者其他某个遥远的地方。整个海法和阿卡都屏住了呼吸。巴哈伊们和阿博都-巴哈的家庭成员害怕再也见不到阿博都-巴哈，他们处在绝望之中。

当船靠近阿卡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船偏离了航向，向地中海驶去。人们出奇地望着它。慢慢地，船的灯光消失在远方。曾经威胁到阿博都-巴哈的最可怕的危险之一避开了。危险是不是真的离去了呢？

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在他们听说这一消息后不久，便有人企图刺杀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他侥幸逃过了。调查委员

会把他们的报告提交给苏丹，苏丹没有时间看，他正忙于调查行刺事件。报告被扔到了一边。几个月后，青年土耳其运动爆发了。阿卜杜勒-哈密德被迫释放了所有的宗教和政治犯人。阿卡当局无法确定这是否也适用于阿博都-巴哈。于是，他们便询问伊斯坦布尔方面。得到的答复是适用。阿博都-巴哈终获自由。

阿博都-巴哈的梦成为了现实，炸弹鸟儿没有爆炸。

过去的五十六年里，阿博都-巴哈一直是一名囚犯。在祂还是个八岁的男孩时，祂与父亲以及家人从德黑兰到了巴格达，开始了祂的囚禁生涯。此后，神圣之家被放逐到了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最终到达阿卡。抵达阿卡时，阿博都-巴哈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四十年里，祂一直是阿卡的一位流亡者。现在祂自由了，却已经六十四岁，须发灰白。

祂用自由来做什么呢？祂立刻去工作，以完成巴哈欧拉亲自交给祂的重要任务——建造巴孛陵殿。

## 29 “我乐在囚禁中”

阿博都-巴哈自由了，尽管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曾下令将祂终身囚禁。当时，阿博都-巴哈听到这个命令后，祂说道：“这不可能，我不能永远做一个囚犯。要是阿卜杜勒-哈密德长生不死，这样的判决或许还可以执行。肯定有那么一天我会得到自由。”<sup>45</sup>而事实确实如此，阿博都-巴哈被释放了。不久之后，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被废黜并成为阶下囚。直到去世，他都是一个孤独、卑微的犯人。他的所作所为也遭到了每个人的鄙视。

而阿博都-巴哈在监狱里的情况就大不一样，祂在囚禁中很开心。祂不是一个罪犯，祂不是，祂是因为上帝之圣道而成为了一名犯人。每当祂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祂总会很开心。任何看到祂的人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在同一名囚犯打交道。祂有那么多的拜访者，有一些甚至是从美国和欧洲来的！在阿卡，许多人都来向祂求助，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他们彼此间十分厌恶，但他们都知道如何找到阿博都-巴哈。甚至连这座城市的行政长官也向祂寻求建议。

阿博都-巴哈总是有许多工作要做。不管祂是自由的，还是受到了囚禁，祂总会竭尽所能为父亲的信仰服务。深夜，

当大多数人在床上睡觉时，阿博都-巴哈仍然在工作。清晨，当几乎每个人还在睡梦中时，他的房间又亮起了灯。从东西两方，巴哈伊们写来成堆的信件，询问他们的问题。没有一封信未得到答复。有时，他一天最多写了九十封信。

他还是穷人的好朋友和好帮手。每个星期五早晨七点钟的时候，他家门前就会排起大约一百人的长队，他们是阿卡的穷人。他们有的双目失明，有的瘦骨嶙峋，走路时要拄着拐杖，甚至虚弱得几乎无法行走。随后，阿博都-巴哈会走出来，招手叫人们过去。如果有太多人往前挤，他会轻轻地把他们往后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他身边来，伸出手，阿博都-巴哈会在每个手掌中放几枚钱币。他认识每一个人，他会同有的人聊上几句，说一些鼓励的话。人群里也有孩子们。起初，他们什么也没拿到，但是，当所有的成人都拿到了，阿博都-巴哈转身回去的时候，他把一把钱币扔过了肩膀。孩子们急切地扑到地上捡拾钱币。

人们因为生病或者过于虚弱不能前来，阿博都-巴哈会亲自拜访他们，并且在离开时给他们留一些钱。如果天气开始转冷，他会带他们去商店，确保他们有温暖的衣物和过冬的燃料。如果他们需要医生，他会花钱请医生。如果他们房子里的物件需要修理，他会派一位木匠过去。

每个人都能来找他，即使他们并不友好，甚至对他持敌意态度。就像那个来自阿富汗、住在阿卡的人一样。这人认为阿博都-巴哈是一个异教徒，总想让别人反对他。在集会上，他刻薄地指责阿博都-巴哈，甚至在清真寺里也是如此。

在街上遇见阿博都-巴哈，他会遮住自己的眼睛，避免看到祂。阿博都-巴哈却对他很好，无论他有任何需要，祂都会帮助他。如果他缺衣少食，阿博都-巴哈会为他提供。这人会全部接受，但从不感谢阿博都-巴哈。有一次，他生病了，阿博都-巴哈在他那里。当医生为他检查时，他再次遮住自己的眼睛，这样便无须看阿博都-巴哈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二十四年。这些年间，阿博都-巴哈总是以德报怨。后来有一天，这人来到阿博都-巴哈门前。他哭泣着，扑倒在阿博都-巴哈脚下，请求祂宽恕。

“原谅我吧，”他说，“二十四年来我对祢施以恶行，二十四年来祢对我和善有加。现在，我知道错了。”

阿博都-巴哈让他站起来。从此，他们成为了朋友。

阿博都-巴哈在监狱里很开心。但祂何尝不想成为自由之身？那样，祂就可以四处游历、传播信仰，那样祂就不必只是在阿卡指导卡尔迈勒山上巴孛陵殿的建筑工作了。祂可以到那里亲眼看到工程如何进展。祂可以去巴吉，在父亲的墓旁祈祷。但这却是不可能的，祂对此也很怀念。因此，祂让人在祂阿卡的房顶上朝着巴吉的方向建了一座小木屋。在清晨的时候，人们能够听到祂在上面吟唱祷文。有朝圣者去巴哈欧拉陵殿时，祂就要求他们代表祂本人在那里祈祷。现在祂能去了，祂是多么高兴！当祂听说自己被释放时，这是祂做的第一件事。

这些年间，还有另外一件祂一直想做的事。这就是在巴哈欧拉陵殿周围的花园里工作，为那里的植物浇水。现在祂

又可以每个星期五和星期日都去那里了。每一次，祂都带六十瓶水到花园，不过这没能持续太久。对祂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劳动量，过了一段时间，祂就病了。巴哈伊们注意到了，他们便请求阿博都-巴哈允许他们做这项繁重的工作。祂同意了。不过，几天便显而易见，这违背了祂的本意，祂看上去非常伤心。巴哈伊们感到很难过，觉得当初他们不该问祂能否由他们代劳。两周后，阿博都-巴哈把大家叫到一起。祂告诉大家这项工作一向都让祂感到非常幸福，并带来内心的平静。祂问大家是否可以让祂重新做这项工作。他们看到这项工作能让祂那么快乐，又怎么会拒绝呢？

## 30 巴孛陵殿

哈吉·苏莱曼·汗一路疾行。巴哈欧拉告诉他，要尽快赶到大不里士，巴孛的生命正处在极大的危险中。哈吉·苏莱曼·汗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也许，他还能做些什么来拯救巴孛的性命。

然而，当他抵达大不里士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两天之前巴孛被一个行刑队执行死刑。同他一起的，还有他忠实的追随者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佐努兹。他自己请求巴孛让他与他一同献出生命。他们被一个由七百五十人组成的士兵团开枪射杀。两人支离破碎的遗骸被扔在街道上整整一天。到了晚上，遗骸被扔在了城门外的护城河旁。十个士兵站在那里监视着。

两天后，遗骸还在那里。当哈吉·苏莱曼·汗听说后，他不顾生命危险，想立刻把两人的遗骸带走，藏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大不里士的市长建议他不要这么做，市长知道有个人能够办理这件事。这个人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在午夜的时候把两人的遗骸收了起来。他们用床单将遗骸裹好，藏在了位于一位巴孛追随者的一间工厂里。几天后，遗骸被放进了棺材里，并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吉·苏莱曼·汗转告巴哈

欧拉，两人的遗骸已经安全，并询问应该如何处理。巴哈欧拉作了回复，要求将两人的遗骸带到首都德黑兰。

于是，巴孛遗骸的漫长旅程就开始了。他们一路上必须多加小心，以免被人发现。有时，遗骸被放在了一个穆斯林的宗教场所。其他时候是藏在一个巴比信徒的家中。有一次，他们在墙上挖了一个洞，把棺材放在墙后面，把洞填好，并且抹好了灰泥。这样，就没人会怀疑墙后面藏着东西，以确保安全。每当棺材要被发现时，巴哈欧拉总会及时下令把它转移到另外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两具遗骸在波斯十多个不同的地方藏了五十年，直到阿博都-巴哈下令将其带到圣地。在那里，两具遗骸在找到他们最终的安息之地前，又被藏了十年。六十年间，尽管面临种种危险，由于巴哈伊们忠诚地遵守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指示，巴孛的遗骸得以保存。

阿博都-巴哈清楚地知道巴孛陵殿的建筑地点，巴哈欧拉曾亲自为祂指出卡尔迈勒山坡上的那块地。建筑工程开始的时候，正是欧洲和美国的第一批朝圣者拜访圣地之时。阿博都-巴哈与在美国宣传信仰的先驱——易卜拉欣·海鲁拉一同奠基。

巴孛陵殿第一部分的建筑花了十年的时间。这是阿博都-巴哈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也最困难。困难主要来自圣约破坏者的阻碍，他们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异母弟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指使。当阿博都-巴哈想要买下父亲指定的那块地时，圣约破坏者找到土地的拥有者，说服他不要把土地卖给阿博都-巴哈。几经波折，阿博都-巴哈还是成功地把

地买了下来，但这时，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又开始制造新的麻烦。他让一些人去当局声称，他们才是这块地的拥有者。六个月后，当局澄清了这些人不实的诉状，阿博都-巴哈才开始了建筑工作。然而，通往建筑地点的道路十分狭窄，难以顺利通过。于是，阿博都-巴哈计划买下另外一块地，以便更容易地通往建筑地点。本来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圣约破坏者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这块地的拥有者，怂恿他为这块地开出一个高价。

海法的行政长官代表对陵殿修建也持反对态度。他觉得在这里修建陵殿是不合适的，并称必须得到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的允许。阿博都-巴哈知道，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本来就对此颇有疑心，这样一来，只会加重他的疑虑，带来更多的麻烦。他去跟代表交涉，执意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在这里修建陵殿。代表表示他一人承担不起修建陵殿的责任。在他们结束交谈后，阿博都-巴哈与他一起从他的办公室走到他的家。到家时，这人倒在地上死去了。

阿博都-巴哈还是没有顺利买到这块地，这块地的拥有者又提出了新的条件。首先，他要求保留土地上的树木。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其次，必须用带刺铁丝架起一道边篱。阿博都-巴哈提出为他建一道墙，他想多高就多高。最后，必须要有一人能够为他的财产安全做担保。这个人是谁双方达成了一致。条件谈妥后，土地拥有者却没有出现。阿博都-巴哈一筹莫展，寝食难安，他整晚一遍遍地吟诵巴孛的一段祷文。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时，他得知有两个德国领事馆的



他们处死的不仅有巴孛，还有祂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他们想把祂的信仰斩草除根。上帝却有一个不同的计划。巴孛是上帝的信使，而上帝永远不会允许祂的信使或启示被忘记。

现在，巴孛被安葬在卡尔迈勒山上的陵殿中，宏伟的陵殿有着金色的穹顶。自古以来，卡尔迈勒山便是一座圣山。陵殿被美丽的花园环抱着。在海法，他们已经把它称作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它有着光辉的未来，数以亿计的朝圣者将拜访巴孛的安息之地，向祂祈祷、致敬。甚至世界上的国王和统治者也会作为谦卑的朝圣者前来。他们会从山脚下赶到这个圣地，他们会带来鲜花。而且当国王们来到陵殿前时，他们会将皇冠放在一边，带着极大的尊敬，作为谦卑的礼拜者进入其中祈祷。

毛拉们想让巴孛被遗忘的计划失败了。

## 31 不辞而别

这一天，似乎与往常都一样。下午，阿博都-巴哈会见了一些在海法的巴哈伊。他们挖了一口井，阿博都-巴哈前来品尝井水。之后，祂到山上拜访巴孛陵殿。晚上，巴哈伊如常去祂的住所；每天晚上，他们都能有幸与祂在一起。然而，奇怪的是，阿博都-巴哈竟然不在！祂的一个女婿赶来告诉他们，祂已经乘船去埃及了。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祂没将祂的计划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发现任何异样。祂突然离开，留下这些忧伤的朋友。他们要多久以后才能再次见到祂呢？

阿博都-巴哈正在旅途中。在祂从囚禁中获释后，医生告诉祂，旅行对祂的健康是有好处的。他们说祂需要换个环境。但这就是祂航行的原因吗？不是！祂是去把父亲的信仰传播到全世界。这是祂在长年监禁生涯中一直想做的事情。巴孛和巴哈欧拉从来都没有机会旅行。如今，祂有了这样的机会。尽管祂已经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祂还是踏上了旅途。祂要告诉人们，上帝派来了一位新的信使巴哈欧拉。

如今祂可以旅行了，不仅仅是因为祂不再是一名囚犯，还有其他的原因。祂已经完成了巴哈欧拉赋予祂的一项最重

要的任务，那就是建造巴孛陵殿。现在，巴孛的遗骸被安葬在那里；六十年之后，遗骸终于安全了。与此同时，那些受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影响的圣约破坏者也不能再搞破坏了。他们有时会带来麻烦，但仅此而已。通过信守圣约，巴哈伊已经非常团结，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同党再也无法破坏这种团结。

阿博都-巴哈努力想尽可能快地从埃及前往欧洲。一个月之后，祂乘船离开。但那时，祂的身体明显太过虚弱，无法适应漫长而又艰辛的旅程。祂在亚历山大港登陆。直到一年之后，祂才变得健壮起来，得以再次上路。在此期间，祂一直待在埃及。

对埃及来说，这将是重要的一年。信仰在埃及遭遇许多恶意攻击，并且经常见诸报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声称应当采取措施抵制信仰。因此，阿博都-巴哈并没有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报纸上所有关于祂的报道完全是错误的。有一位记者甚至说，阿博都-巴哈仇恨一切宗教，祂的教义对人类有害。

埃及的事件与四十年前他们在阿卡制造的事件有着同样的模式。在阿卡，人们也对信仰怀有敌意。但是，通过阿博都-巴哈，他们的敌对变成了友善。如今，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阿博都-巴哈到达埃及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有许多人前来看望祂。博学之士和睿智之人都来向祂学习。穷人到祂门前寻求帮助。有一位公主甚至来信，想要拜访祂。对祂有过恶意报道的记者们也前来看望祂。当他们开始了解阿博都-巴哈的时候，他们更好地理解了祂。他们来时是敌人，走时成

了朋友。报纸上开始刊登赞许祂的文章。他们的偏见就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消融了。最有影响力的一家报纸开始为阿博都-巴哈辩护，强烈训斥其他各家报纸。它指出他们的义务是报道事实和真相，而不是做出莫须有的谴责。六个月后，报纸的态度完全转变，其变化之大犹如昼夜之反差。

一年以后，阿博都-巴哈的身体已经允许祂继续欧洲之旅。首先，祂去到法国及日内瓦湖，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这很可能是祂生命中的第一个假期。祂在郊外游览，沉醉于壮美的群山、森林和瀑布之间。祂饱览万物，始终在发现美好的事物——可爱的绿色田野、一尘不染的村庄、坐落在山腰高处的小村庄、房屋之上的教堂塔楼、山上人迹罕至的惬意空地。有时，祂和同伴乘汽车外出，有时还乘坐马车。有一次，他们要登一座陡峭山峰的时候，阿博都-巴哈为了让马能够省点力气便下了车。当他们进入一座村庄的时候，祂很快就把人们吸引住了。他们聚集在祂的周围，脱下帽子，称祂为“天父”。一位妇女跑回家中取来了一些面包和奶酪，她对阿博都-巴哈说：“吃吧，好天父。”

还有一次，祂和同伴们想到一座客栈里去歇息，一群卖小束紫罗兰的孩子来到祂跟前。他们围着祂，用好奇的眼光看着祂，目不转睛——似乎他们根本没有看到和祂在一起的其他人。他们都想要把自己的花卖给祂。阿博都-巴哈从口袋里拿出些钱，买下了孩子们所有的紫罗兰。过了一会儿，孩子们回到祂身边，还想卖给祂更多的紫罗兰。一位巴哈伊想把孩子们赶走。

“祂会把祂拥有的一切都给出去的。”他们窃窃私语道。

但是，阿博都-巴哈注意到了一个小女孩，她在之前并没有出现过。“我还没给这个小孩呢。”<sup>47</sup>祂说。于是，她也得到了一些钱。

又过了一会儿，这群孩子们再次回到了祂身边。他们伸出手，要更多的钱。一位巴哈伊让他们离开了——他们想保护阿博都-巴哈，让祂远离这群贪婪的孩子。“祢已经给过他们所有人了。”一位女士说。

阿博都-巴哈问另外一位巴哈伊：“我给过这个男孩吗？”

“我想，没有。”

于是，这个男孩也得到了一些钱。

## 32 阿博都-巴哈在伦敦

阿博都-巴哈的假期是短暂的，祂很快又再次踏上了旅程。伦敦和巴黎是祂首次欧洲之旅访问的两座大城市。祂首先去了伦敦，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盛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位世界宗教领袖从东方去到西方的大城市，阿博都-巴哈也从来没有机会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周游，宣告信仰。祂也从来没有站在一大群听众面前发表演说。

那时候，伦敦已经有了一小群巴哈伊。他们能够为阿博都-巴哈的到访做准备工作。布罗姆菲尔德女士把自己的房子交给了阿博都-巴哈，供祂自由支配。这是一处宽敞、舒适的公寓。这非常有必要，因为来自伦敦和周边地区的人们都期望能够拜访祂。关于祂的文章出现在了报纸上。祂应邀到伦敦的两座大教堂演讲，那里座无虚席。阿博都-巴哈有生以来从未当着这么多人讲过话，但是祂的表现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演说家。祂用波斯语演讲，一位译者将祂的话翻译成英语。

在伦敦，阿博都-巴哈谈到了人类的团结与和平。祂预言国与国之间不再有战争的时代即将来临。世界将成为一个崭新的世界，地球上的人们共同生活，亲如兄弟。遵照上帝的意志，至大和平即将到来。当阿博都-巴哈在伦敦说这些话的

时候，至大和平的时代距离人们还很遥远。特别是在欧洲，战争的威胁始终存在，麻烦持续不断。欧洲就像一座装满武器的兵工厂，只需要一个火星就能引爆。人们忙于制造越来越多的战争武器，渐渐地，每个国家都已经武装齐备。三年之后，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九百万年轻人无辜送死。

阿博都-巴哈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伦敦以及周边地区的人们，他们络绎不绝，纷纷来到了祂这里。从清晨到午夜，各种阶层和社会背景的人都想见到祂，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波斯的巴哈伊来到这里，如今，他们终于能够拜访拥有自由人身份的祂了。祂在每一个与祂交谈的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人们知道无论他们询问什么问题，祂都能够完全了解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并且，祂都能给出他们完美的答案。

阿博都-巴哈即便不在场，祂也能够知道祂周围将会发生什么！有一天，一位女士来到这里，询问她能否与阿博都-巴哈谈话。

“你预约了吗？”<sup>48</sup>负责安排会见的巴哈伊问道。

“哎呀！没有。”

“对不起，祂现在正在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交谈，你不能打扰祂。”

这个女人深感失望，掉转头走下了楼梯。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不敢再坚持。

这时，房间里的人都听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声音：“有一

颗心被伤害了。快，快去把她带到我这里来！”

一位信徒从房间里跑出来，在那个女人快要走到楼梯口时追上了她。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请留步，祂要见你！祂让我请你。”

还有一次，一个流浪汉走了进来。

“这座房子的女主人在家吗？”他问一位仆人。

“是的，但是……”

“哦，求你了，我必须见她！”

布罗姆菲尔德女士听到了，走进了门厅。

“你是阿博都-巴哈的房东吗？”流浪汉问。

“是的。你是要见我吗？”

“我为了见你，走了三十英里的路。”

“进来休息一下，吃些点心再告诉我吧？”

他走进了餐厅。他看起来确实像个流浪汉，但是当她和他说的时候，她很快发现他不是个普通的流浪汉。过了一会儿，穷人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并不一直都是这幅邋邋相。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他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他说前天晚上他试图结束自己无用的生命。就在他决定最后散一回步时，碰巧经过一个报刊亭。透过窗户，他看到一份报纸上登有阿博都-巴哈的照片。他看着那幅照片，像是阿博都-巴哈在和他说话，召唤他到祂身边来。这个人自言自语道：“如果世界上真有这个人的话，我就会重新挑起生活的重担。”

他要了一份报纸，看他能在哪里找到阿博都-巴哈，并且开始寻找布罗姆菲尔德女士的住处。

“告诉我，祂在这里吗？祂会见我吗？连我都行吗？”

“祂当然会见你了，到祂这里来吧。”

他们敲祂房门的时候，阿博都-巴哈自己把门打开了。祂伸出双手，就像正在期盼一位挚友。

“欢迎！非常欢迎！你来了我非常高兴。请坐。”

这个可怜的人倒在了阿博都-巴哈脚边的一个矮椅子上面。

“高兴点！高兴点！”阿博都-巴哈说。祂握住他的手，温柔地抚摸着 he 凌乱的头发。祂用慈爱的声音鼓励他，说道：“当你遇到羞辱的时候，不要满是悲伤。上帝的慷慨和力量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无限的。虽然你很贫穷，但是在上帝的王国里，你可能是富有的。”

阿博都-巴哈的爱与温暖似乎将笼罩在这个贫穷的流浪汉身上的愁云一扫而尽。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新的神情，他低垂的脑袋也直立了。他在阿博都-巴哈脚边坐了一会儿之后，站起来说：“请帮我写下祂的话。我获得了我所期望的全部，甚至更多。”

在他走之前，女主人问他要去哪里。

“我要到田地里去劳动，我能够挣钱满足简单的需求。等我攒够钱之后，我会拿出一小块土地，在上面建一座小屋来居住，然后我会种植紫罗兰拿到市场上去卖。正如祂所说的，‘贫穷不重要，工作受尊崇。’”

“我不需要说‘感谢’，不是吗？”他对女主人说。然后，他满怀信心地走了。对阿博都-巴哈短暂的拜访，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 33 巴黎谈话

“对于陌生人，无论他们是来自土耳其、日本、波斯、俄国、中国，或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你们都要友好相待。去帮助他们，关心他们的膳食居停，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去询问他们，怎样能为他们效劳；要设法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快乐……如果你们遇到了一位波斯人或一个其他国家的人，要像对一个朋友似的同他交谈。”<sup>49</sup>

这些话是阿博都-巴哈在巴黎所说的。那时，祂刚刚结束了对伦敦的访问。像往常一样，祂为祂所做的教导树立了榜样。在巴黎，祂租了一处很大的公寓。祂说：“这是我的家，也是我朋友们的家。”<sup>50</sup>祂用于接待客人的房间非常大，足以容纳七十五人到一百人。在那里，所有的来访者都受到欢迎，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波斯、英国、德国、法国或美国，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印度教。他们是富有还是贫穷也都不重要。

祂常常去看望穷人，甚至在巴黎也是这样。许多穷人住在巴黎的大贫民窟里，几乎没有人关心他们或是他们的孩子，人们认为他们应当自己照顾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人尽全力帮助他们，就像蓬索纳耶夫妇。当他们成为巴哈伊的

时候，他们决定照料那些贫穷的孩子。他们拿出为数不多的积蓄，为孩子们购买食品。他们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巴哈欧拉圣作中的文章。这些课程非常有趣，以至于教堂都希望蓬索纳耶夫妇能够为他们工作。蓬索纳耶夫妇不想那样做。教堂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就把蓬索纳耶夫妇用来接送孩子的汽车抢走了。蓬索纳耶一家没有放弃，巴黎的巴哈伊也来提供帮助。他们购买了木料和钉子，蓬索纳耶一家用这些东西建造了另一个聚会的场所。阿博都-巴哈前往那里看望他们。祂告诉孩子们，祂爱他们，祂非常高兴和他们在一起；祂住过许多漂亮的房子，但这座房子是最好的，因为它充满了巴哈欧拉的爱与精神。在阿博都-巴哈讲话的时候，即便是最爱吵闹的孩子也非常安静。祂对蓬索纳耶夫妇说，他们所做的工作让祂非常高兴。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都会记住他们。在未来，人们对于国王和王后的谈论都不及对于他们的谈论多。

当阿博都-巴哈想离开的时候，祂几乎无法走到门前，因为孩子们将祂团团围住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和祂握手。在门外和蓬索纳耶先生告别的时候，祂把许多金币倒在了他的手上。

阿博都-巴哈通常都高兴而愉快，但不总是这样。有时，祂会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感到悲伤。当时，巴黎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一列火车掉进河里，导致二十个人丧失生命。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此事的报道，铁路的管理者对此负有责任。阿博都-巴哈看到了这二十个人的死讯如何在整个国家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但是与此同时，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间爆发了

一场战争。北非也有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五千名士兵为此丧生。几乎没有人关注此事。祂不仅仅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这些可怕的事情所担忧，祂最大的悲哀是：人们对于其他国家的遭遇如此漠不关心。

在祂离开巴黎的两天前，一位女士急匆匆地赶往了聚会场所。“哦，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来得很及时！我必须把我匆忙从美国赶来的令人惊异的原因告诉祢。有一天，小女儿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妈妈，如果敬爱的主耶稣现在在世的话，您会怎么样呢？’

‘亲爱的，我希望能搭乘第一列火车，尽可能快地去找祂。’

‘好吧，妈妈，祂在世。’”<sup>51</sup>

当她的小女儿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这位母亲深感敬畏。

“你是什么意思，我的宝贝？你怎么知道？”

“祂自己告诉我的。因此，祂当然在世。”

这位母亲非常诧异，她想知道这是通过孩子传递给自己的信号吗？她向上帝祈祷为她指明此事。第二天，小女孩又开始不停地说：“妈妈，您为什么不去见主耶稣呢？祂已经告诉我两次了，祂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世界上。”

“小可爱，妈妈不知道祂在哪儿，又怎么能找到祂呢？”

“我们知道，妈妈，我们知道。”

当天下午，他们出去散步。突然，小女孩停下来并且喊道：“祂在那儿！祂在那儿！”她兴奋地颤抖着，指着报刊亭的橱窗，那里有一张阿博都-巴哈的照片。

这位母亲买下了那张报纸，弄清楚了在哪里可以找到阿

博都-巴哈，当天晚上就上了船。幸运的是，她刚好及时抵达巴黎。

这位母亲和小女儿起初认为阿博都-巴哈就是基督，在两千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地球上。许多在美国和欧洲的巴哈伊都相信这一点，并且认为阿博都-巴哈就是上帝的信使。但是阿博都-巴哈反反复复、非常耐心地解释说，巴哈欧拉才是上帝的信使。而祂，阿博都-巴哈，是上帝信使的圣仆，是巴哈欧拉的圣仆。

阿博都-巴哈每天都发表演说，同祂一起旅行的一位波斯巴哈伊将祂的话翻译成法语。阿博都-巴哈在伦敦的房东布鲁姆菲尔德女士，也和他们一起来到巴黎。布鲁姆菲尔德女士和她的女儿以及另外一位巴哈伊为这些演说做笔记。他们把这些笔记整理成书，寄给了阿博都-巴哈核准。阿博都-巴哈对这本书非常满意，并且说它应当尽快出版。此事得以执行，不到六个月，此书完成出版。这样，我们所熟知的《巴黎谈话》就问世了。这本书被广泛阅读，如今已经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

阿博都-巴哈前往法国和英国的行程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美国的巴哈伊们非常热切地期盼阿博都-巴哈能够直接从欧洲去美国。然而，祂答应过东方的巴哈伊，祂会回到他们身边。因此，祂首先返回了埃及，并且承诺来年春天前往美国。

## 34 去往美国

美国的巴哈伊最盼望的事情莫过于阿博都-巴哈来到美国。当祂还是一名囚犯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些美国的巴哈伊就自己到阿卡去看望祂。但是如今祂自由了，祂收到了不计其数的信件，请求祂去美国。

阿博都-巴哈说，美国必须值得祂去访问。祂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美国的巴哈伊应当为祂支付旅行费用吗？他们已经筹集了一大笔钱。当阿博都-巴哈收到了寄给祂的第一笔钱的时候，祂立即把钱寄了回去。祂写道自己已经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旅费，否则祂必然不会接受他们的邀请。祂告诉他们把这些钱送给穷人。

因此，当阿博都-巴哈说美国必须值得祂去访问的时候，一定是别的意思。祂说美国的信徒之间必须友爱、团结并且和谐。在一封信中祂写道，他们是一片海洋中的鱼儿，是一座玫瑰园中的鸟儿，也是同一个天堂里的花朵。如果他们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分裂和意见上的分歧，那时，祂将像被磁铁吸引着一样前往美国。

巴哈伊之间的团结和友爱能让祂高兴！阿博都-巴哈一次又一次地写到了这一点。祂在欧洲的时候，一位巴哈伊建

议，为了使朋友们团结起来，祂应当亲自来到美国。她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永远不会团结。她收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不，你们必须自己实现团结。”<sup>52</sup>

在祂的伦敦和巴黎之旅结束之后，阿博都-巴哈在埃及度过了冬季。在那几个月里，祂有机会恢复体能。同时，前往美国的邀请不断地发来。甚至连牧师和拉比都请求祂到美国去，并且到他们的教堂或者犹太教堂里发表演讲。美国的巴哈伊都在盼望祂来到他们身边。阿博都-巴哈也盼望着能够到他们中间去。

阿博都-巴哈打算乘坐塞德里克号轮船径直从埃及去美国。许多信徒认为祂应当改乘另一艘轮船，即泰坦尼克号。那是迄今为止所建造的最大、最豪华也是最快的客轮。它是如此巨大又结实，人们认为它永远不会沉没。它即将开始从欧洲到美国的处女航。它能够容纳四千名乘客，拥有将近一千名船员。乘坐泰坦尼克号旅行将会更快捷、更舒适。并且，搭乘这艘船在海上航行的额外费用已经由巴哈伊筹集好了。当阿博都-巴哈听说了这个邀请的时候，祂细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不，我们径直走，相信天佑美尊的援助和保护。祂是真正的保护者和神圣的守卫者。”<sup>53</sup>阿博都-巴哈没有听从这些巴哈伊们的建议，他们后来对此感到多么宽慰啊。在泰坦尼克号的首航中，它撞上了冰山，并且在两个半小时后沉没。一千五百人溺死于冰冷的海水之中。这是客轮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的灾难。

当塞德里克号离开埃及的时候，与阿博都-巴哈同行的有



问题来找祂。在演讲中，祂告诉他们有关巴哈欧拉和祂的教义的事。有一次，在航行开始的时候，乘客们预定了船上最大的礼堂。在那里，阿博都-哈巴对着一千五百多人发表了演讲。

航行持续了十七天。早上，当船驶入纽约港的时候，一大群巴哈伊站在码头上迎接祂。祂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被迎接，祂让一位信徒来到祂跟前。这位信徒带回了祂的口信，他们可以到祂当天下午逗留的那所房子里去。在那里，他们会相见。

巴哈伊们按照阿博都-巴哈的要求去做，只有三位女士例外。她们渴望见到祂的心情如此强烈，没有耐心等待那么久。她们在船附近的一座楼房的墙上找到了一个裂缝。她们想透过裂缝看到祂，而祂却不知道她们在那里。

一辆汽车来接阿博都-巴哈，它居然就停在三位女士藏身之处的前方。她们倍感窘迫，想不被注意到几乎是不可能的。她们惊慌失措地等待着，看到阿博都-巴哈朝她们走来。祂会发现她们吗？祂走向了汽车，正准备进去，但是就在进去之前，祂转过身来一会儿，对着女士们微笑。

想要逃过阿博都-巴哈的眼睛，可不像她们想象地那么容易！

## 35 到达纽约

“祢在这里干什么呢？”

“祢为什么来美国呢？”

“怎样才能实现世界和平呢？”

纽约的记者想要在报纸上尽快发布阿博都-巴哈到达美国的消息，他们甚至都等不到塞德里克号驶入港口。当船在港口前抛锚的时候，他们雇了一艘拖船将他们带上船。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抛向了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回答说，建立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是祢的目标，祢已经去过了伦敦和巴黎，现在祢到美国来，会见那些为和平工作的人们。

一名记者报道了阿博都-巴哈到来的消息。这篇报道以及祢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据报道，祢到美国来传播兄弟般的爱，祢在传播世界和平，祢是和平的先驱；祢曾经说所有的宗教都是相同的。

报纸上所写的每件事并不都是真实的。一家报纸说已经有两千万巴哈伊了。另一家报纸说阿博都-巴哈是以一名普通游客的身份到美国观赏名胜古迹的。尽管祢曾经非常明确地表示祢来美国是为了带来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讯息。其他报纸还将祢描述成一位先知。阿博都-巴哈本人曾经说过祢不

是先知，只是一个上帝的仆人的仆人。也有一家报纸得出结论，男人们只有让他们的胡须生长，他们才能成为巴哈伊。

下午，巴哈伊们都去金尼家等候阿博都-巴哈。他们上午到码头迎接祂的时候，阿博都-巴哈要求他们这样做的。现在，这些美国的巴哈伊们是多么高兴啊，因为阿博都-巴哈就在他们中间！他们面带荣光。多年以来，他们都盼望着这一天。为了邀请祂，他们写信，收集签名。他们多年来盼望的伟大时刻如今就在眼前。房子里面挤满了来访者，他们几乎要站到彼此的脚趾头上。每个能来的人都来了。

能够与这些美国的信徒们在一起，阿博都-巴哈自己也感到很高兴。在祂离开埃及的时候，祂知道这将会是一段艰辛的旅程。但无论如何祂来了，因为祂也盼望着见到他们，和他们交谈。为了能够完成长距离的航行，祂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当祂看到朋友们闪耀着光芒的脸庞的时候，疲惫和艰难也就都消失殆尽了。祂祈祷巴哈欧拉的爱能够被到场的每个人看到。并且每个人都能成为一盏明亮的水晶灯，其光线能够将巴哈欧拉的福佑投射到世界上的每个国家。

在场的也有巴哈伊的朋友们。其中一位就是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牧师。多年来，他都是一位真理的追求者。可是还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他说：“是的，这就是我在寻找的，这就是我需要的。”在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不久以前，他开始接触巴哈伊。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位巴哈伊朋友一起散步。他们正在谈论不久之后看到阿博都-巴哈来到美国时的情形将会如何。祂长得什么样子呢？祂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突然，霍华德·艾夫斯对他的朋友说：“阿博都-巴哈到来的时候，我非常想单独和他谈一次话，连口语翻译都不要。”<sup>54</sup>

“不要翻译的话，恐怕你没法非常深入。阿博都-巴哈只会说极少的一点英语，而你会说的波斯语就更少了。”他的朋友说道。

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不听劝阻。他认为凭借这种方式，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即便一个字都不讲。

阿博都-巴哈到达美国的第一天下午，霍华德·艾夫斯就到了。在人群之中，他非常艰难地才能瞥见他一眼。他感觉到阿博都-巴哈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但是为什么他留给所有巴哈伊的印象都那么深刻呢？为什么他们会因为他中间，就都兴高采烈呢？霍华德·艾夫斯理解不了，他想弄清楚。第二天早晨，他立刻前往阿博都-巴哈和他的随从们住的酒店。

在酒店门厅里，他不想同任何人讲话。他站在窗户前向外望去，他开始思考自己在这里究竟在做些什么。他没有预约，阿博都-巴哈又怎么会注意到他呢？就在他站在那里向外望的时候，他听到了大堂里的说话声。阿博都-巴哈进来了，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甚至连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也不例外。一会儿工夫之后，阿博都-巴哈看着这位牧师。他微笑着招手示意他到他跟前。霍华德·艾夫斯不敢相信他叫的是自己。他四下张望——周围肯定有别人，但是附近没有任何人。他又看了看阿博都-巴哈，他再次向他招手示意。他慢慢地走向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向他伸出了双手，仿

佛祂已经认识了他一辈子。然后，阿博都-巴哈示意其他人都离开房间，甚至连翻译也要离开。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在几个星期之前表达的心愿在他们看到彼此的一瞬间就都实现了。

阿博都-巴哈握着他的手，把他带到窗边，那里有两把椅子。祂用英语温柔地说他是祂亲爱的儿子。霍华德·艾夫斯感到自己仿佛和父亲在一起，但是这位父亲对于他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一个普通的父亲。他们促膝而坐，四目相对。阿博都-巴哈看着他。对于霍华德·艾夫斯来说，仿佛在这一刻之前，从来没有人真正看过他。他心中充满了喜悦，他感到自己回到了家中，单独和父亲待在一起，而父亲完完全全地了解他。阿博都-巴哈没有说话，不必开口，祂的脸可以说话。哪怕祂已经说了一个小时，也表达不出这样的含义。眼泪顺着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的脸颊流了下来。阿博都-巴哈用祂的拇指擦掉了他脸上的泪水。祂笑着说他不该哭，人应当永远快乐。这位牧师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但是不管怎样，语言不是必要的，他知道这一点，他为此感谢上帝。他们就这样在一起坐了一会儿。

突然，阿博都-巴哈从祂的椅子上跳了起来。祂抓住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的胳膊肘，让他站起来，用两支手臂搂住了他。祂亲吻了他的双颊，紧紧地拥抱着他，以至于他的肋骨都发出了响声。然后，阿博都-巴哈把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和他一起走向门口。

这就是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与阿博都-巴哈的第一次见

面。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曾经在某个晚上说过他想单独和阿博都-巴哈在一起。他的朋友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但是他的心愿实现了，而且就在他的眼睛与阿博都-巴哈的眼睛第一次相视的时候。从那时起，他抓住每个机会和他在一起。因为阿博都-巴哈，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的生命即将被彻底改变。

## 36 纽约穷困潦倒的人们

阿博都-巴哈一到美国，拜访者们就挤满了他所居住的房子或酒店。他们就像被磁铁吸引着来到他的面前。甚至有人驾驶自己的汽车追随着他，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许多请柬传来，邀请他去发表演讲。甚至当他在埃及的时候以及航行的途中，这些请柬就到了。特别是那些牧师，请求他到他们的教堂去演讲。阿博都-巴哈到达美国的第一个星期日，他就受邀到十三家教堂去演讲。当然了，这些邀请是不可能全部接受的。

阿博都-巴哈接受的邀请之一是为流浪者和无家可归者演讲，他们是纽约最穷困的人。朱丽叶·汤普森小姐安排了这次邀请。几个月前，她在纽约最贫穷地区之一的包厘街收容所为无家可归者做了一次演讲。她告诉他们阿博都-巴哈的故事：他如何在监狱里度过了大半生；无论遭受多么残忍的对待，他总是对每个人充满爱心。在她的演讲之后，收容所的管理者提议，等阿博都-巴哈来美国的时候邀请他，并且请赞同这个提议的人起立，三百名穷困潦倒的人都站了起来。

当阿博都-巴哈来访问这座收容所的时候，大厅里挤满了人。他对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说他当天晚上非常高兴，他是

来这里会见朋友的。祂接着说：“我把你们看成我的亲戚，我的伙伴，而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必须感谢上帝，你们是贫穷的，因为祂的先知耶稣基督说过‘穷人受福佑’。祂从来不说富人受福佑！……耶稣自己也很穷，祂不属于富人之列。祂在沙漠之中度过了时光，行走在穷人中间，吃着土地上生长的野菜。祂没有地方可供自己安歇——祂没有家。祂暴露在炎热、寒冷与霜冻之中。但祂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富有……你们会发现，许多富人身处危险之中，被难题所困扰，而临终前必须和他们钟爱的金钱分手。”<sup>55</sup>

阿博都-巴哈对流浪汉们讲起了巴哈欧拉的故事。当巴哈欧拉居住在巴格达的时候，祂离开了城市，在穷人中间生活了两年。祂与他们吃在一起，睡在一处，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感到荣幸。祂甚至接受了穷人的头衔，自称为苦行僧。祂还号召每个人去做穷人的仆人和帮手。我们不能忘却他们的悲伤和困苦，我们必须亲自走到他们中间去。

阿博都-巴哈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语言上。事先，祂已经把钱给了两位巴哈伊，让他们带到银行兑换成小面值的硬币。他们两人带着一个盛了大约一千枚硬币的袋子回来了。阿博都-巴哈的演讲结束时，祂走过去，站到了门边。拖着硬币袋子的两名信徒站在祂的旁边，一边一个。祂与大约五百名无家可归者一一握手，同时递给每人一些硬币。这些硬币足够在某个地方的小旅馆里住上一晚，因此，当天晚上没有人需要露宿街头了。阿博都-巴哈带给他们的远不只几枚硬币。正如祂在演讲中提到的，不仅仅是流浪者和被抛弃者，其他

任何人几乎都是这样对待的。祂对待他们就像朋友和家人一样，给予他们神圣的爱。祂用爱心包围着他们，祂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朋友。正如许多见过阿博都-巴哈的人那样，对于他们来说是同样的：他们将永远铭记和阿博都-巴哈在一起的这个晚上。

当他们回到酒店的时候，阿博都-巴哈看到了一位客房服务员。她之前收到了祂的玫瑰花。阿博都-巴哈把她叫到跟前，让她掀起围裙，把袋子里剩下的硬币倒在她的围裙上。然后，祂立即和随行人员一起走进了房间。这个女孩刚好拦下了一位巴哈伊并且对他说：“哦，看看祂给了我什么！”

他告诉她阿博都-巴哈去看望了无家可归的人，给了他们每人几枚硬币，对待他们也非常友善。于是她说：“我会用这些钱做同样的事情，我会把每分钱都捐出去。”

当晚晚些时候，阿博都-巴哈和朋友们正在讨论在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里发生的事。他们中有人问道，慈善是否必要。阿博都-巴哈笑着回答：“当然了，一定要救济穷人。如果你给他们的不过只是空言，那么当他们把手放入口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你而变得富足。”<sup>56</sup>

就在此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了，客房服务员站在那里。似乎她看不到房间里的其他人，她径直走向了阿博都-巴哈，说道：“先生，我想来向你告别，并且感谢你对我的好意——我从不奢望这样的好意。也请祢……为我祈祷。”她的声音哽咽了，并且开始抽泣，她把脸掩埋在围裙里面，跑出了房间。

## 37 芝加哥附近的灵曦堂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之行中，主要拜访了一些城市。首先，祂在纽约待了一周，之后的一周去了首都华盛顿。接下来，祂去了芝加哥参加行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为美国第一座灵曦堂奠基。

十年前，芝加哥的巴哈伊便开始为此做准备。他们得到了俄国的埃沙加巴德修建灵曦堂的消息。他们从一位波斯巴哈伊那里收到了有关奠基的报道。他在信中鼓励他们也开始在美国修建灵曦堂。芝加哥巴哈伊商量的此事，不久所有成员便一致支持这一提议。他们征求阿博都-巴哈对计划的批准。阿博都-巴哈非常高兴。

然而，芝加哥的巴哈伊团体太小，难以承担修建灵曦堂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几年后，他们明显意识到这个工程必须由全美国的巴哈伊共同承担。超过八百名巴哈伊签署了一份声明，支持修建工程。柯琳·特鲁夫人和丈夫把所有的签名粘在了一卷羊皮纸上，带往阿卡并呈交给阿博都-巴哈。当柯琳·特鲁抵达后要把羊皮卷拿给祂时，祂在她的面前。柯琳·特鲁还没说出包裹中是什么。这时，阿博都-巴哈便拿过了羊皮卷，把它举起，喊道：“灵曦堂！这……这给了我极大的

喜悦。柯琳·特鲁夫人，回去……回去为灵曦堂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是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sup>57</sup>

她问灵曦堂的样子应该是怎样的。阿博都-巴哈画了一份草图，说它应该有九面、九个入口，对应着九条通道。每条通道中都应建一个水塘。阿博都-巴哈向柯琳·特鲁夫人强调，她必须亲自投入到灵曦堂的修建工作中。他说：“开个头，一切都会顺利进展下去。”<sup>58</sup>在这次朝圣之旅的最后，阿博都-巴哈再次说希望她亲自投入到灵曦堂的修建工作中。

灵曦堂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呢？一些巴哈伊认为应该建在芝加哥，离人们近一些。但是阿博都-巴哈更希望是建在一个土地还很便宜的地方，最好能靠近密歇根湖。柯琳·特鲁游历了这个区域，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她在靠近威尔梅特小城的密歇根湖岸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一个国家委员会被委任成立，它决定灵曦堂应该建在此地。委员会向阿卡发去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这一重要决定。阿博都-巴哈收到电报的日子，正是巴孛的遗骸下葬到卡尔迈勒山陵殿的那一天。

灵曦堂的修建需要一大笔钱。美国的巴哈伊为此节衣缩食，有时剩下的都是五美分、十美分、二十五美分的硬币。他们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帮助，阿博都-巴哈鼓励东方的巴哈伊帮助筹集修建款项。于是，不仅是西欧，埃及、波斯、印度，以及南非都送来了钱，甚至还有来自埃沙加巴德的贡献，那里的巴哈伊也正在建一座灵曦堂。这样的情况从未出现过。东方的国家为一座修建于美国的灵曦堂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甚至儿童班的孩子也在为此存钱。一位朝圣者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阿博都-巴哈，祂非常高兴。祂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幸福的光芒，如果孩子们能看到该多好！“很好，很好。”祂一遍遍地说着。

有的巴哈伊没什么钱，但也想捐出点什么。比如妮蒂·托宾，她是一名寡妇，作为一名缝纫女工的她赚的钱只够供养自己和两个孩子。她为自己捐不出什么东西感到遗憾，她希望自己有机会做出意义重大的贡献，并为此祈祷着。后来，她在梦中听到了一个声音，告诉她去寻找一块石头。她出门去找，来到了她家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工头允许她从工人不能用的石堆中挑出一块。她找到了一块，并去了一个波斯的巴哈伊朋友那里寻求帮助。他们推了一辆旧的婴儿车一起去了建筑工地，把石头搬到了婴儿车上，带着它去乘电车。开始，售票员不让他们上车，但妮蒂说服了他把他俩带上了。一路上很艰难，因为他们要换两次车。其他的乘客诧异地看着他们。这两个用旧婴儿车装着大石头上车的是什么人呢？妮蒂对此毫不在意。她的目标已定。她必须把石头运到灵曦堂修建的地方。她在非常临近目的地的地方下了车。但他们没走太远，婴儿车塌了。妮蒂绝不愿放弃，她忽然看到了一个推着手推车的男孩，便请他来帮忙。他们来到了灵曦堂的建筑工地，想把石头直接搬到工地中间。但是他们没能办到。手推车撞到了什么东西，翻倒在地，石头倒在了地上。两年间它就一直待在了这个地方。

直到阿博都-巴哈来奠基的那一天。为了方便仪式的进

行，他们撑起了一顶帐篷，其中盛得下大约一百人，帐篷以外大约又站了一百人。在讲话中，阿博都-巴哈预言未来世界各地都会建起灵曦堂。第一座灵曦堂在埃沙加巴德，那里的巴哈伊为了建造它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里的灵曦堂周围会建起各种其他的建筑，比如医院、专门针对孤儿的学校以及一个残疾人之家。祂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芝加哥的灵曦堂将来也是如此。

在阿博都-巴哈的演讲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帐篷外面。阿博都-巴哈让他们把妮蒂·托宾的石头搬来——它现在仍然躺在工地的某个地方。同时，祂来回走动，询问建筑工地的中心在哪里。当这块石头被搬来之后，一位女士把一个皮制小袋交给了祂，里面装了一把金铲子。阿博都-巴哈想用这把铲子在人们指给祂的工地中心挖个坑。可是地太硬了，祂挖不动。于是祂要来了另外一个工具，一个小伙子跑到附近的一所房子中取来了一柄镐。阿博都-巴哈有力地挥起了镐，几下之后祂便刨开了草皮。同时，另外一个男孩去取来了铁锹。阿博都-巴哈接过铁锹，然后祂让一些女士开始挖土。其他来自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十五个不同国家的人也加入其中。当坑挖得足够大时，阿博都-巴哈抓起几把土，分给一些旁观者。随后，那块石头被放进了坑里。阿博都-巴哈又拿出了那把金铲子，用它把土紧紧地压在了石头周围。

之后，祂说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灵曦堂已经建好了。”<sup>59</sup>祂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才只买了一块地，并把第一块石头埋了下去。除此之外什么都还没做。他们甚至都不知

道灵曦堂会是什么样子。只知道它会有九面，在它周围会建有九个花园，每一个都有一个水塘和一个喷泉。建筑师还在设计，许多技术问题尚待解决，而且还要筹集很多钱来完成它的修建。但阿博都-巴哈却说“灵曦堂已经建好了”。祂确定建造灵曦堂的计划肯定会成功，而事实确实如此。所有的困难都被克服了，建筑过程中一部分建筑甚至还被火灾损毁了。在阿博都-巴哈埋下第一块石头四十年后，这座灵曦堂正式竣工了。

在建筑过程中，妮蒂·托宾的石头不能留在阿博都-巴哈所埋的位置上。后来大家发现这里并不是建筑工地的正中心。这块石头被小心地保存着。当建筑快要完工时，它被加入混凝土中，浇筑在了灵曦堂大厅的地板中，正是阿博都-巴哈把它埋下的位置。

为什么要修建灵曦堂？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中对此有过命令。祂写道：“世人啊！你们要以所有宗教之主的的名义，在各地建造灵曦堂。”<sup>60</sup>灵曦堂是一个祈祷的地方，是一个专门用作赞美上帝的地方。灵曦堂中没有演讲，只有祷文和所有宗教的圣作中的篇章在此阅读。阿博都-巴哈曾解释道，为宣扬人类团结，灵曦堂是必要的。在这里，不同的民族和种族、所有宗教的追随者可以走到一起，彼此会见。这样，灵曦堂便将带我们走向人类的团结和兄弟情谊中。

## 38 孩子们去往芝加哥

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一群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五点钟就起床了。他们要去旅行。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旅行！他们要去拜访阿博都-巴哈！祂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店里等着他们。他们齐聚在一个大房间里。孩子们围坐成一圈，他们的父母和其他的朋友们坐在周围。阿博都-巴哈走进来，每个人都站了起来。

阿博都-巴哈在事先为祂摆放的椅子上坐下来，听孩子们唱了一支歌。然后，祂把他们一一叫到跟前，抱在膝头，抚摸着他们，并轻轻地拍着他们的小手。祂拥抱并且亲吻着那些年纪小的孩子，揽着那些大一点的孩子。祂用英语轻声地告诉他们祂的名字，他们也都自动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祂。祂轻拍每个人的胸前或者后背以示鼓励。阿博都-巴哈为所有人久久祈福，带给他们一段仁慈的静谧时光。这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对于孩子来说当然是这样，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更是毫不逊色。也许他们的思绪回到了两千年前耶稣在世的时候。孩子们来到祂面前的情形，一定和现在一样。

每个人都非常高兴。当一个年纪小的孩子跑向阿博都-巴哈的时候，喜悦和快乐之情达到了顶点。她投入了祂的臂弯。当她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她在阿博都-巴哈面前停留了一小会

儿，然后突然大笑起来。这一幕把在场的每个人都逗乐了。

在阿博都-巴哈向所有孩子表达了问候和欢迎之后，祂站起来并且对他们说：

你们就是耶稣曾经说过的孩子，“上帝王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按照巴哈欧拉的话来说，你们正是人类世界的明灯或者蜡烛，因为你们的心灵极度纯洁，你们的灵魂最为敏锐。你们接近本源；你们还没有被污染。你们是天国牧羊者之灯。你们就像明镜一般反射着纯洁的光芒。我希望你们的父母能够从灵性上教育你们，并且给予你们全面的道德培养。愿你们成长，这样一来你们每个人都将浸染人类世界的所有美德。愿你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各个方面都能获得提升。愿你们精通科学，掌握艺术和技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有用之才，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愿你们成为神圣赠予显现的理由——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一颗闪烁的星星，将人类统一之光投射到东西方的地平线上。愿你们献身于人类的友爱与团结，通过你们的努力，让沉淀在人类心中的真实找到神圣的表达。我为你们祈祷，祈求上帝给予你们帮助和肯定。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灵性的孩子。灵性的孩子比肉体的孩子更为亲近，因为肉体的孩子有可能背弃上帝的精神，但你们是灵性的孩子，因此，你们是最受宠爱的。我希望你们在成长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进步。愿上帝帮助你们。愿你们被祂的面容散发出的仁慈之光所包围，愿你们在祂的教养和保护之下获得成熟。你们都受福佑。<sup>61</sup>

当阿博都-巴哈结束了对孩子们的演讲之后，祂从桌上的花瓶中拿出一束花分给了孩子们。祂还给了每人一个装有玫瑰花瓣的信封。祂再次围绕着孩子们走了一圈，向他们微笑着，把手放在每个小脑袋上，向每个孩子喃喃低诉善意的话语。孩子们认为这时一切都结束了。多么遗憾啊！他们那么想和祂待在一起。幸运的是，阿博都-巴哈把他们带到了庭院，并在那里与他们合影。

## 39 圣约之城

每当上帝的先知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祂都会允诺在祂之后将有另一位先知到来。耶稣允诺了穆罕默德的到来，穆罕默德允诺了巴孛的到来，巴孛让祂的追随者们为巴哈欧拉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巴哈欧拉本人曾允诺了一千年以后，另一位神圣的信使也将出现。因此，每位上帝的先知都允诺了另一位先知将紧随其后。这被称作高级圣约。

巴哈欧拉与祂的追随者们制定了第二个圣约，即初级圣约。初级圣约意味着巴哈欧拉升天后，马上就会有某个人指引祂的追随者们。此人能够准确无误地阐释祂的圣作，并且能够分辨真理与谎言。追随者们可以带着所有的疑问和难题去找这个人。特别之处是，巴哈欧拉明确地写下了谁将在祂身后指引信徒。比如，在《圣约经》中，在《亚格达斯经》中都有这样的话。当神圣之家居住在阿德里安堡的时候，祂甚至专门启示了《圣枝书简》。在这些圣作中，祂指定阿博都-巴哈作为祂圣言的阐释者和圣约的中心。巴哈欧拉升天后，巴哈伊能够带着他们的问题去请教阿博都-巴哈。

东方的巴哈伊知晓阿博都-巴哈的地位如何。但是西方的信徒呢？在纽约，无论如何，并非全部信徒们都对此表示赞

同。一些信徒过高地估计了祂的地位，宣称祂是耶稣转世。这意味着他们认为阿博都-巴哈是上帝的信使，就像巴孛和巴哈欧拉一样。另一些信徒则对祂的地位没有正确的估量，宣称祂只是一个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工作和服务才赢得了这样的地位。

当阿博都-巴哈在纽约的时候，祂认为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即向西方的巴哈伊作出解释：什么是初级圣约，以及阿博都-巴哈作为巴哈欧拉圣作的阐释者和圣约的中心意味着什么。因此，阿博都-巴哈向大约一百二十五名巴哈伊宣读了《圣枝书简》。在距离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启示这封书简大约五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它已经被译成了英文。在这封书简中，巴哈欧拉将阿博都-巴哈命名为人间的至圣之枝、上帝律法之枝以及上帝信托人。巴哈欧拉还说：“转向祂，便是转向上帝；背离祂，便是背离我的圣美，便是否认我的证据，便是违抗我。”<sup>62</sup>这意味着如果有人违抗阿博都-巴哈，他也同时是在违抗巴哈欧拉，那也就是违抗上帝。

为什么初级圣约如此重要呢？倘若巴哈欧拉没有向祂的追随者们传达初级圣约又会怎样呢？那样的话，巴哈伊信仰的遭遇就会像之前的宗教一样。观念的分歧会像猛烈的风暴般破坏信仰。之前的宗教有分裂，就是因为先知没有写下在祂身后由谁来领导追随者们。在教义的含义方面，在谁该领导信仰方面，也会有观点上的分歧。他们不知道谁能够恰当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正是因为巴哈欧拉如此明确地写下了这些，对于每个人来说，在祂身后，阿博都-巴哈将会领导信

仰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通过初级圣约，信仰的团结得以保持。分裂与不和已经过去，统一的日子已经到来。

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保证了信仰的统一能够永远保持下去。正如巴哈欧拉在遗嘱中指定了祂的儿子阿博都-巴哈，因此，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中，指定了祂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作为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并没有在遗嘱中指定继承人。但是巴哈欧拉也曾写道，将会有一个世界正义院。在守基·阿芬第去世几年之后，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总灵理会，可以选举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如今管理着信仰，保护着它免遭分裂。

自从阿博都-巴哈宣布祂是圣约的中心那天起，纽约就以圣约之城而闻名。对于阿博都-巴哈来说，纽约是个重要的城市。祂在那里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就表达了祂的希望。祂希望这座城市能够成为仁爱之城，神圣的芬芳能够从这里传播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祂感到纽约是如此重要，祂不断地回到这里。祂在美国的时候，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纽约度过的。祂说自己在纽约参加的会议比在其他所有城市加起来的还要多。

纽约如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实现世界和平所必需的事情都发生在那里。联合国总部设在那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共同商讨世界性的问题。在那里，人类政治上的统一成为了现实。世界首脑会议也常在那里召开。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待过的整整八十年之后，圣约之城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二次世界巴哈伊大会在此召开。那一年

是圣年，是巴哈欧拉升天一百年。大会有两万七千人参加，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有。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大多身着他们的传统服饰。这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肤色和不同国籍的海洋，彼此之间充满了和谐与友爱，也充满了对巴哈欧拉的爱。在遍布各大洲的其他九个地方，巴哈伊大会也都同时召开。每个会场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来宾。高潮出现在大会最后一天，即11月26日的圣约日。通过卫星网络，所有的会场彼此连接，并且连接到卡尔迈勒山上的信仰世界中心。九个会场全都向纽约的大会发来了简讯。世界正义院的电函在海法宣读，所有的会场都能聆听。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电视上也在播放，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都能看到这一场景。这些日子，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关于大会和信仰的文章。

阿博都-巴哈到达美国的第一天所许下的愿望，不是都已经完全实现了吗？

## 40 圣约使徒

卢阿·格青杰女士一成为巴哈伊，就开始传播信仰。她从家中开始，向自己的家人传播信仰。为了能够把巴哈欧拉的故事告诉其他人，她经常奔波在旅途中。她传播得越多，就越快乐。

卢阿最大的心愿是和阿博都-巴哈在一起。在丈夫爱德华·格青杰的陪同下，她成为了从西方到阿卡拜见阿博都-巴哈的第一批朝圣者之一。在那之后，她又屡次到圣地朝圣。为了教神圣之家学英语，她有一次甚至逗留了一年多。阿博都-巴哈在美国期间，她从不错过任何一个出现在祂面前的机会。当阿博都-巴哈为灵曦堂铺设第一块石头的时候，她正在芝加哥。祂甚至让她第一个把铁锹插进土里开始挖掘。在纽约的那个特殊日子，当阿博都-巴哈对一群巴哈伊宣布祂是圣约之中心、纽约是圣约之城的时候，她也在场。

那天下午，卢阿和朱丽叶·汤普森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朱丽叶是一个艺术家，阿博都-巴哈请她为自己画一幅肖像。为了方便她作画，每隔几天，祂都会静坐半个小时。那天，朱丽叶刚刚开始，阿博都-巴哈就告诉她，静坐让祂感到困倦。朱丽叶说，如果祂想打个盹的话，她不会反对，照样

可以继续她的工作。但是当祂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时，高贵的头挺立着，给人以强烈的平和、安宁之感，朱丽叶发现自己画不下去了，她就是做不到了。

阿博都-巴哈的平和与安详立刻起了变化。朱丽叶在她的日记里描述道：“突然，祂睁开了双眼，像一道闪电般释放出能量，房间似乎也摇晃起来，仿佛风暴里的一艘小船。教长闪耀着光辉。”然后，祂用波斯语对卢阿讲话。卢阿能够非常好地理解波斯语，但是阿博都-巴哈想确保她完全能够听懂。祂叫来一位波斯人翻译祂的话：

“卢阿，我任命你为圣约使徒。而我被巴哈欧拉指定为圣约。这是巴哈欧拉的遗嘱，没有人能够反驳祂的话，你能从圣作《亚格达斯经》中找到它。前去宣布，‘这是在你们中间的上帝圣约。’”<sup>63</sup> 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内，阿博都-巴哈让人们看到了祂的荣耀。之后，祂再次回到了平常的模样。

使徒就是宣布重要消息的人。阿博都-巴哈正式将宣布上帝圣约就在人们中间的任务交给了卢阿。卢阿高兴得跳了起来，她的眼睛闪烁着，看上去就像一个带着翅膀的天使。

“哦，再造我，”她喊道，“我将为祢做这件事！”

几天之后，阿博都-巴哈让卢阿到加利福尼亚去传播信仰。她本应该为祂出行的，但那样的话，她就不能每天和祂在一起了，而她唯一的心愿就是陪伴在祂的身边。然而，她也希望在各个方面都服从祂。她现在该怎么办呢？卢阿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她想出了一个让阿博都-巴哈改变主意的办法。她找到了

一片地，这里生长着有毒的常春藤，这是一种在美国发现的毒性植物。如果你在这些植物中间走上一会儿，你的脚踝和脚掌都会肿胀起来。卢阿就是那样做的，她获得了期望的效果，她双脚的状况非常糟糕。现在阿博都-巴哈不会派她出行了。第二天早晨，她派朱丽叶去告诉阿博都-巴哈。祂开始笑了起来，走到果盘前面，拿起一只苹果和一个石榴，说卢阿必须吃掉它们。卢阿把它们都吃光了，甚至连石榴籽也吃了。毕竟，它们是阿博都-巴哈给的！当天下午，祂去看望她。祂掀开床单，看到卢阿的双脚完全治愈了。祂突然大笑起来。“看吧，”祂说，“我用一只苹果和一个石榴治好了卢阿。”<sup>64</sup>

卢阿又尝试了另外一个点子。她说她不能走，朱丽叶要给她画肖像画。阿博都-巴哈再次大笑起来，并且说肖像画以后可以到纽约再画。祂还说一年以后，她会和祂一起在埃及。于是，卢阿听从阿博都-巴哈的安排，去了加利福尼亚。

一年以后，正如阿博都-巴哈曾经说过的那样，卢阿和祂一起在埃及。在那里，祂有一项特别的任务交给她。祂希望她到印度传播信仰，卢阿认为这项任务太难了。于是，阿博都-巴哈告诉她，祂请她从美国来，就是这个目的。祂还说，她应当以祂为榜样。祂自己每天必须处理不计其数的难题。祂对此毫不在意，而是继续走自己的路，不会左顾右盼，而是一直向前，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祂告诉卢阿，她也应该有坚定的决心。阿博都-巴哈给了她另一个具体的命令：她在印度绝不能要任何人的钱，哪怕是万分急需的时候也不能。

到了印度，卢阿和爱德华·格青杰立即投入工作。他们为大群的人举行讲座，与形形色色的人讨论信仰。他们希望阿博都-巴哈能够亲自到印度来，就像祂去美国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为祂来这个国家所做的准备。这里的人们需要祂！在卢阿的一封信中，她写道如果阿博都-巴哈能够在印度呆一天，将比他们举办一整年讲座的收效都大。他们写信给在美国的巴哈伊朋友，建议他们开始为实现这次旅行而集资。一段时间之后，让卢阿感到非常失望的是，很显然，阿博都-巴哈不能来访印度了。

对于卢阿来说，印度的生活从第一天开始就是艰难的。那里很热，极其炎热。12月的温度仍旧高达40摄氏度。她的健康状况不好，因此，炎热对于她来说更是难以承受。尽管她经常生病，但是哪怕有一点可能，她都会抓住机会传播信仰。毕竟，那是阿博都-巴哈希望的，她也会最大限度地遵从祂的心愿。甚至当她受邀去阿格拉的时候，她明知那里极端炎热，而且在这样的高温中，整整两天很不舒适的火车之旅对她来说确实太辛苦了。但卢阿还是去了，因为这给了她一次机会，在迄今为止还没人传播信仰的城市里传播信仰。阿格拉就像一个烤箱，每次她哪怕稍微动弹一下，都会汗流浹背，夜里也热得睡不着。有一次，她在接待一位来访者的时候，热得甚至都无法谈话。还有一次，她的房东请人吃饭，卢阿只希望这顿饭全都是冰，别无他物。一天晚上，雷雨交加，卢阿穿着睡袍站在雨里，让冷水浇了个透。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印度，卢阿和爱德华只有非常少

的钱可以使用。他们的月收入很少，不得不用这些钱支付所有的花销。有时候，钱很晚才拿到手。没钱让卢阿非常苦恼。她现如今在印度宣扬信仰，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因为没有钱，甚至旅行也无法实现。她的衣服都穿破了，以至于她不能再在街上出现。但是阿博都-巴哈有严格的命令，不准接受他人的钱财。在卢阿和爱德华·格青杰之前，曾有去往印度的巴哈伊接受了钱财。卢阿和爱德华必须树立一个与之不同的榜样。即便这些钱是自愿馈赠，即便他们确实非常需要钱来传播信仰，他们也不能接受。

尽管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卢阿还是持之以恒。坚持了整整一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在那里的根本无法继续，她才放弃。她的丈夫爱德华甚至比她提前几个月离开了。卢阿返回了圣地，实现了她最大的心愿——再次和阿博都-巴哈在一起。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战争，阿博都-巴哈不能为她提供充分的保护，她不得不返回美国。但是她再也没有看到她出生的地方。旅程一开始，她就生病了，无法继续待在船上。因此，她再次来到了埃及。尽管她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她一直在传播信仰，直到她突然去世，终年四十四岁。

她被葬在开罗的巴哈伊公墓里，挨着著名的巴哈伊学者米尔扎·阿布-法德勒。

## 41 阿博都-巴哈举办团结灵宴会

阿博都-巴哈总是非常忙碌，从清晨忙到深夜，甚至在穿越美国的旅途中也不例外。有时候，祂一天之内要做三四场演讲。而且每天都不断地有来访者，如果可以的话，他们都想单独同祂交谈。这对祂来说是非常劳累的。毕竟，祂已经将近七十岁了。此外，祂曾经是一名囚犯，在一个并不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了五十多年。这严重影响了祂的健康状况。纽约的夏天让生活更为艰难。因此，祂去一个地方待了九天，在那里稍稍休息了一下。但是，在祂离开之前，祂交给了巴哈伊另外一个任务。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能举办一场盛大的团结灵宴会。”<sup>65</sup>信徒们要为这场灵宴会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所。它应该在户外、在树下，并且远离城市的喧嚣。它应该像一座波斯花园，备有波斯的食物。当他们找到合适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应该告知每个人。所有的朋友都必须来参加，成为祂的客人。它将是一次团结灵宴会，所有的客人都会像生长在同一棵树上的叶子和果实。

巴哈伊们找到了一个符合阿博都-巴哈要求的地方。这是一个花园，位于他们之中一员的家中。一大片草坪上生长着

一大群松树，能够提供足够的荫凉。许多朋友受到了邀请，一切东西都准备停当。灵宴会当天，客人们在树荫下围坐成一大圈。餐桌摆好了，草坪上撒满了鲜花，看上去就像一块构图精美的地毯。在其中一棵树下，阿博都-巴哈本人坐在地上。祂邀请两位女士过来和祂一起坐，一边一位。一位是富有的淑女，衣着雅致；另一位是满脸皱纹的老妇，衣着寒酸。可以和祂坐在一起，两位女士都高兴得眉开眼笑。

随后，阿博都-巴哈发表了演讲。祂说这是一次美妙的聚会，客人们前来出席是因为他们都被神圣王国所吸引。

这是崭新的一天，我们聚到了一起的时刻也是崭新的时刻……至爱与团结将会实现；上帝的恩惠将包围着我们……要幸福、欢乐，因为上帝的赠予是专供你们享用的……

喜悦，因为天堂的天使们是你们的助手和帮手。

喜悦，因为天佑美尊巴哈欧拉注视着你们。

喜悦，因为巴哈欧拉是你们的保护者。

喜悦，因为永恒的生命正等待着你们。<sup>66</sup>

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在过去，有许多人盼望这个光明的世纪。他们常常夜不能寐，强烈渴望生活在那个时代，哪怕只有一个小时。祂告诉客人们，你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感谢上帝，因为这个恩惠在你们身上真正实现了。你们要像一片海洋里的波浪，像同一天空中的星星，像挂在同一棵树上的果实，像一座花园里的玫瑰。这样一来，通过你们，人类的

团结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确立。

阿博都-巴哈结束演讲，野餐开始。餐桌上摆着一盘盘的波斯米饭和果汁饮料。但是，就在宣布开始就餐的时刻，一切好像突然出现了故障。狂风开始刮了起来，看上去仿佛一场大雨正在酝酿，雷电会随时紧跟着降临。天空中，乌云密布，雷声阵阵。第一拨大雨点开始落在节日的餐桌上。怎么办？在瓢泼大雨中用餐，当然是不可能的。

朱丽叶·汤普森是参加团结灵宴会的一位巴哈伊。她在日记中写下了当天的见闻。阿博都-巴哈平静地站起来向公路走去，走向一个十字路口，后面跟随着波斯的巴哈伊。那里放着一把椅子。阿博都-巴哈走向椅子，坐在上面，波斯的朋友们站在他的身后。这里距离野餐举行的地方有相当一段距离。朱丽叶看到了他如何仰面朝天的。雷声依旧隆隆作响，乌黑、阴沉的云在天空中掠过。阿博都-巴哈保持着坐姿，一动不动，他仍然脸朝天。强风吹得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云很快开始散开，天空中又出现了蓝色，太阳再次开始照耀。然后，阿博都-巴哈站了起来，走回了野餐的地方。

团结灵宴会又能继续了。天气很快就变好了，户外非常舒适，一切都绿意盎然，空气中充满了松树的味。阿博都-巴哈的客人们很高兴，也松了一口气。巴哈伊们用米饭和果汁招待客人们，然后将准备好的其他佳肴分给他们。阿博都-巴哈在所有的客人中间走着。他拿着散发着甜美芳香的一个个小瓶的玫瑰精油，在每个人的前额上搽上一点。他还准许人们拍照，这是之前几乎没有发生过的事。

一位客人提了一个问题：“在其他大的宗教中找不到的、关于这个圣道的新教义是什么？”<sup>67</sup>

阿博都-巴哈走过去，站在花园的中央，把每个人叫到跟前。祂在客人们中间来来回回地走着，谈到了人类的团结以及男人和女人的平等权利。祂还说上学对于男孩和女孩必须是义务的，所有的偏见都是有害的。祂提到了更多的一些原则，并且逐条详细解释。在祂演讲期间，一辆汽车驶了过去。当车里的人看到阿博都-巴哈的时候，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感到非常好奇，于是他们下了车，也开始聆听起来。他们很惊喜，立刻就被这些教义吸引住了。

晚上，当夜色降临的时候，仍有许多客人在场。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那里，没人想回家。草坪上到处都是人，他们拿着点燃的蜡烛，以驱走蚊子。女士们浅色的连衣裙摊开在草坪上，蜡烛的光落在上面，看上去就像巨大的蝴蝶，蜡烛燃烧的烛芯就像飞舞的萤火虫。这是一幅童话里的景象。

晚上结束的时候，阿博都-巴哈在留下的客人中四处走动，和他们交谈。他们当晚从祂那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会为你们祈祷，和平与你们同在。”<sup>68</sup>然后，祂离开了，消失在夜色中。

对于所有的来宾来说，能够成为阿博都-巴哈的客人，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祂在演讲中曾经说道，为了纪念这一天，未来将会有成百上千这样的集会。祂今天在集会中对他们所说的话，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中都将被重复。

## 42 弗雷德·莫藤森的旅程<sup>69</sup>

许多美国人为了能见到阿博都-巴哈，不惜远道而来。他们中有一个人的方式最不寻常。这个人就是弗雷德·莫藤森。

弗雷德在年轻时交友不慎，误入歧途。那时的晚上，他经常在街上游荡，惹是生非。如果哪个地方有打斗，弗雷德肯定会参与其中。像闯入食品杂货店偷水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事情，他都不会错过。他简直无所不为。有一次，他和朋友们经过一家商店，其中一个男孩看到一些香蕉挂在商店的橱窗里，他说：“看那一大串香蕉！”

“哇，我希望能来点。”另一个说。

“是吗？”弗雷德回应道。

他们听到商店里的狗在叫，里面有一只看门的大狗。有谁敢闯进去呢？当然是弗雷德！他不会被斗牛犬吓跑！他打碎了橱窗，抓了一串香蕉，与他的朋友们分享。

他和他的同伴做的另一件坏事是侵扰犹太人。他们偷人家的葡萄酒，打碎人家房子的窗户，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比以往更加艰难。弗雷德对于上帝的戒律或世间的法律都毫不在意。

弗雷德是母亲的一大心病，她竭尽所能让他走上正道。她以圣洁的耐心不断祈祷，以期儿子能找到通往正直和幸福

的道路。但弗雷德的情况却越来越糟，他不断与狐朋狗友四处游荡。看起来他似乎永远都不会改变。

终于有一次，警察抓住了他。他进了监狱，但是在判刑之前，他设法逃走了。四年里，他一直躲避着警察。直到有一天，他看到自己的一个朋友被逮捕了，他想帮朋友逃走，但是旁边还有几位警察。为了逃脱警察的追捕，弗雷德撒腿就跑。他爬上了一堵高高的墙，不小心从墙上跌落下来，摔伤了腿。

弗雷德不得不出现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的律师让他只获得了很轻的刑罚，而且还为他做了更多。这位律师是一位巴哈伊，他向弗雷德讲了上帝的爱，讲了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以及祂们对人类的愛。起初弗雷德很迷茫。他为什么要继续下去呢？但他仍然每次都回去见他的律师，他的话给他留下了越来越深刻的印象。谁会想到他的性格会发生改变呢？但事实就是如此。弗雷德成为了一个崭新的人。

弗雷德的律师还告诉他，阿博都-巴哈就在美国。弗雷德强烈渴望见到祂。当有传言说阿博都-巴哈可能很快就要返回圣地时，弗雷德立刻打定了主意，他要去见阿博都-巴哈。于是，他出发了。途中，他参加了一个印刷从业人员的会议，但他没有耐心等到会议结束，他想到阿博都-巴哈那里去。那天晚上，在继续上路之前，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是阿博都-巴哈的客人，他与其他许多人一起坐在一张长长的餐桌前，而阿博都-巴哈在走来走去，讲着故事。后来，当他见到阿博都-巴哈时，果然与他梦到的情形一模一样，阿博都-巴

哈也与他梦到的形象完全一样。

他要如何继续他的行程呢？他没什么钱，而阿博都-巴哈身在格林埃克，距离他一百英里！弗雷德不想让这成为他的阻碍。他决定用当时流浪者常用的一种方法：溜到货运车下面去“乘火车”，爬到客运车的顶上。他从一个城市去到下一个城市，有时还在晚上赶路。就这样，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终于抵达了格林埃克。他已经筋疲力竭、肮脏不堪，却又无比幸福。

第二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准时抵达酒店。当弗雷德被介绍给阿博都-巴哈时，祂看着弗雷德，只是说着：“啊！啊！”阿博都-巴哈甚至没有与他握手。阿博都-巴哈问候完其他客人之后，祂指着一把椅子，只是简单地让弗雷德坐下来。弗雷德还是站在那里，因为还有一些年龄更大的女士没有座位。但他又必须坐下来，除此之外他还能怎么办呢？他对这次的接待感到困惑，而且还有一丝叛逆。他费尽周折，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旅程，而现在他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接待！他不知道该怎么想。

一会儿过后，他被叫去到阿博都-巴哈的房间里拜见祂。阿博都-巴哈微笑着迎接了他，同他握手，让他坐下来。祂自己坐在了弗雷德的对面，说道：“欢迎！欢迎！非常欢迎你！”

祂问道：“你高兴吗？”阿博都-巴哈重复了三遍。

祂重复三遍这么问，让弗雷德感到诧异。他当然很高兴！

“你从哪里来？”

“从明尼阿波利斯来。”

“你知道霍尔先生吗？”霍尔先生就是帮助弗雷德应付案子的人。

“我知道，他跟我讲了圣道。”

“你的旅途愉快吗？”

如果说什么事是弗雷德所希望的，那便是阿博都-巴哈不要问他关于旅途的事。而现在他刚刚见到祂，这几乎是祂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弗雷德看着地板，不知如何回答。阿博都-巴哈又问了一遍：“你的旅途愉快吗？”

弗雷德抬起头，看着阿博都-巴哈的眼睛。那仿佛是两颗黑色、闪光的宝石，直射到灵魂的深处。这时，他意识到阿博都-巴哈是知道一切的，而他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祂。

他答道：“我来的方式与其他来见祢的人都不一样。”

“你怎么来的？”

弗雷德告诉祂说，他是坐在火车的下面和顶上来的。

“解释一下。”

弗雷德再一次看着阿博都-巴哈的眼睛，他看见它们起了变化，仿佛散发出了一一种美妙的光芒。这是爱的光芒，弗雷德高兴了许多。他解释了他是如何在货运车下面和客运车顶上旅行的。当他讲完后，阿博都-巴哈亲吻了他的双颊，给了他许多水果让他带走。而且祂还亲吻了弗雷德在旅程中戴的脏帽子。

一周后，阿博都-巴哈离开格林埃克，去了另外一座城市。当祂同每个人道别时，祂忽然让弗雷德过来，让他坐进祂的车里陪祂一起走。于是他又与阿博都-巴哈多待了一周！

当他回家时，他从阿博都-巴哈那里收到了足够的返程路费。

在弗雷德今后的生命中，这些与阿博都-巴哈的会面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记忆里。其中的每一刻都是一段珍贵的记忆。多年后，弗雷德这样写道：“这些事件是铭刻在我心中的书简，我爱其中的每一刻。巴哈欧拉的话便是我的食粮、我的饮品、我的生命。除了服务于祂的圣道并服从于祂的圣约外，我别无他求，这是祂的精神、祂的爱、祂的仁慈给我的力量。”

## 43 荒野行人的寓言

粗看一眼，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牧师没有任何不妥。每个星期日他都会宣扬上帝，而会众们总会热切地听他布道。他看到好几个地方都建起了新的教堂。他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祂的话。但是，他所生活的这个基督教世界，是否符合耶稣基督最初的意愿呢？总有更多他无法解答的问题。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但是，没有一处能让他找到一个明了的答案，让他可以说：“对，这就是我要找的，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尽管他是一位牧师，并且每个星期日他都会向人们宣扬上帝，他自己却有一种在找寻上帝的感觉。他到处都找不到祂，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祂。当人们找寻上帝时却不知在何处寻找，这恐怕是最糟的情况了。科尔比·艾夫斯牧师因此很不开心。

他通过一位朋友收到了一封巴哈伊集会的请柬，他在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去。眼下在东方，这样的运动此起彼伏。他为什么要去呢？他正要把请柬扔到废纸篓中时，却改变了主意。为了不让朋友失望，他打算姑且前往参加。

这里的一切与他过去做礼拜的习惯都大不一样。在这第一次过后，他感觉自己很受吸引，并决定经常参加这样的集

会。他拿到了一些关于巴哈伊信仰的书籍，阅读过后，他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了。他把所有能找到的书籍都买了下来，反复阅读，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而且几个月里他甚至连看报纸的时间都不肯留给自己。当听到阿博都-巴哈要来美国时，他表达了想要与祂单独见面的愿望。他的愿望在阿博都-巴哈抵达后的第二天便实现了。你还记得前一章对此的描述吧？阿博都-巴哈紧紧抱住了他，他的肋骨都因此而发出了声响。

在第一次见面后，科尔比·艾夫斯尽可能地去参加为阿博都-巴哈举行的集会，尤其是在星期日。上午他在教堂里布道，下午他去聆听阿博都-巴哈的讲话。他越来越受到巴哈伊信仰的吸引。这也不足为奇，当他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时，无数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在他面前呈现出的是以往无法想象的世界，那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新的灵性世界。每一次拜访都是特别的盛事。就像那次，不同国家的人们在极致的爱与和谐中聚在了一起。他们来自法国、德国、英格兰、波斯、印度、俄国、巴勒斯坦，还有来自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所有人都如至亲的朋友一般彼此交往。除了这里，这样的事情还能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仅是与阿博都-巴哈相处便给他带来彻底的改变，即使阿博都-巴哈还未开口说话，他已经感到无比幸福。

每一回，他都想尽可能长时间地拥有这种极致的幸福感。但一次又一次地，这种感觉逃离了他。他有时变得灰心丧气，不想再去参加巴哈伊的集会。他的家人和朋友也在火上浇油。他们认为科尔比·艾夫斯对巴哈伊信仰感兴趣是一件

非常奇怪的事。他们总会嘲弄他。有一个人甚至说，他应该去看医生，他如此痴迷于巴哈伊信仰，一定是病了。不过，他还是继续参加巴哈伊的集会，他知道现在自己已经无法再置身其外。

他怎样向其他人解释这一点呢？告诉人们有一刻他沉浸在无限的喜悦中，而片刻之后他的喜悦感又完全消失了？几年后，为了向一个有过同样经历的朋友解释这一点，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想出了一个“荒野行人的寓言”故事：

从前，有位行人迷失在一片茫茫的荒野中。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孤独无助地徘徊了好多年，却找不到出路。没有可供他判断自己方位的阳光，荆棘的灌木撕扯着他，无情的风雨不停地吹打着他。他无家可归。

之后，就在他放弃了一切希望的时候，忽然间，他来到了一座山坡上，从山坡上俯瞰下面的山谷，他发现了一座天国般的宫殿，那是他梦中真正的家。带着无法言表的喜悦，他朝那里狂奔过去，准备进入。可是正当他要跨入时，却有一只强大的手抓住了他的衣领……他又回到了可怕的荒野中。

不过，他有了希望，他看到了自己的家。他鼓起自己从不知晓的勇气，再一次寻找它。这次他更加小心了。他注意着沿路的标志，头顶的枝叶芸芸如华盖，他努力看清从中透过的小束的光线。在一段精疲力竭的找寻过后，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家。这次他没有着急进入，而是好好记下了这里的位置。在太阳的帮助下，他弄清了自己的方位。于是，他小心

谨慎地走了进去。

但是那只强大的手再一次把他从那挚爱的家园猛地拉开了，他又回到了无边的荒野中。但这次他一点也不感到悲哀。他现在知道它在哪里！带着巨大的喜悦，他又去寻找它。他在树上刻了记号，以便自己能再次找到路。

天空放晴了，阳光帮助他找到了路。不久，他就找到了他的家并走了进去，比前一次快得多。这一次，他感到更加平和、确定，对那只抓人的手也不再感到害怕。当那只手又来抓住他、将他重新置于荒野之中时，他又立刻开始了他的找寻，比以往更加坚定。

这时，阳光明媚地闪耀着，鸟儿的歌声让他的内心开朗起来。他为自己清理出了一条路，他把妨碍他的灌木丛从地上拔了起来。他非常清楚，只要他还在这个地球上，他就还要无数次地踏上这条路。但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家，如果人们的嘲弄让他陷入迷茫，黑暗再一次将他吞噬，他也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回到上帝身旁。<sup>70</sup>

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找到了他的路。在听到巴哈伊信仰之前，他读的成堆的书并没有为他找到这条路带来太多帮助。在巴哈伊的书籍和阿博都-巴哈的讲话中，他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不过，他仍然需要时间来真正理解它们的内容。最后，他明白了巴孛和巴哈欧拉与基督一样，都是上帝的信使，而阿博都-巴哈则是圣约的中心。他是唯一能正确阐释巴哈欧拉圣作的人。此时，阿博都-巴哈已经于几个月前离开了

美国。

成为巴哈伊后，他就不能再做牧师了。他决心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向人们讲述巴哈欧拉当中去。他同妻子一起，打算首先赚一大笔钱，攒够之后他们便踏上旅途，四处宣扬巴哈伊信仰。不久，他们便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要工作多久才能攒够这笔钱呢？太久了！他们决定换一种方式。他们都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这样的工作需要他们经常跑在外面。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当，以便自由地旅行。对他们而言，没有自己的家，总是漂在路上也是很艰难的。他们没什么钱。有一次，他们只剩下二十五美分。那天下午，他们只有卖点什么东西，才能吃饭，才能在晚上住店。

多年来，他们奔波在这条穿越美国的路上，所到之处都要宣讲巴哈伊信仰。他们把巴哈欧拉讲给了成千上万的人。而他们的许多听众都成为了巴哈欧拉的追随者。

## 44 前往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的巴哈伊也在盼望着阿博都-巴哈来探望他们，这看起来可能性并不大。当然，祂总是在旅行中。祂乘船抵达了纽约，从纽约去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之后，祂去了芝加哥，并为灵曦堂奠基。随后，祂又返回纽约，将“圣约之城”的头衔赋予了这座城市。祂去了纽约城外很近的一个地方，在一个夏日美好的夜晚，祂在那里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团结灵宴会。祂造访了格林埃克，其间，弗雷德·莫藤森来看望祂。此后不久，祂又去了加拿大。祂已经经历了长途的跋涉，难道还要一路前往美国另一端的加利福尼亚？

阿博都-巴哈从来不会提前很长时间安排行程。祂的同伴几乎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收拾行李，也不知道几天后他们会身处何地。有时也会出差错。有一次，他们需要换乘火车，但却误了联运车。“真可惜。”所有人都说。但阿博都-巴哈说道：“哦，没关系。这其中有着它的智慧。”<sup>71</sup>他们乘坐了下一趟车。途中，他们看到错过的那趟车出了事故。阿博都-巴哈随后告诉大家，是巴哈欧拉保护了他们。就像当初前往美国时，他们决定不乘坐泰坦尼克号一样。

起初，阿博都-巴哈并不打算去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巴哈

伊听说后非常难过和失望。他们发来电报和信件，乞求祂还是要去看一下。有几位女士甚至赶了几天的路，直接到纽约来邀请祂。她们再一次表达了盼望祂过去的愿望。大家终于如愿以偿，阿博都-巴哈决定前往加利福尼亚。

旅程对祂来说非常劳累。当时，乘火车旅行并不舒适，火车非常颠簸。而且，这是好几天的行程。不过，祂还是去了。毕竟，祂来美国就是为了宣传巴哈欧拉的信仰。有时，时间只允许祂做短暂停留。比如当祂途径尼亚加拉瀑布附近时，看到那壮美的瀑布，祂的心中生出赞美之情，并想起了巴哈欧拉。祂讲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巴哈欧拉经常到祂的出生之地——德黑兰附近的山区中。那里也有一些小的瀑布，祂就在某条瀑布旁搭起帐篷，短暂宿营。阿博都-巴哈的同伴建议祂在尼亚加拉瀑布旁停留几天。但祂说这不可能，祂没有时间，甚至连半天都不行。祂必须继续祂的工作。

旅行并不是阿博都-巴哈唯一的负担。圣约破坏者易卜拉欣·海鲁拉的所作所为也让祂充满了忧虑和伤心。读者还记得易卜拉欣·海鲁拉吧？他是将信仰带到美国来的叙利亚人，数百个美国人因为他的课程成为了巴哈伊。在发现自己不能成为美国巴哈伊的领袖之后，他背叛了信仰。他一直留在了美国。听说阿博都-巴哈在芝加哥后，他再一次播下了怀疑和分裂的种子。他想让阿博都-巴哈来拜访他，表达对自己的尊敬。阿博都-巴哈对海鲁拉的一个雇员说，如果海鲁拉的打算 是诚心诚意的，祂愿意像对待其他人那样高兴地接待他。但是海鲁拉没有来。

阿博都-巴哈经常担心圣约破坏者。有时，祂看上去非常伤心、不安。有一次在火车上，祂说祂一晚上没睡着，暴风雨正在从四面八方拍击上帝的方舟。祂在想如果祂不在了会发生什么。信仰会不会再次遭到圣约破坏者的攻击，就像巴哈欧拉离开后那样？阿博都-巴哈的内心难以轻松。

在同祂一起在美国旅行的同伴中，也有人在制造麻烦，并使祂悲痛不已。这便是法里德医生。他是阿博都-巴哈的外甥，他的母亲是穆尼丽·哈努姆的妹妹。他曾学习英语，经常为阿博都-巴哈的讲话担任翻译。法里德医生寻求的是金钱。他看到阿博都-巴哈在美国从不接受任何人的钱来支付自己的旅行开支，祂拒绝了所有的提议。然而，法里德医生却背着阿博都-巴哈拜访一些富裕的巴哈伊，告诉他们阿博都-巴哈确实需要钱，只是如果有旁人在，祂是不会提出要求的。但如果他们把钱给他的话，他会确保阿博都-巴哈收到这笔钱。他向其他的一些人要钱，说这是为了在卡尔迈勒山上建一所医院。此外，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阿博都-巴哈对着干，尽管阿博都-巴哈曾经培育了他，并使他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在去加利福尼亚的途中，阿博都-巴哈在一些城市做了停留，包括明尼阿波利斯、丹佛和盐湖城。无论去哪里，祂总是引起人们巨大的兴趣。在每一个拜访过的城市，祂都会去看望巴哈伊。有时，记者会等候在车站，以便为报纸写关于阿博都-巴哈的文章。所到之处祂总会收到演讲的邀请，多得让祂应接不暇。

在美国的全部行程中，阿博都-巴哈只休息了一天。那是

在去往加利福尼亚的路上，途径格伦伍德斯普林斯时。这是科罗拉多州一处美丽的度假胜地，这里高山环绕，四周是成荫的绿树和缤纷的野花。温泉造就了这里的矿泉疗养地，祂和旅伴们一起前往洗浴。在一座建筑中，温泉水从山坡的裂缝中奔涌而出。水非常热，人是不能在其中待超过十五分钟的。

当他们要去吃饭时，酒店的经理为他们在外面定好了一张大桌子。其他的客人起初略带好奇地在一旁观望。这也不难想象，在当时，东方的先生们穿着长袍在美国旅行还是很少见的。甚至在酒店里，人们也会看他们。不过，没过多久，祂便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说：“这样用餐多好啊，这肯定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sup>72</sup>他们想知道祂为什么来美国。那一天，许多客人都听说了巴哈伊信仰。

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阿博都-巴哈也要向人们讲起巴哈欧拉！

## 45 “你幸福是因为你看到了阿博都-巴哈”

想象一下，假如在阿博都-巴哈的时代你是个年幼的孩子，你同父母一起去参加一个集会，听阿博都-巴哈讲话。来的人很多，座位不够坐，你会坐在哪里呢？

阿博都-巴哈访问加利福尼亚时，朱厄妮塔·斯托奇十七岁。像所有其他的巴哈伊一样，她几周来一直盼望着祂的到来。她来参加为阿博都-巴哈举行的第一次集会。房子里挤满了拜访者，她在哪儿坐下呢？她坐在了地板上，就在房间的前面。这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一个位置。她坐得离阿博都-巴哈非常近，这样，她就能看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了。当阿博都-巴哈出现在门口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看到祂时，她心里是多么高兴啊！祂说了几遍“阿拉胡-阿卜哈”。祂说话的声音如同音乐一般。在场的人也以“阿拉胡-阿卜哈”回应，之后，阿博都-巴哈打手势示意大家坐下。当祂说话时，朱厄妮塔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祂。她在日记中写道，她感觉自己一直以来都与祂相识，而且以前经常见到祂。她确定这是真的。阿博都-巴哈绕着房间走动，并同每一个人握手，包括朱厄妮塔。握手只是短暂的一刻，但在朱厄妮塔看来，仿佛祂握住了她的手至少有十分钟。阿博都-巴哈看她的神色充满爱意，

朱厄妮塔将祂的神情永远地保留在了自己的记忆中。

每次走进一所阿博都-巴哈也在其中的房子，她都会感受到和谐、和平和同胞之爱的伟大精神。房间里有很多鲜花，参加集会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每一次与祂的见面都是一次特殊的盛事，充盈着爱与团结的精神。

有一次，朱厄妮塔同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甘尼交谈，他是同阿博都-巴哈游历美国的波斯人之一。他问她：“你幸福吗？”

她知道自己的确很幸福，并答道：“我很幸福。”

马哈茂德随后说：“你幸福是因为你看到了阿博都-巴哈。”

见到阿博都-巴哈是朱厄妮塔生命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事件。<sup>73</sup>对许多其他人而言也是如此。

阿博都-巴哈穿越美国的旅程中充满了独特的事件和集会。祂同日本来的巴哈伊谈话，祂还为日本的基督徒做讲座。一位波斯人，就上帝诸先知的统一在美国向日本人演讲，难道这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吗？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并且这个过程也非常困难。阿博都-巴哈讲的是波斯语；祂的话必须先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由英语翻译成日语。

另外一个独特的事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阿博都-巴哈在旧金山的一个犹太教堂讲话。<sup>74</sup>在那里，祂给犹太人讲起了亚伯拉罕和摩西，这是犹太人信仰的先知。阿博都-巴哈问道：你们如何知道祂们是上帝的先知呢？祂告诉人们是通过祂们的影响力。通过祂们，新的文明得以建立；因为祂们，民众发生了变化。在摩西时代之前，犹太人是一个贫穷、未开化

的民族，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在埃及饱受压迫的奴隶。摩西教育他们，把他们带到了圣地。在那里，一个新的文明得以建立，并且由于遵循摩西的律法，犹太人成为了当时最文明、最开化的民族。他们以渊博的学识而闻名，甚至连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来到圣地，拜在犹太学者门下学习。

之后，阿博都-巴哈讲起了耶稣和穆罕默德。祂讲道：我们如何知道耶稣是上帝的一位信使呢？同样，一个新的文明通过祂得以建立。通过祂，原本一直敌对的国家成为了朋友，对彼此充满了爱。穆罕默德也是如此。在祂到来之前，阿拉伯人是一些狂野的部落，彼此间时常发生战争。他们是一群野蛮人，甚至会将自己的女儿活埋。穆罕默德将他们团结为一个国家，并且由于遵从穆罕默德的教义，阿拉伯人成为了当时最文明、最先进的民族。还有什么更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一位先知吗？

祂还告诉他们，耶稣和穆罕默德都讲到摩西是上帝的一位先知，犹太人的圣作《旧约》是上帝之书。耶稣和穆罕默德教导祂们的追随者一定要相信摩西和《旧约》。因为基督，摩西书中的教义得以广为世人所知。在许多国家，人们至今仍按照《旧约》中先知和众人的名字来取名。

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信仰摩西，接受祂作为上帝的先知。这对他们有什么坏处吗？没有，恰恰相反，这是他们的幸事！阿博都-巴哈随后问，如果犹太人也接受基督，认可穆罕默德作为上帝信使的身份，会有什么坏处。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允诺之地便不再有战争，不会再流血。地球将变成

天堂，上帝的允诺之日也将到来。阿博都-巴哈接着讲了《圣经》中的寓言。其中说到，狼与羊将在同一个水源饮水，狮子和牛犊将在同一片牧场吃草。这一幕会不会真的出现？不会，我们永远都需要将这些不同的动物分开。这些预言的含义远非如此。它们是说各个国家、种族，世界上不同的宗教将达成一致。憎恨和冲突会消失，所有的宗教将统一，人类的同胞情谊将成为现实。

阿博都-巴哈讲话时，犹太教堂安静得针落有声。祂站在两颗棕榈树间，阳光透过窗户的彩色玻璃照在祂身上。有大约两千名犹太教徒在场，座无虚席。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犹太教堂把耶稣和穆罕默德称作上帝的先知。犹太人不想听这样的说法。但是阿博都-巴哈这样做了，而且祂的表达雄辩有力，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人反驳祂。这是为什么呢？祂为什么能做到两千年来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阿博都-巴哈对此的回答是：巴哈欧拉的帮助让这得以实现。

在街角处，几乎与阿博都-巴哈演讲的犹太教堂正对面的，是一座基督教堂。这座教堂即将被拆毁，而一座新的教堂将在同样的位置建立起来。这意味着该教堂的成员暂时就没有地方做礼拜了。犹太教堂的宗教领袖迈耶拉比按照阿博都-巴哈在演讲中的说法做了。他摒弃了许多个世纪以来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一切偏见，邀请基督徒星期日到他的犹太教堂做礼拜。因此，有一段时间，星期五的晚上，犹太教徒在他们的教堂里阅读《旧约》，而星期日的时候，基督徒则在同一个教堂阅读《旧约》和《新约》。

阿博都-巴哈得知此事后，称赞了迈耶拉比。祂还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人们都会说起他的好心和慷慨。当迈耶拉比听说阿博都-巴哈在一篇书简里写到他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 46 在美国第一位巴哈伊的墓旁

为了见加利福尼亚的巴哈伊，阿博都-巴哈一路前行去了那里。他们一直频繁而急切地请祂前往。其中之一便是桑顿·蔡斯，但是，他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看到阿博都-巴哈了。

阿博都-巴哈称桑顿·蔡斯为第一位美国巴哈伊。他并非真的就是第一位，可能是第三或者第四位。但是他是第一位对巴哈伊信仰保持忠诚，并在余生服务于信仰的信徒。他不仅是美国的第一位巴哈伊，也是所有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巴哈伊。

从早年开始，桑顿·蔡斯便对宗教产生了兴趣。他研究过一切宗教，阅读了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他听说过的教派的书籍。然而，这世界上却没有一个信仰是他可以完全接受的。但他确信这个时代是“上帝之日”，决定不遗余力地找出上帝为人类带来了什么。他不断寻求真理。就这样，他与易卜拉欣·海鲁拉取得了联系。海鲁拉对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讲述与桑顿·蔡斯研究过的许多预言可以吻合起来。他学习了海鲁拉的课程，成为了一名巴哈伊。

桑顿·蔡斯总在寻找让信仰闻名于世的机会。他有一份经常需要出差的工作。这是一件幸事。每访问一个城市，他总会找到对信仰感兴趣的人。如果日后他又返回这里，他会继

续向他们讲解。他做了许多次演讲。当时几乎没有关于信仰的著作，他自己写了一些小册子和一本书。

在那些早期的岁月里，美国巴哈伊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当海鲁拉不认可阿博都-巴哈是圣约的中心而成了圣约破坏者之后。当时制造的困难导致许多巴哈伊离开了信仰，桑顿·蔡斯没有这样做。阿博都-巴哈给了他一个波斯名字，即萨比特，意为“坚定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都随时准备为信仰服务。他也希望阿博都-巴哈能来加利福尼亚。不过在阿博都-巴哈抵达的前一天，他去世了。

阿博都-巴哈拒绝了许多邀请，因为祂最希望做的事便是去为桑顿·蔡斯扫墓。当阿博都-巴哈和同伴到达墓地时，祂径直去了桑顿·蔡斯的墓地。祂从未到过那里，也没有人给祂指引，但祂却知道它在哪里。

在墓旁，祂要了一些花，无比深情、小心地把花摆在了坟墓上。然后，祂转身朝向阿卡，背诵了《拜谒书简》。阿博都-巴哈在墓旁做了演讲。祂说桑顿·蔡斯是美国第一位巴哈伊，他忠诚地服务于信仰。现在，他的价值还无法估量，但将来这一点将变得非常清楚。他永远都不会被忘记。阿博都-巴哈还说，将来每年都应有人代表祂来扫墓。祂向祂挚爱的追随者的墓深深鞠躬，并亲吻了墓碑。在场的所有人都都这样做了。

在拜访了桑顿·蔡斯的墓之后，阿博都-巴哈又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一个星期。来见祂的人接踵而至，从清晨到深夜，每天都是如此。有的人不放过每一个与祂在一起的机会。其

中之一便是萝莫拉·艾伦，当时她二十三岁。后来，她将自己对拜访阿博都-巴哈的记忆写了下来。

与阿博都-巴哈的第一次见面将永远铭刻在她的记忆里。阿博都-巴哈的样子与她预想的完全一样：一位来自天堂的天使。萝莫拉与父母一同前来，阿博都-巴哈张开双臂来见他们。“马哈巴！马哈巴！”阿博都-巴哈用波斯语说道，以示欢迎。阿博都-巴哈身穿长袍，头戴头巾，一身东方服饰衣着。祂站在那里，仿佛旭日突然放射出柔和、美好的光线，金色的光辉环绕着祂。房间里似乎充满了阳光，到处都有美丽、芬芳的花朵。萝莫拉的心里洋溢着喜悦。祂终于来了，她可以亲眼看到祂的样子，亲耳听到祂的声音了。阿博都-巴哈握住萝莫拉母亲的双手，说道：“欢迎你，艾伦夫人，欢迎你，非常欢迎！你有一个非常团结、非常和睦的家庭，而你们都将通过神的所有国度。”<sup>75</sup>听到这些话，萝莫拉和她的父母感到无比高兴。阿博都-巴哈同他们每个人握了手，又一次欢迎了他们。萝莫拉给了祂一小束花。这是他们自家花园里的黄玫瑰。阿博都-巴哈微笑着向她表示了感谢。在看着萝莫拉的眼睛时，阿博都-巴哈的眼睛仿佛在说祂能理解她内心的深处，祂完完全全地了解她。萝莫拉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一刻，她决定将毕生献给阿博都-巴哈。随后，阿博都-巴哈亲自用水晶杯为他们斟茶，那是萝莫拉喝过的最可口的茶。时间过得太快，他们不得不说再见了，因为其他人还在等候阿博都-巴哈的问候。

萝莫拉和她的父亲再一次收到了邀请，在一天晚上前往

阿博都-巴哈租下的房子。当萝莫拉走进祂的房子时，祂正倚靠着枕头坐在床上。一位波斯人正在为祂按摩双脚。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祂的脚经常十分疼痛，按摩可以帮助祂减轻痛苦。在祂还是个八岁的小男孩的时候，足疾便开始伴随祂。那时祂从德黑兰去巴格达，双脚在寒冬的天气中冻伤了。而今在美国，距离那次可怕的旅程已经六十年，双脚的疼痛依旧折磨着祂。

阿博都-巴哈离开加利福尼亚的那天，萝莫拉和其他一些巴哈伊送祂到了火车上。她和一位朋友也上了火车，这样她们便可以与阿博都-巴哈多待几分钟。突然间，两个女孩怀着同样的想法看着对方：我们为什么不一同前往萨克拉门托呢？这是阿博都-巴哈最后要在加利福尼亚造访的城市。她们正在商量这件事，可是还没等她们做出决定，火车便开始启动了。她们不得不留在了火车上！她们已经没有任何选择。

在萨克拉门托，阿博都-巴哈赞扬了加利福尼亚人。他们是高尚、无私、热爱和平的人。祂希望和平支持者的数量会与日俱增，他们无私的观念会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和平的旗帜将首先在加利福尼亚升起。阿博都-巴哈说这些话时萝莫拉也在场。

三十三年后，萝莫拉·艾伦·布朗出席了加利福尼亚的另外一个会议，地点在旧金山。会议意义非凡，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五十一个国家的决定成立联合国。他们希望为战争划上句号。迄今为止，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发生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可怕的灾难。所有参会国家的旗帜都展示了出来，

重要的政治家做了演讲，签署协议的时刻到来了。在那个令人兴奋、动容的时刻，一面新的旗帜被带到了讲台上，那是联合国的旗帜。

令萝莫拉惊奇的是，她看到阿博都-巴哈在访问加利福尼亚最后一个城市时所表达的愿望，三十三年后成为了现实。

## 47 黑玫瑰

我应该去帮她吗？或许最好不要？保利娜·汉嫩在街上看到一位黑人妇女时这样问自己。这位女士的鞋带开了，她的双臂抱着包裹，没法给自己系鞋带。保利娜是否应该去帮她系起来呢？一位白人妇女在街道中间蹲下，为一位黑人妇女系鞋带，这当然是很不寻常的。

保利娜从小就被教导黑人很可怕，她听说了一些关于他们的不好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对了，那永远是黑人的错。从巴哈伊圣作中，她发现这是偏见。当她看到那位妇女时，她想起了《隐言经》中的一段话：

你们应当知道，我用同样的泥土塑造了你们，以免有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一点要时刻牢记！我们用同样的物质创造了众生，你们就当如同一个身躯，用同一双脚迈步，用同一张嘴进食，在同一片土地上居住...<sup>76</sup>

巴哈欧拉的这段话让保利娜克服了自己的偏见。她让那位妇女停了下来，在她面前蹲了下去，为她系好了鞋带。在雪中，在街道的中央，每个人都能看到她！那位妇女大为惊

愕，同样惊愕的还有路人：一位富有的白人女士在街道中央弯下身去，为黑人妇女系鞋带。这不合常理吧？人们盯着她，仿佛她是疯了。对保利娜而言，这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她决定向黑人传播信仰。

美国的黑人处境很糟糕。过去，他们被从非洲带来充当奴隶，在美国的庄园干活，没有任何权利。幸运的是，就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这时已经废除了奴隶制，黑人自由了。可是，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黑人受到了白人的平等对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权利，尽管根据法律他们本已获得了一些权利。他们受到的是劣等人的待遇，甚至他们的生命也常常处在危险中。成千上万的黑人就被白人谋杀了，而白人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就像一位铁匠。他的铁匠铺生意很好，他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匹马和一匹骡子。这是兴旺的标志，是表示他干得不错的一种方式。镇子里的白人觉得只有他们才能拥有这样的东西。一天晚上，他们把他从房子里叫了出来，开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没有把他的妻子一起射杀也是一念之差。

起初，美国的白人巴哈伊与他们的同胞并无不同。他们也很自然地认为黑人和白人不应相互往来。他们甚至从未想过这与他们的新信仰的“人类团结”这一重要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当第一批黑人在华盛顿成为巴哈伊后，黑人和白人分开集会。阿博都-巴哈改变了这一点。他写信敦促举行集会和十九日灵宴会，白人和黑人都收到了邀请。借此，他们可以表明信仰的教义是使种族偏见消失的好方法。第一次十九日

灵宴会在白人巴哈伊家中举行，有三十五人出席，其中三分之一为黑人。那是一次神圣、愉快的十九日灵宴会。

几年后，当阿博都-巴哈来到美国时，祂常常说起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团结与和谐。每当祂在某地做演讲时，如果出席者既有白人又有黑人，祂便会非常高兴。有一次祂说道，对上帝而言，没有黑人或白人之分。皮肤的颜色并不重要，上帝不看颜色，祂看的是心灵。如果心灵是纯洁的，皮肤是黑色、白色或是黄色便无关紧要。

阿博都-巴哈自己在应用平等原则方面树立了典范。有一次，一位巴哈伊邀请祂吃午餐。许多纽约的重要人士也在场。路易斯·格雷戈里是美国最早成为巴哈伊的黑人之一，阿博都-巴哈亲自邀请他参加。午餐开始后，客人们就座。路易斯·格雷戈里却没有入座，他犹豫不决，等待时机悄无声息地离开这里。客人们坐好后，阿博都-巴哈四下看了看，向主人说道：“格雷戈里先生呢？把他带来！”<sup>77</sup>

于是主人把他领了回来。餐桌上似乎并没有为他留座位，毕竟没有这样的惯例。阿博都-巴哈把刀叉和盘子移到一边，说必须在祂旁边加一个座位。刘易斯·格雷戈里获得了阿博都-巴哈右侧的座位，一个荣耀的座位！

在接待一群街上的孩子前来做客时，阿博都-巴哈做了同样的事情。一天，祂同波斯的巴哈伊走在纽约的街上。像往常一样，他们的东方服饰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包括一群在街上游荡的孩子。孩子们走到他们近旁，开始冲他们喊叫，有的甚至还向他们扔树枝。一位女士无法容忍阿博都-巴哈受

到这样的待遇。她责备孩子们，告诉他们阿博都-巴哈是一位圣人，祂因为对人类的爱而坐了很多时间的牢。祂现在正在去演讲的路上，演讲的对象是纽约穷困潦倒的人。

“我们不能一起去吗？”一位看上去是个头目的男孩问她。“当然不行，”女士说道，“不过下星期日祂会去我家，我保证你们在那里可以见到祂。”她把自己的住址给了那个男孩。

接下来的星期日，她家门前来了二三十个男孩。他们穿着十分整齐、干净，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最好，他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房门旁，阿博都-巴哈亲自问候了每一个男孩，祂又说又笑，让人觉得祂也是孩子中的一员。男孩们立刻在这座颇为宏伟的房子里放松了下来。

最后进来的孩子中，有一位大约十三岁的黑人男孩。他是这群孩子中唯一的黑人，而且很明显，他担心自己不受欢迎。毕竟，黑人从不到白人的家中做客。看到这个男孩时，阿博都-巴哈的脸上挂着令人愉快的微笑。祂的姿势仿佛是在欢迎一位王子。祂大声喊道：这里有一支黑玫瑰！声音之大让每个人都不得不去聆听。<sup>78</sup>房间里忽然静了下来，男孩的脸上开始焕发出幸福的光芒。谁都知道他时常被称作黑的这个或者黑的那个——总是某些不好的东西。不过，一支黑玫瑰——还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

阿博都-巴哈特别款待了大家。祂订购了一大盒各式各样的巧克力，足足有五磅重！巧克力没有包装，祂带着盒子分了一圈，每个男孩都分到了一大把巧克力。当祂分完后，祂

放下几乎已经空掉的盒子。祂挑出了一块非常黑的巧克力，自己首先查看了一番，然后又向其他男孩展示。大家都在想，祂要用它来做什么。阿博都-巴哈走到黑人男孩的座位旁，脸上带着微笑，祂把巧克力举在男孩黑色的脸颊旁边，并把他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阿博都-巴哈什么都没说，但是祂的意思已经不言而喻。房间里一片安静。男孩们看着他们的朋友，仿佛从来没见过他一样。

黑人男孩自己呢？他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没有察觉，他的眼里只有阿博都-巴哈。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他无法将目光从阿博都-巴哈的脸上移开。当时在场的一位巴哈伊后来写道，他从未见过人的脸上有如此天国般的表情。

美国的巴哈伊理解了阿博都-巴哈的教导，而且，他们遵循了祂的教导。在一个对有色人种持强烈偏见的国家，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有一位巴哈伊被他的房东要求搬出去，房东不愿意将房子租给一位让黑人前来拜访的人。

在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的最后几周里，巴哈伊想在某一周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酒店老板不想让任何黑人前来参加。巴哈伊们愈坚持，他就愈固执己见。他就是不想让任何黑人进入他的酒店，他担心这会影响到他的生意。他说哪怕只有一个其他肤色的人被看到走进了他的酒店，那些体面的人就再也不会踏入他的酒店大门，他的生意也就毁掉了。巴哈伊们只好妥协。这次宴会，只有白人出席。

白人巴哈伊并没有置之不理，他们在第二天又为黑人举行了一次宴会，地点在其中一位白人的家里。黑人是座上



## 48 一份不一样的礼物

“我远离巴哈欧拉的神圣陵殿已经两年多了，现在，我必须回去。”<sup>79</sup>阿博都-巴哈在离开加利福尼亚之前简短地说道。加利福尼亚是祂行程中最远的地方，几乎是在地球的另一端。祂还有很长的一段旅程。首先，要坐火车到东部的州，然后，乘船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后，要坐上火车，沿途拜访一些城市，最终，经埃及返回圣地。一年多后才能够返回巴哈欧拉在巴吉的陵殿，这片地球上祂至爱的土地。

阿博都-巴哈希望返回圣地，实际上是必须返回。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祂知道两年内将爆发一场可怕的战争。战争爆发后，祂还能回去吗？在美国，祂就已经面临了欧洲的战斗。坐在火车上，有两个土耳其人告诉阿博都-巴哈，他们正赶回土耳其，为国参战。阿博都-巴哈在纽约时，报纸上就在报道土耳其和一些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战争。走在街上，祂和同伴穿着东方的长袍，常常招致怀疑的目光。有的酒店甚至拒绝他们入住，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肯定是土耳其人。

在美国，阿博都-巴哈常常警告人们战争就要到来。祂不止一次地提到，欧洲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个很小的火星便足以引发爆炸。祂在一次演讲中说道，过去的两千年

里，战争一直在上演，人们总是在流血。当今世界，让人类在和平中生活一段时间吧。看一看历史，人类的世界从未有过普遍和平的福佑。过去，战争发生时，可能会导致一万乃至两万人丧生。现在，战争中有了这样的武器，一天之内便可能有十万人丧生。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每个国家都是同一地球的一部分。上帝对每个人都是仁慈、正义的，祂照料所有人，保护所有人。我们为什么还要杀戮自己的同胞呢？

阿博都-巴哈还在美国呼吁人们促进和平。祂还多次讲到巴哈欧拉启示过的新准则，这是上帝之前的信使都未曾教导过的准则，比如人类的团结，以及建立世界政府，需要确定世界辅助语言。而且每个人都有义务自己探求真理。这些教义适合正开始走向成熟的人类，也适合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祂表达了美国人民将宣布人类团结和统一的愿望。这样，和平便会到来，战争也不再发生。

虽然有阿博都-巴哈对和平的呼唤，但是战争还是在欧洲爆发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卷入其中，甚至也包括圣地。阿博都-巴哈自己也身处战争的危险之中，祂距离被残酷地处死只在毫厘之间，千钧一发之际，英军将祂释放，祂才逃脱出来。

在美国之行的最后几周里，阿博都-巴哈待在纽约。祂不断收到做演讲的邀请。不过，祂没有接受，祂就想与巴哈伊在一起。他们渴望与祂在一起，听祂讲话。有时，阿博都-巴哈的房子里有太多人，有的要站在楼梯上。祂向大家讲授信仰的每一个方面。不分昼夜，祂总是忙于让大家为必须要做的事情以及不得不做的牺牲做准备。大家在上帝的圣约中变

得坚定，一种强烈的团结与爱的感觉在朋友们之间生长。

这种朋友间的团结以及互爱正是阿博都-巴哈所期望的，是人们能给予祂的最好的礼物，让祂感到幸福、喜悦。巴哈伊们觉得他们应该送给祂一些别的礼物。他们为神圣之家的成员购买了宝石。祂接过宝石，说它们非常漂亮，是最令人满意的。但是，祂接着说，比这些宝石更好的礼物是上帝的爱，它将一直被保存在心灵的宝库中。这些礼物将永远保留在上帝的所有国度中。宝石需要被保存在盒子和保险库中，最终会消失。祂还说在祂的家里，没有人戴钻石戒指，“我们也不留红宝石。那座房子的神圣超越了这些装饰。然而，我接受你们的礼物；只是，我要把它们托付给你们，请你们卖掉，把收入送去用作芝加哥灵曦堂的资金。”<sup>80</sup>朋友们不断地劝祂收下礼物。但阿博都-巴哈非常坚定，没有接受这些礼物。

阿博都-巴哈启程的日子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许多人来到了纽约码头的船上向祂告别。在那间可供祂使用的大厅里甚至都容不下所有人。他们站在阿博都-巴哈面前，眼含热泪啜泣着。阿博都-巴哈安慰大家。在大家必须离开船之前，祂又一次向大家讲话。祂告诉大家，祂已经反复鼓励他们要为世界团结和人类团结的事业服务。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这样一来，通过他们的努力，世界和平的光芒将会闪耀，全人类将变成一个大家庭。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向阿博都-巴哈道别，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束鲜花。他们悲伤地离开了船。在码头边，他们眼含泪水地仰视着阿博都-巴哈。他们一直挥着手，直到祂消失在远方。

## 49 信仰向前进

在阿博都-巴哈拜访美国的六十年前，祂踏上过另外一次旅程。那时，巴哈欧拉被勒令离开波斯，阿博都-巴哈与父母一起，从德黑兰前往巴格达。他们一群人不为人所知，在冬天里翻山越岭。只有在一个小镇中，他们受到了欢迎，镇上的居民听说过巴孛。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哪个村子或城镇问候、欢迎他们，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巴比居住。

当阿博都-巴哈在美国的时候，这一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几乎在每一个祂拜访的城市，巴哈伊们都等候着祂，并前来欢迎祂。所到之处总有人热情地拜见祂。甚至在前往美国的航行中，便已经有邀请祂的电报发来。在祂踏上码头之前，就有记者到船上来采访祂。祂每到一处总有报纸报道，并且会收到做演讲的邀请。无论下榻哪个酒店，入住哪座租下的房子，从清晨到深夜，拜访者接踵而至，来听祂讲话，或同祂直接交谈。

即使在美国有如此大的热情，世界上也只有很少部分人知道巴哈伊信仰。大部分信徒住在波斯，还有一些住在圣地和波斯周边的国家。在美国大约有一千名巴哈伊，欧洲也形成了一些小的巴哈伊群体。但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人听说过巴哈伊信仰。

这一点也即将发生改变。在美国的时候，阿博都-巴哈说祂希望信仰将从这里进一步传往全世界。回到圣地后，祂给美国的巴哈伊写了数百封信，并启示了《神圣计划书简》。祂希望巴哈伊能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巴哈欧拉传达的信息，就像祂自己也在做的那样。许多巴哈伊前往各地，或者提供钱财，以帮助其他巴哈伊前行。随后，守基·阿芬第和世界正义院为信仰的传播制定了系统的计划。这些计划得到了巴哈伊的践行，并产生了可喜的成绩。巴哈伊信仰现已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在巴哈欧拉升天后一百年的圣年，这一点已是毋庸置疑。1992年5月，来自一百八十多个国家的巴哈伊齐聚圣地的信仰世界中心，他们拜访了那些神圣的地方。在纪念活动的当晚，不仅有超过三千的巴哈伊聚集在巴哈欧拉埋葬的地方——吉卜利，而且，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也都在纪念巴哈欧拉的升天。11月，来自世界各地两百多个国家的两万七千名朋友相聚在纽约，参加伟大的世界巴哈伊代表大会。在最后一天，代表大会的电视画面通过八个卫星传送到全世界。

这只是信仰发展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个进程还将继续。守基·阿芬第描述过信仰将如何在未来展现。首先，它必须为人所知晓。即使世界代表大会的电视画面传到了世界各地，仍有为数众多的人对信仰未有耳闻。守基·阿芬第还写道，当信仰壮大的时刻到来时，它会面对强烈的反对。在随后到来的时期内，信仰会得到更大范围的接受，许多人会宣布他们对巴哈欧拉的信仰。在此之后，信仰会逐

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国教。最后，这些国家将成为巴哈伊的国度。到那时，这些国家的法律将以巴哈欧拉的律法之书——《亚格达斯经》——为基础。

在巴孛向祂的第一位追随者宣布使命一百五十年后，也就是阿博都-巴哈穿越美国的行程结束后八十年，巴哈伊信仰几乎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如果阿博都-巴哈没有去美国，如果祂没有给美国的朋友写下难以计数的信件，如果祂没有力劝他们穿过每一个海洋，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信仰，信仰会有如此之快的发展吗？

有一位来自埃及的巴哈伊，名叫穆罕默德·亚兹迪，他非常确定这次穿越美国的行程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他在一封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在将来的历史学家的笔下，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信中还写到全美国都会纪念阿博都-巴哈踏上这片土地的日子——1912年4月11日。

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对阿博都-巴哈的美国之行了解很多。祂的许多谈话都被保存了下来。阿博都-巴哈用波斯语向人们讲话，与祂同行的波斯人把祂的话翻译成英语，翻译立刻由一位美国的巴哈伊记下来。有一百多次讲话都被收录在一本叫做《弘扬世界和平》的书中。

还有一本关于阿博都-巴哈美国之行的很好的书，叫做《马哈茂德日记》，作者是马哈茂德-扎尔甘尼，是一位陪同祂的波斯巴哈伊。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你现在或者以后阅读这本书，你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是你在与阿博都-巴哈一同游美国。

## 50 我热盼一场暴风雨！

阿博都-巴哈踏上返程之旅，美国这时已在祂身后，祂正乘坐凯尔特号前往欧洲。祂常常在甲板上散步，并向许多乘客讲话。祂请随从吃水果和甜食，给了船长两束玫瑰花。有一次，船长说和祂一起航行非常愉快。在一次谈话中，阿博都-巴哈说未来人们会乘飞船跨越大洋。你认为当时的人能想象祂指的是什么吗？

与来时的航行一样，大海波澜不惊，天空十分晴朗。这样的旅行是非常舒适的，与暴风雨天气完全不一样。暴风雨天气会让你很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存在。船不断地颠簸，在波涛中起起伏伏。你不能正常地走路，必须一直紧紧抓住什么东西；不能坐下来吃饭，喝水时，水会洒出来；如果想睡觉，必须把自己绑在铺位中，否则就会不断地滚出来。你愿意有这样的经历吗？阿博都-巴哈说，祂想经历一次大风暴。几天后，祂得偿所愿。天色变暗，一场风暴来临，并持续了三天。阿博都-巴哈站在甲板上，看着波涛，说道：“看那一浪壮丽的波涛，看它如何逐渐涨高，如何吞噬小的浪花！这是一幕奇妙的景象，这是最好的一天。我很享受！”<sup>81</sup>

经过八天的航行，轮船到达英格兰。阿博都-巴哈拜访了各个城市，甚至还去了更远的北方，即苏格兰的爱丁堡。就

像之前的拜访一样：所到之处，便有人请祂讲话。甚至在祂抵达伦敦的当天，就有一群记者站在了门外的台阶上。人们蜂拥而至，都想见到祂，听祂讲话，或者同祂直接谈话。有时他们站在队伍的一边，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己。许多报纸都写到了祂，这又招来更多的人拜见祂。

祂想要与每一个正在寻求真理的人见面。祂不考虑富人或名人的邀请，只有一次例外。在美国，祂拜访了一位非常富有的人，这个人对于一些善业捐献了大笔钱财。对阿博都-巴哈而言，拜访穷人才是重要的。在圣诞节，祂前往救世军，在那里聚集着伦敦无家可归和穷困潦倒的人。他们没有家，没有朋友。他们在那里得到一顿圣诞大餐，每一年都是如此。阿博都-巴哈同他们讲话，向他们谈起基督。耶稣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祂的使徒也是普通百姓，祂的追随者是一些穷人。所有上帝的先知都是贫穷的，摩西是一位普通的牧羊人。如果财富是重要的，那么基督本人也会希望得到。许多在场的人听得全神贯注，忘了吃饭。而那个时候，他们的面前并不是常常有这样像样的大餐！在离开前，祂给了收容所一些钱，这样那些穷困潦倒的人就能在新年时再来吃一顿饭了。当大家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都不约而同地在祂离去时起立，大声地欢呼。

祂总是心系穷人。甚至在那次许多名人出席的会议上也是如此，出席者中有一所大学的校长，一位议会成员，一名医生，一位著名的作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他们彼此忙于讨论教育、社会主义、潜艇和无线电报。阿博都-巴哈在忙着

做什么呢？祂揽着一位衣冠不整的男孩坐在窗边，沐浴在下午的阳光中。男孩挨着阿博都-巴哈，开心地笑着。他来找阿博都-巴哈，是想让阿博都-巴哈给自己的存钱罐和生病的母亲六便士。

阿博都-巴哈还自己支付了旅行和酒店费用，祂是不会允许其他人为祂付钱的。有一次，看起来祂似乎是收下了钱。当时，有人给了祂一张支票，供祂买一辆汽车在英格兰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四处旅行。祂说祂会领情接受这个赠予。祂双手接过支票，仿佛视其为圣物，然后，又把它还了回去，并说祂归还支票，以供赠予穷人之用。

有一次，祂实际上接受了一份礼物。那看上去是一份非常朴素的礼物。当时，阿博都-巴哈正与一群巴哈伊坐在餐桌旁，其中一位刚从波斯抵达这里。他给了阿博都-巴哈一张棉线手帕，手帕打着非常紧的结。阿博都-巴哈打开结，里面有一片干面包和一个干瘪的苹果。<sup>82</sup>这位波斯朋友解释道，他经过俄国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非常贫穷的巴哈伊，这位巴哈伊找到他，说道：“我听说你要去见我们的挚爱者。可是，除了我的饭，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祂。我乞求你把我的饭送给祂，连同我的爱与忠诚。”

阿博都-巴哈把手帕摊开。祂带着深深的爱意看着手帕，脸上洋溢着喜悦与和蔼，那神情令在场的人永难忘记。祂没有碰摆在面前的食物，而是吃了一些原本属于那位老人的饭。祂掰下一块面包，并分给了其他的客人，让他们同祂一起吃下这份礼物，这份饱含爱意的礼物。

## 51 又回家了

阿博都-巴哈正在从美国返回圣地的途中。祂访问了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祂之前在大不列颠，现在又到了巴黎。在那里，一些德国的巴哈伊来见祂。他们问阿博都-巴哈是否会访问他们的国家，其中一位女士甚至跪在祂面前，乞求祂去。阿博都-巴哈给他们的回答与之前给美国朋友的回答一样：如果那里的巴哈伊之间有爱、和谐以及团结，祂就会为他们所吸引，如同受到了磁石般的吸引。祂还收到了一个聚会的邀请，是在埃斯林根小城为孩子们举行的聚会。祂能去吗？祂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祂前往德国？

阿博都-巴哈不宣而至，这让斯图加特的巴哈伊们格外惊喜。他们一听到这消息，便到酒店来看祂。一位女士跪在祂的脚下，眼中满含泪水。阿博都-巴哈叫她不要哭，说她应该感到幸福。她说她确实非常幸福，她流的是喜悦的泪水。阿博都-巴哈说，她应该传扬巴哈欧拉的信仰，使它在全德国传播。然后，祂赞扬了她的忠诚，问她了解神圣的教义有多久了。

“五年了。”<sup>83</sup>

阿博都-巴哈回应道：“成为巴哈伊一年，就像活了一千多年一样。”

阿博都-巴哈还参加了在埃斯林根小城为孩子们举行的聚会。孩子们都站好了，准备用鲜花迎接祂。祂走到每个孩子跟前接受他们的鲜花。祂轻抚着孩子们，与他们一一握手。祂说这是祂的孩子，祂希望他们能受到灵性的教育。当然，祂还带来了糖果和巧克力，分给了孩子们。如果当时你在这场，你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当阿博都-巴哈请大家吃东西时，祂是非常慷慨的。

此后，阿博都-巴哈经由奥地利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那里，祂与著名的万贝里教授会见。万贝里教授聪明过人，他会说十五种语言。他游历过许多东方的国家，旅途中，他研究了不同的宗教。他的知识不仅来自书本。为了研究伊斯兰教，他身体力行到穆斯林中间当一名穆斯林。他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他发现不同宗教的追随者总是彼此憎恨、诅咒。他给阿博都-巴哈写过信，希望阿博都-巴哈的工作能产生效果。因为这能为人类和世界带来永久的繁荣。在布达佩斯，万贝里教授想要去酒店拜访阿博都-巴哈。由于阿博都-巴哈没有及时返回，教授身体也不好，而不能成行。但是令万贝里教授非常高兴的是，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冒着寒冷的天气亲自来拜访他。教授在游历的过程中见到过许多重要的人。但在他的笔下，阿博都-巴哈是他见过的最为尊贵的人，不可能再找到像祂一样的人。阿博都-巴哈的学识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万贝里教授本人也是一位博学多识、非常有名的教授，不过他说阿博都-巴哈是知识的中心。

阿博都-巴哈从匈牙利返回了斯图加特。匈牙利的寒冷天气让祂生病了，人们请来了医生。医生说当天晚上祂必须留在室内，尽可能地少说话以节省气力。当时的情况却是非常不巧，巴哈伊们已经租下了一个房间，并邀请了许多他们的朋友和相识的人。阿博都-巴哈本应做一个演讲。可是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祂让一位朋友替祂讲话。那天晚上，房间里坐了六百人，他们都希望见到阿博都-巴哈。

有些巴哈伊看到大家兴致很高，便去酒店见阿博都-巴哈。他们觉得阿博都-巴哈应该知道来了这么多人。他们想问一下祂是否能来，哪怕只是短暂出现，大家至少能够来到祂的尊前。他们提供了一辆暖和的汽车，这样祂就可以免受大风和严寒的侵袭。阿博都-巴哈答道：“我答应过医生不出去。但是为了神圣的教义，我愿意奉献我的健康，为巴哈欧拉的朋友服务。”<sup>84</sup>于是，祂出现了，大厅里的人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巴哈伊们去酒店拜访祂。祂今天感觉怎么样呢？大家都感到惊奇，阿博都-巴哈看上去很好。祂甚至坐在了椅子上，说道：“对我来说，昨晚的会议是最好的药剂。”

在访问德国之后，阿博都-巴哈在巴黎又待了一个月。祂已经无法像在美国时那样了，也不能去造访其他城市，做关于信仰的演讲。祂太疲惫，太虚弱了，做不了这些。祂只能接受很少的邀请，有时甚至不得不取消一些安排，哪怕它们是安排在一位巴黎巴哈伊的家中。不过祂还可以在酒店接待一些拜访者，并在那里举行小型集会。

祂随后去了埃及。海法的朝圣者以及神圣之家的一些成

员受邀去那里见祂。在埃及，也有很多人想要与祂谈话，酒店没有足够的房间给这么多人。于是，酒店便在房顶上搭起了一座帐篷，阿博都-巴哈在那里接待祂的拜访者。不但有很多人想要见祂，大量的信件也雪片般飞至，其中许多都是祂在美国见过的人写来的。祂得回复所有的信件。尽管祂病了，也不停下来。祂坐在床上，处理信件。

阿博都-巴哈在埃及待了六个月。圣地的巴哈伊和祂的家人坚持让祂返回海法，尤其是祂的妹妹巴希叶·哈努姆。她不知道阿博都-巴哈确切的返回时间，却已经开始做着准备。在海法，有一些波斯的朝圣者擅长缝纫，巴希叶·哈努姆让他们为阿博都-巴哈做了一些新衣服。她说她会亲自妥善保管这些衣服，因为阿博都-巴哈一旦知道自己有多余的衣服便会把它们送出去。以前，巴希叶·哈努姆去橱柜找干净的衣物，常常发现它们已经不见了，阿博都-巴哈已经把它们送给了别人。

阿博都-巴哈世界之旅的最后一小部分持续了三天，这是从埃及到海法的航行。祂的归来令祂的家人和巴哈伊高兴万分！从祂突然启程到归来已经过了三年零四个月。当时祂没有把计划告诉任何人。感谢上帝，祂现在回到他们身边了。在自己的家里再次听到阿博都-巴哈的声音，他们满心欢喜！

阿博都-巴哈为什么要急着赶回圣地，你还记得祂在美国说过的话吗？祂要去巴吉，到父亲的陵殿祈祷。返回圣地的第二天，祂便去了巴吉。带着无上的崇敬与忠诚，祂叩头拜在巴哈欧拉陵殿的门槛上。

现在，阿博都-巴哈真的是回家了！

## 52 “我的手中有一盏灯”

阿博都-巴哈又回到家了！祂又可以到巴孛和巴哈欧拉의 陵殿中祈祷了。这是祂旅行过程中热切渴望的事。而且，祂时刻都盼望着返回卡尔迈勒山，地中海和海湾对面的阿卡都在那广阔的视野中。在旅行过程中，祂见到过以自然景色著称的地方。祂到过日内瓦湖边，看到过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在美国，祂见过尼亚加拉瀑布，乘火车穿过了落基山脉，到过加利福尼亚的海岸。但祂发现任何地方都不能与卡尔迈勒山媲美。现在祂回来了，祂可以尽情欣赏这壮丽的景色。祂称赞海法和阿卡宜人的气候，这对祂的健康很好。当祂返回时，祂是那样虚弱，有的人都觉得祂可能很快就要去世。但祂的身体康复了。这从祂的笔迹就可以看出来，几个月后，祂的笔迹又像从前一样坚定。

阿博都-巴哈是怎样应付这样一次令人精疲力竭的旅程的呢？祂已经上了年纪，每天都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有时，祂甚至疲倦得不能吃饭或者睡觉。但祂自己说，祂的身体可以承受任何袭来的考验。就像那次在伦敦一样，祂疲惫地回到家中，巴哈伊们很为祂担心，因为祂又要爬一段楼梯。令每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祂忽然直接跑上了楼梯。到了上面

后，祂微笑着向楼梯下在祂后面的人说道：“你们都很老！我很年轻！”<sup>85</sup>当看到朋友们对此感到无比诧异时，祂说道：“通过巴哈欧拉的力量，一切都能做到。刚才我只是利用了这种力量。”

巴哈欧拉的帮助和支持，这是阿博都-巴哈常常提到的。借助它们，祂可以完成原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祂曾说当祂想要做一次演讲的时候，祂首先要转向阿卜哈王国，要有几分钟的时间从那里寻求指引。当祂感觉到巴哈欧拉的指引传到时，祂便开始讲话。

通过这种方式，祂可以做到任何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演讲。在美国的基督教堂里，祂谈起了穆罕默德。甚至有牧师邀请祂到他们的教堂里讲话。在犹太教堂里，祂谈到了基督和穆罕默德。两千年来，犹太人不会在他们的教堂里听到任何关于摩西之后上帝先知的字眼。在旧金山的犹太教堂里，阿博都-巴哈就讲起了穆罕默德和基督！祂的话几乎让每个人都感到高兴。这是祂的美国之行的高潮之一。

如果祂吸引了满堂的观众，如果听众对祂的讲话充满了热情，或者如果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友好见面，阿博都-巴哈总是说，这是因为巴哈欧拉的帮助和支持，祂从不说这与祂自己有任何关系。祂说是巴哈欧拉使祂能够进行这次穿越世界的旅行，否则，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祂的健康状况很不好。这可是一次二万五千英里的旅行。祂最远到达了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几乎是地球的另一端。当祂返回海法时，祂告诉人们，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给地球打一个洞，你

会从洞的另一端——阿卡出来。

阿博都-巴哈能否再做一次这样的旅行？祂热切地盼望巴哈伊们能挺身而出，去做祂自己做过的事：走遍世界，传播信仰。祂的年龄太大，不能再进行这种长途旅行了。祂还知道即将爆发的战争会让旅行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此外，海法、阿卡以及周边国家的人们也会迫切地需要祂。祂常常力劝朋友们像祂那样到世界各地旅行，正如祂有一次在伦敦谈话时要求他们做的。祂要求巴哈伊们传播信仰，让灵魂获准进入上帝的天国。祂说道：

看着我，我所有的念头都围绕着天国的宣言。我的手中有一盏灯，我用它在陆地和海洋中找寻，以找到可以成为圣道传令官的人，他们可以在集会和人群中大声疾呼，可以成为圣道的守护人。日日夜夜，我忙于这项工作。<sup>86</sup>

什么是传令官？很久以前，在报纸、广播以及电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国王会有传令官。如果国王希望向他的人民宣布什么事情，便将其告诉给传令官。他随后便会到各地，把国王的信息传达给人们。

祂作为巴哈欧拉的传令官，提着手中的灯，在陆地和海洋中找寻。这便是阿博都-巴哈旅行的方式。当然，并非真是如此，你能理解。祂的意思是祂在尽力找到像祂一样的人，能够四处游历，宣布巴哈欧拉出现了，像祂那样，能够成为信仰的传令官。

## 53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一）<sup>87</sup>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非常年轻，只有三十岁，却已经因为学识而享誉全国。现在，他站在一名不会读写的普通铁匠面前。铁匠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不了。而接下来更糟糕的是，当他仔细思考铁匠说过的话时，他必须相信两件不可能同时正确的事。发生了什么？他无法理解。

阿布-法德勒与一群毛拉正在去城外的短途旅程中，一头驴子的掌钉掉了。他们找来铁匠给驴子钉掌钉。阿布-法德勒站着等候的时候，这位名叫乌斯塔德·侯赛因的铁匠问了他一个问题：“毛拉，我听说过神圣的伊玛目的一些伊斯兰圣训，它们令我十分费解。你能帮我解答吗？”

阿布-法德勒表示同意。

“我从毛拉们那里听说了一个神圣的圣训，是关于上帝的仁慈同雨水一起降临的故事。每一滴雨水都被托付于一位天使，天使们把雨滴带到人间。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还听说狗在宗教上是不洁净的。还有一个伊斯兰圣训，说天使们不会在养狗的房子降临。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阿布-法德勒又答道。

“那么雨是不会下到养狗的房子上的。这怎么可能呢？  
下雨的时候，雨水会落到所有的房子上呀。”

阿布-法德勒困惑了。他很生气，同时又感到羞愧。他的朋友们努力安慰着他，对他说道：“不要理会这个制造麻烦的人，他只是个被误导了的巴比。”

他们甚至都没花心思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对此感到很不高兴。他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

铁匠把他的故事告诉了阿卜杜勒·卡里姆。阿卜杜勒·卡里姆在德黑兰有一家商店，阿布-法德勒有时会去那里拜访。铁匠还说阿布-法德勒的自尊心受到了冒犯，他很可能接受邀请，前来与一些巴哈伊交谈，以显示自己仍然是最聪明的。阿布-法德勒果然接受了邀请。他要向巴哈伊们表明，他们是错误的，并且最好放弃他们的信仰，重新接受伊斯兰教。他希望巴哈伊信仰终止发展。当时同阿布-法德勒对话的人也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就像那个铁匠一样。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阿布-法德勒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了清楚的回答，每一条针对信仰的异议都被他以简单的话语给予了反驳。阿布-法德勒之后说道，他希望与一位巴哈伊学者交谈。店主阿卜杜勒·卡里姆是个睿智的人，他知道最好是让阿布-法德勒先同没有受过很高教育，但又对巴哈欧拉的教义有很好理解的巴哈伊对话。阿布-法德勒不断地试图说服他们，即他们信仰的东西不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些在他眼里非常普通的人，也能够对他的批评予以反驳。这些没上过学的人对《古兰经》以及其他圣作的奥秘居然有这样

的理解，并能够如此清楚地做出解释，阿布-法德勒感到十分惊奇。后来，当他真的与一位博学的巴哈伊有过一次谈话之后，他的知识让自己目瞪口呆。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个月。之后，他开始调查并研究巴哈伊信仰。他向上帝祈祷，请求上帝把真理告诉他。他开始阅读巴孛和巴哈欧拉的书籍，包括《笃信经》。他用头脑读这部书，却没有用心去读。他甚至说他本人肯定可以写出一本比这更好的书。第二天，一位妇女来找他。她听说阿布-法德勒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一位雄辩的大师。她请阿布-法德勒为她写一封信。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去写，他就是写不出来，纸上一个字都留不下。他在信纸的角上乱划了几笔，有几条线还划在了指甲上。这位伟大的学者甚至都不能写一封普通的信。妇女不耐烦了，嘲笑道：“如果你忘了怎么样写一封简单的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反而让我在这里等，而你在那边乱划！”

阿布-法德勒十分羞愧。忽然间，他想起前天晚上他说自己可以写一本比《笃信经》更好的书。他是一个心灵纯洁的人，这时他知道，他对这部圣作采取了傲慢的态度，而刚才发生的事情便是对他态度的回应。他的大脑已经不能拒绝巴哈伊信仰。但是他的内心未被打动，他还不明白巴哈欧拉绝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他还没看出巴哈欧拉是上帝的信使。

巴哈伊们邀请他与他们一起阅读巴哈欧拉的书简。在他的生命中，他从未读过如此宏伟的圣作。但他还是没有意识到，巴哈欧拉的话便是上帝之言。后来，他读了一篇关于苏

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文章，其中说苏丹将被杀死，他的大臣将被遣散。听了这个说法之后，阿布·法德勒有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他无法想象，居然有人能对此做出预言。无论如何，巴哈欧拉是一位囚犯，而囚犯怎么敢同苏丹说话？他对巴哈伊们说，这一预言的实现对他来说将是真理的证明。而只要这没有发生，他就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的关系。

六个月后，阿布·法德勒正走在街上。他看到两位巴哈伊站在那里，他拉起长袍挡住脑袋，快速穿过了街道，希望他们没有看见自己。不过太晚了，两人已经看见了他，并对他说：“现在上帝之信仰的证据已经向你证实了。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被废黜的消息刚刚通过电报发了过来。”

阿布·法德勒不想知道。他变得很生气，并喊道：“苏丹被废黜跟我不相干，他跟我没关系。”

两位巴哈伊提醒他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他们说：“难道你没有把你对这个信仰的接受建立在这件事情上吗？”阿布·法德勒气得几乎喘不上气来，他没有同两人道别便大步离去。他知道他正在接受考验。但是他可以先避免做出决定。巴哈欧拉预言苏丹会被谋杀，而这还没有成为现实。同时，他与一些学者进行探讨，但他们帮不了他。他知道只有巴哈伊能回答他的问题。

几天后，阿卜杜勒·阿齐兹被杀的电报发来。阿布·法德勒左右为难，他仿佛精神错乱了。他日夜都在为这个问题而纠结，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件事。他寝食难安，只是喝茶，不断地抽烟，不住地哭泣。

之后，他开始同自己讲：现在你已经同巴哈伊们争辩了一年。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学问，但似乎每一次你都变得更糟，尽管你把自己看作博学之士。他们似乎是受到了上帝的启迪，得到了上帝的帮助，或者是圣灵在通过他们讲话。他有了另外一个念头：如果这个信仰不是真的，那么上帝会第一个反对它。它将无法继续存在。

一天晚上，他拿起巴哈欧拉的一封信筒。他眼含泪水，带着深深的虔诚转向上帝，开始阅读。之后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明白巴哈欧拉的话便是上帝之言。他越来越为巴哈欧拉的话所吸引，并且心中充满了对祂的爱。那天夜里，他感到自己沉浸在喜悦和快乐之中，那种感觉，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无法描述。

他对那些巴哈伊们充满了感激，他们是如此耐心地向他传播信仰。他知道即使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为他们服务，甚至为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他都永远报答不了他们。在天亮之前，他去了阿卜杜勒·卡里姆的家，亲吻了他家的门槛，并扑倒在卡里姆的脚下。他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卡里姆也完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与从前的自己相比，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随后，阿卜杜勒·卡里姆说，这种对他的谦恭态度是不合适的。是上帝在指引灵魂，而不是人！

## 54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二）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成了穆斯林毛拉心头的刺。他不仅成为了一名巴哈伊，而且还在神学大学向学生们公开谈论他的信仰，尽管他是一名因渊博的学识而在全中国广受尊敬的教授。毛拉们试图除掉他，虽然他是他们最好的教授。他们进行了谋划，米尔扎·阿布-法德勒被迫放弃在大学的职位。这还没有结束，他甚至还被投入了监狱。他在五个月后获释，这时毛拉试图说服他不要公开谈论巴哈伊信仰，而要假装自己是穆斯林。这是阿布-法德勒想要的吗？不再向人们讲述巴哈欧拉？他绝不会这样做！即使他知道这会给他带来危险。

阿布-法德勒自从成为一名巴哈伊后，他生命中的许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他不仅仅只是失去了教授工作。在成为巴哈伊之前，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尊敬，并作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而广为人知。现在他受到的却是侮辱和鄙视。他来自一个因学识而著名的家庭。现在，家人与他划清了界限，他们还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他完全是一无所有了。他通过给别人写信，为巴哈伊们抄写巴学的圣作来挣点钱。

阿布-法德勒继续传播信仰。波斯的巴哈伊还在因为信仰遭受迫害。有时迫害非常严重，人们都不敢出声提到巴哈伊

信徒的名字，说他们的好话则更危险。不管在哪里，阿布-法德勒从不让任何事情阻止他公开谈论信仰，尤其是当他真的收到了巴哈欧拉的来信之后。巴哈欧拉在信中写道，阿布-法德勒应该把人们邀请来，把新的启示告诉他们。新一轮迫害爆发了，阿布-法德勒与其他的巴哈伊再一次被抓进了监狱。

一旦进了监狱，信徒就面临危险。信仰的反对者想把他们杀死。许多巴哈伊也确实被杀死了，囚犯们知道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拖到监狱外面，并被残忍地处以死刑。这些反对者在沙阿面前竭尽所能地损害阿布-法德勒以及他的狱友的名声。但是他们无法说服沙阿相信这些人是有罪的。因此沙阿拒绝对他们执行死刑。但是，他却决定把这些人永远关在监狱里。这次囚禁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沙阿确信巴哈伊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他才下令释放他们。

在阿布-法德勒的生活中，还有其他事情发生了改变。他智慧超群，比常人都聪明，年轻时他同时学习了几门科学。有一次，一本新的阿拉伯字典出版了。这是一本非常厚的书，有一千四百页。阿布-法德勒一天下午把它带回了家，第二天上午又带了回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细细查看了整本书。他在书中发现了两处错误，并准确地把它们指出来。<sup>88</sup>之后一些其他的博学之士仔细阅读了这部书，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发现这两处错误。阿布-法德勒用不到一天时间找出的两处错误是字典中仅有的错误。

阿布-法德勒的知识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直到他发现他无法与巴哈伊相比。连不识字的巴哈伊都能回答他无法应对

的问题。他知道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受到了巴哈欧拉教义的启迪。从那时起，阿布-法德勒丰富的知识和洞察力获得了新生和提高，他从无用的迷信中得到了解放，比如每一个雨滴都是由天使带到地上这样的迷信。他不仅更好地理解了圣作，还能够非常清楚地解释最复杂的问题。阿布-法德勒不认为这是他个人的作为，而是来自于巴哈欧拉为他启示的一段祷文。在这段祷文中，巴哈欧拉乞求上帝赋予阿布-法德勒能力，使他能够传播上帝的真理，以智慧来解释上帝的知识海洋中隐藏的部分。在成为巴哈伊之前，阿布-法德勒无法回答巴哈伊们提出的问题。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信徒们如今要让他来解释他们自己不明白的文章。他们甚至还让他写书。

阿布-法德勒不想这样做。尽管他学识渊博，但他仍是一个卑微的人。他知道巴哈欧拉的地位有多高，他甚至都觉得自己不配踏上朝圣之旅去见巴哈欧拉。他还觉得只要巴哈欧拉还在这个地球上，他就不能写书。阿布-法德勒说，这是因为“在至高圣笔还在书写的日子里，所有的宗教都会听到它的声音。”他认为如果人们想要写作，那就是自以为是。直到有一次，诗人瓦尔加，也就是鲁胡拉的父亲来拜访他。瓦尔加告诉阿布-法德勒说，在阿卡朝圣期间，他从巴哈欧拉那里听说了巴孛的诫命，即信徒应该写关于巴哈欧拉的书。阿布-法德勒问瓦尔加，巴哈欧拉是否认为他也应该用这种方式为信仰服务。巴哈欧拉曾回答道，这样的人必须献身于写作以及提供证据，因为这是巴孛的建议。从瓦尔加这里听到了这些话后，阿布-法德勒开始写书。他对其他的宗教非常了

解，他对古老预言的解释要好过之前的任何人。有些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而他找到了解决方法。

阿布-法德勒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变化。他开始做一些长途旅行。他喜欢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研究和写作上，但他把自己的愿望放在了巴哈欧拉的愿望之下。因此，当巴哈欧拉让他在波斯游历以传播信仰时，他照做了。而且在此之后，他还穿越了西欧和亚洲。他甚至还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以及中国边境附近。在巴哈欧拉升天后，阿博都-巴哈让他到圣地来。在那里，阿布-法德勒发现与阿博都-巴哈相比，他的知识微不足道。在说到阿博都-巴哈时，他的说法是阿博都-巴哈是一个知识的海洋。与之相比，他自己就像是这个海岸上的一块小小的卵石。

阿博都-巴哈让阿布-法德勒去埃及，当然也是到那里传播信仰。阿博都-巴哈交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让他刚到埃及的时候不要说起巴哈伊信仰，也不要说自己是一名巴哈伊。在著名的开罗大学，阿布-法德勒很快便因为博学而闻名。人们总是乐于听到他的讲座，喜欢他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当伊斯兰教受到基督徒不公平的攻击时，他能够最好地捍卫伊斯兰教。直到他变得非常有名时，人们才发现他是巴哈伊。许多人想要对此进一步了解，并成为了巴哈伊。如果阿布-法德勒从一开始就谈论巴哈伊信仰，就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后来，在阿博都-巴哈的要求下，阿布-法德勒又开始了旅行，这次是去美国。易卜拉欣·海鲁拉在美国发展了很多的巴哈伊。但那里仍然没有什么巴哈伊著作，而海鲁拉教给他

们的并不总是正确的。因此，阿博都-巴哈感觉到非常有必要派阿布-法德勒去美国。对阿布-法德勒而言，这是很大的一个牺牲。他会想念大学，他也不会说英语，美国的气候他也不习惯，他还要适应完全不同的食物。他还是遵从了阿博都-巴哈的要求。阿博都-巴哈认为这次美国之行极为重要，祂把祂最好的翻译阿里·库利·汗与阿布-法德勒一同派去，即使祂自己也非常需要翻译。在将近四年时间里，阿布-法德勒教授着美国的巴哈伊。也是在阿博都-巴哈的要求下，他为美国的巴哈伊写了一本书。之后，他返回埃及，并在埃及度过了余生。

阿博都-巴哈非常喜欢阿布-法德勒。听到阿布-法德勒去世的消息时，祂悲痛欲绝。阿布-法德勒是祂的一个重要的支持。祂常常把有问题的朋友送到阿布-法德勒那里。当阿博都-巴哈在埃及时，也是祂旅行的最后阶段，祂务必让阿布-法德勒住在某个离祂很近的地方。如果祂感到气馁，祂会去拜访阿布-法德勒。随后，祂所有的消沉会立刻消失。

阿布-法德勒一生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他的房间总是堆满了书籍。当他学习的时候，他不喜欢被打扰。

有一次，有两位女士想要拜访他。她们敲了敲门，但是无人应答。她们又敲了一次。仍然还是无人应答。她们又敲，她们知道阿布-法德勒在家。

这时她们听到门里边有个声音说道：“阿布-法德勒没在这儿。”<sup>89</sup>

两位女士大笑起来。门里边也有人在大笑。当然，你能猜出来那是谁。

## 55 第一次世界大战

阿博都-巴哈开始高兴地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在之前的长途旅行中，疲劳一直伴随着祂。这一点，尤其可以从祂的笔迹中看出来，祂的笔迹又像从前那样有力了。祂又开始拜访祂的朋友以及阿卡的穷人。他们是多么想念祂！他们问候祂，每个人都热情地问：“祢去哪里了？把我们留在这里，没有朋友，没有兄弟。祢不知道祢对我们意味着一切吗？”<sup>90</sup> 祂为他们从欧洲带来了礼物，给阿卡贫穷的老人带来了温暖的外套。几个月后，祂又开始每天工作，从早晨到深夜。成堆的信件从祂拜访过的国家涌来。巴哈伊们常常带着他们的问题来找祂。此外，还有病人和穷人需要祂的帮助。许多朝圣者也来拜访祂。

当阿博都-巴哈回到海法六个月后，祂在旅行期间常常警告的事情发生了。欧洲这个火药桶只需要一个火星便会爆炸。这个火星便是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遇刺，他和妻子在萨拉热窝的街道上被开枪打死。许多欧洲的国家马上向彼此宣战，入侵对方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被送到了战场上。他们被告知，战争只会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们不久便会返回祖国，并

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战争持续了四年。许多人没有回国，而是死在了前线。九百万士兵被杀死，好几百万人在战争的阴影中度过了他们的余生。

在弗朗茨·斐迪南遇刺后的第二天，阿博都-巴哈便告诉所有海法的朝圣者返回各自的国家。不久之后这一决定的智慧便清楚地显现出来。过去，每周都会有大约十五艘船停靠在海法港。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只有一艘船停靠在那里。任何人都很难从海法离开。

战争很快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真实地逼近海法。政府下令所有年龄介于十八到四十五岁的男人必须准备应征入伍，他们必须随时准备离开。张贴在城里各处墙上的红色大海报公布了这一命令。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的状态，人们惊恐不已。在街上，到处都有人激动地彼此交谈，晚上几乎没有入能够入睡。妇女的抱怨尤其强烈，男人和男孩们会出什么事吗？他们还能再回到家中吗？男人们离开后，谁来照顾她们以及她们的孩子？她们将不得不独立生活，当局几乎没有给她们什么钱。而且很快，物价便开始飞速上涨。

对大家来说，这是一段充满了未知和忧虑的时期。城市寂静无声，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知道几艘军舰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大炮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一天，大海一片死寂，清澈无比，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下的岩石。当他们看到一个小点在大海的远处移动时，他们便慌忙去找望远镜来看是不是军舰来了，他们断定这些肯定是主力舰。他们整天就生活在这样的惊恐中。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来由，海法经

常受到轰炸的威胁。这种威胁和未知变得非常强烈，阿博都-巴哈决定让家人和巴哈伊们到阿布-希南去，这是加利利山脉脚下的一个村庄。祂自己和一个仆人留在海法。除了几次小型的轰炸以外，海法安然幸存。六个月后，危险平息下来时，巴哈伊们又返回了这里。

生活又像以往一样继续着。周边的村落里种植了粮食，人们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回到了他们在阿卡和海法的家中，他们又能看海了。晚上的时候，如果天空晴朗，他们可以看到壮丽的红色、粉色、橘色的夕阳沉到西边的地平线下。有时，美丽的云团挂在大海之上。一位朝圣者把它们描述为金色的城堡，悬于地球和天堂之间。

人们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了生活中平凡的事物上。如果一只小猫在阿博都-巴哈的椅子旁满足地打着呼噜，祂会享受这样的情景。祂会说这只猫是令人愉悦的，它是如此无忧无虑，无所畏惧。祂常常谈起祂的旅行。比如那次祂在巴黎参观动物园，祂在那里看到了一只北极熊。人们盯着那只熊看，那只熊也在盯着人看，它仿佛想问：“我怎么被这些人套住了呢？”阿博都-巴哈的幽默从来不曾离开祂。

然而，祂备受战争煎熬。祂知道在欧洲，数百万年轻人在可怕的一天里丧命。祂说在多年的囚禁中祂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难过。祂对此经常发出警告，如果欧洲国家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话，战争就不会发生。但他们就是不愿意这样。

在波斯，对巴哈伊的迫害不断爆发，这也带给了祂极大的痛苦。他们的财物被掠夺，他们被赶出家园，在山区或者

沙漠里受到搜捕。有时会传来一名或多名信徒被杀的消息。阿博都-巴哈这时就会非常伤心，祂会长时间地沉默不语。

对祂而言，战争时期最为麻烦的事情便是祂无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巴哈伊保持联络。朝圣者不能再来，祂想念他们闪亮的面容。战争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甚至没有信件或者电报送来。祂对信仰发展状况毫不知情。本来这样的消息总是能让祂非常高兴。有一次，祂说祂希望当初自己去了印度，那里的人们总是恳求祂前往。现在祂注定什么都做不了。这直接影响了祂的健康。可是，不久后发生的事情，彰显了祂身在海法和阿卡的重要性。

这个国家遭受了可怕的蝗灾。大群的蝗虫袭来，虫群如此密集，阳光都几乎被它们所遮蔽。蝗虫把每一点绿色都吃光了。除了几片小麦地，整个国家都被吃成了不毛之地，所有的树上都没有剩下一片树叶。人们没有一点食物，饥荒随之爆发。不论白天黑夜，人们来到阿博都-巴哈的门前。对很多人而言，祂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阿博都-巴哈不仅知道战争将要爆发，祂那时还知道食物也会短缺。甚至在去欧洲和美国之前，祂便教信徒们种植谷物。信徒们居住在圣地的这些年里，他们在阿卡和海法周边的地区，以及更远的东部靠近太巴列城和约旦河谷的地方，购买了多块肥沃的土地种植庄稼。阿博都-巴哈会不时地到这些地方去看耕种情况。祂还教给了巴哈伊们一种长时间储存粮食的方法。两千年前，圣地曾被罗马人占领。人们挖了洞，这样粮食便可以在其中储存更长的时间。这样的洞还有

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一伙伙的阿拉伯强盗会不时侵入乡村，他们带走一切能够带走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房门都给带走。但是，储存在洞里的粮食却得以安全地保存下来。他们从未发现。

阿博都-巴哈的这些粮食让许多人在战争中存活了下来。那么，祂自己安全吗？祂对当时的一名朝圣者说，祂感到身下有一把利剑，自己随时都可能倒在剑上。祂还说祂并不是为自己担心，而是担心这样一来人们便失去了祂的帮助。为了他们，祂希望自己可以幸免于难。

## 56 化险为夷

托多尔·波尔少校供职于埃及的英军情报部门。最初，他是一名士兵，并且还参加过战斗。在耶路撒冷城边进行的一场战斗中，他被一颗子弹击中。他失去知觉地躺在另一名士兵的尸体下，伤势严重，那名士兵是在设法解救他的时候被打死的。黎明降临的时候，他恢复了意识。他抬起头，发现土耳其士兵正穿越战场，杀死所有负伤的英军士兵。当时，托多尔·波尔少校感觉到有一名无形的护卫跪在他的身边，告诉他把头低下。他听从了吩咐。土耳其军队的士兵靠近的时候，都以为他死了，匆匆从他旁边走过。过了一小会儿，他不顾伤痛，尝试爬回英军阵线。尽管他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但是他觉得自己一直被那名无形护卫带领着。救治他的医生说子弹从他身体里穿过，他还活着是个奇迹。在这次遇见无形护卫的奇特经历后，托多尔·波尔少校开始认为自己能从战场上幸存下来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得出一个结论：将来会有某项工作需要他。

他再也不能上前线打仗，他调到了英军的情报部门。在那里，他必须尽可能地打探敌人的动向。刚开始工作没多久，他就发现一个令自己大吃一惊的消息：如果土耳其军队

被迫撤离海法，他们会在离开前把阿博都-巴哈和祂的家人带上卡尔迈勒山，将他们统统钉死在十字架上。战前，托多尔·波尔少校分别在埃及和伦敦见过阿博都-巴哈。他还在伦敦对别人朗读过译成英文的阿博都-巴哈的讲话。眼前他读到的正是阿博都-巴哈身处险境的消息。他要怎样做才能救祂呢？他设法提醒他的上司，但是他们谁都不知道阿博都-巴哈是谁，所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阿博都-巴哈为什么会有危险？说来很奇怪，贾迈勒帕夏是土耳其帝国里三个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为什么要威胁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曾拜访过他。贾迈勒帕夏对阿博都-巴哈印象深刻，而且对祂充满敬意。当拜访结束后，他还送阿博都-巴哈出门，一直送下阶梯。这种举动非常罕见，傲慢的贾迈勒帕夏很少对他人表示尊敬。人们认为他会一直善待阿博都-巴哈。

但是，贾迈勒帕夏是个捉摸不定的统治者。土耳其帝国有很多敌人，尤其是那些几百年来被压迫的民众。他们想摆脱土耳其人的奴役，时常发动起义。很多人仅仅因为土耳其政府怀疑他们谋反而被杀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任何人都很容易招到怀疑。阿博都-巴哈同父异母的兄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很多年来他都无法伤害阿博都-巴哈，趁着战乱，他做了自己一直都想做的事：让土耳其政府把阿博都-巴哈列入黑名单。他向贾迈勒帕夏送礼行贿，诬告阿博都-巴哈对土耳其政府充满敌意。贾迈勒帕夏就起了疑心。他说他要把阿博都-巴哈和祂全家都钉死在卡尔迈勒山

上，还要把巴哈欧拉的陵殿夷为平地。但首先他和他的军队必须把英军赶出埃及，如果他胜利凯旋，他就会实施他罪恶的计划。但是，贾迈勒帕夏并没有成为胜利者。相反，他和他的军队很快就可能被英军赶出圣地。不管怎样，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阿博都-巴哈的确处境十分危险。贾迈勒帕夏滥杀无辜的特点已经广为人知。

同时，英军情报部门不断收到有关阿博都-巴哈受到威胁的消息。这时，土耳其军队的失地也越来越多。托多尔·波尔该做些什么呢？他的每一位上司对此都毫无兴趣。于是他决定违背禁令。他秘密给一位去往伦敦的朋友写了封信，两人都知道他们为此所冒的风险。如果被发现，他们就会被扭送到英国的军事法庭。但是，他们认为信息极其重要，决意铤而走险。

朋友抵达英国后，把信息交给了合适的人，这个人就是布罗姆菲尔德女士。阿博都-巴哈两次访问伦敦期间，她都腾出自己的房子供祂使用。她明白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和一个在政府中有影响的人取得了联系。那人给外交部长写了封信。阿博都-巴哈受到威胁的消息也传到了苏格兰的怀特夫人耳中，她告知了当议员的儿子，她儿子也给外交部长写了封信。两封信在同一天被送达。英国政府立刻致电在圣地的艾伦比将军，命令道：“给予阿博都-巴哈及祂的家人、朋友全面的保护和照顾。”<sup>91</sup>

当然，只要海法仍在土耳其军队手中，英军就爱莫能助。但是他们将消息传到了土耳其军队方面：如果阿博都-巴

哈有任何不测，土耳其人将会为之付出惨重代价。另外，英军士兵还接到命令，一旦攻下海法，就在阿博都-巴哈的住处设置警备。

艾伦比将军在解放海法之前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他手下经验丰富的士兵都被调回欧洲，而从印度来接替他们的部队还必须接受训练。他还得想方设法不让土耳其人预先知道他计划攻占海法。

英军意识到攻下海法会很困难，他们调来大炮轰击城市。住在城里的巴哈伊们都十分担心。他们担心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去找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让激动的信徒们冷静下来，叫他们祈祷。祂反复安慰他们，说大炮不会造成任何损害，没有人会被炸死。巴哈伊和阿博都-巴哈的家人都对祂极为关切。英军就要来了，土耳其军队马上就会撤离海法。贾迈勒帕夏还会在走之前执行他的计划吗？每个人都焦虑万分，除了阿博都-巴哈。祂简直就是冷静的化身，而且还反复安慰身边的人。

英军出人意料地迅速攻占了海法，这大大早于所有人的预期。城市毫发无损，大炮并没有直接对准城市，炮弹飞过城市上空，落入了大海。英军随即打听到了阿博都-巴哈的住处，印度士兵被派到那里站岗。贾迈勒帕夏的罪恶计划再也不能实施了。艾伦比将军随即致电伦敦：阿博都-巴哈非常安全。这条消息很快传到了其他国家的巴哈伊耳中。这么多年没有音信，听到祂平安的消息，他们是多么地欣喜！

但是，阿博都-巴哈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土耳其军队

的狙击手还有可能藏在海法城里。他们知道贾迈勒帕夏的计划，也知道如果完成计划就会得到他的赏识。毕竟他是这块土地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所以，阿博都-巴哈的住处仍由印度士兵守卫着。过了一段时间后，这种危险也解除了。

就这样，土耳其对圣地历时几百年的统治终于划上了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这也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最后一次得以将阿博都-巴哈置于危险之中。他的所作所为让很多人恐惧不安，但是就像他的其他恶行一样，这一次还是无疾而终。他和他的同伙一定十分绝望！

## 57 《神圣计划书筒》

圣地解放了，阿博都-巴哈也安全了。贾迈勒帕夏再也不能实施他罪恶的计划，他再也不能把阿博都-巴哈和祂的家人钉死在卡尔迈勒山上。圣地恢复了与外国信徒的通信，朝圣者也再次出现。黑暗的岁月已经过去。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阿博都-巴哈时常想起世界其他地区的朋友。祂希望他们继续祂的事业，因为很快祂就不能亲自去做了，祂已是将近七十五岁高龄。他们必须去做祂曾经做过的事情——周游世界去传播信仰。毕竟，巴哈欧拉的信仰是带给整个人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该缺少它。欧洲爆发大战后，在与世隔绝的年代里，阿博都-巴哈制定好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旨在让全世界都知道巴哈欧拉热爱和平的信念。阿博都-巴哈在写给美国和加拿大信徒的十四封信中阐释了这项计划。其中一些信件在战时就已经被送到美国，剩下的则被保存在巴孛陵殿下面的房间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由一名巴哈伊带到美国。后来，这十四封信汇编成一本书——《神圣计划书筒》。

在首批书信中，阿博都-巴哈在其中一封里写道祂是如何不顾身体虚弱而访问欧洲和美洲列国的。祂说一个人必须忘记休息、安逸，忘记对尘世的依恋。祂谈论了人类与动物的不同，然后提到了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牛和小鸟。他说：

无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多么富有、丰裕、奢华，也不能像牛一样独立。这些肥硕的牛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广阔的高原上徜徉，所有草原和牧场都供它们食用，所有的泉水和河流任由它们畅饮！不管他们怎么吃，草地都不会枯竭！显然，它们凭借自己突出的天资赢得了这些物质奖励。

鸟的生活则更为理想。在高山之巅、高枝之上，鸟儿为自己搭建比国王宫殿还要漂亮的巢窝！那里的空气格外纯净，水清凉而又如水晶般透明，景色美丽动人，令人沉醉。鸟儿在这壮丽的环境里度过自己为数不多的日子，它们拥有平原上全部的收成，不需吹灰之力就得到所有的财富……显而易见，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人类如何努力……他都不能拥有小鸟那样丰裕、自由而独立的生活。这正好证明一个事实：人类并不为这个转眼即逝的世界而存在……<sup>92</sup>

阿博都-巴哈解释道，人类是为获得完美而生的。财富和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又有什么用？人必须渴望永恒的生命，渴望人性世界的升华。人必须要传播上帝之言，宣扬众生之道，光大世界和平以及人类世界的大同。这些事必须要完成！阿博都-巴哈说道，如果人们只专注于此生的需求，他们应当像动物一样在地上四脚爬行。

当阿博都-巴哈写这些信时，大约有三十五个国家住有巴哈伊。数量比巴哈欧拉升天不久后多了许多，当时连十个都不到。但是巴哈伊信仰必须被带到五大洲的每个国家、每片

土地。从人口密布的欧洲大陆，到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从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人，到北美当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再到众多大洋岛屿上的居民；还要到中国、日本、澳大利亚、非洲和阿拉斯加，以及别的地方。阿博都-巴哈在祂给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的信中列出了一百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号召他们必须去那里传播信仰，还要去他们自己国家里那些还没有巴哈伊生活的城市和地区定居下来。

难道阿博都-巴哈不想亲自出门吗？祂当然想！祂非常想出去。在一封信里祂这样写道：

噢！哪怕徒步而行，哪怕再大的艰难险阻，我都渴望我能去到这些地方，能在城镇、乡村、山岭、沙漠和海洋高声呼喊“荣耀的上帝！”，传扬神圣教义！遗憾的是，我无能为力了。为此我何其的痛苦！我恳求上帝让你们能成全我的心愿。<sup>93</sup>

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巴哈伊希望祂再次前往美国。一收到祂平安无事的消息，他们马上给祂发出邀请。信中征集了全美洲超过一千名巴哈伊的签名。阿博都-巴哈自己做了一个周游世界的计划。他想先拜访印度，然后是南亚和日本，接着是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从那里祂将横穿美国，访问欧洲诸国，再经埃及回到圣地。这次旅行会耗费四到五年时间，不过祂并没有付诸实践。阿博都-巴哈力劝美国的信徒们自己前往世界各地，而不是祂去周游世界，拜访美国的信徒。

在《神圣计划书简》中，阿博都-巴哈借耶稣说给使徒的话来提醒巴哈伊：他们必须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天国将临的好消息。差不多在两千年后，巴孛给祂的第一批追随者，即“新生字母”同样的任务，他们和耶稣的门徒一样出去传播新信仰的讯息。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被赋予了同样的任务。

阿博都-巴哈的总计划为后来那些在全球传播信仰的计划奠定了基础。比如四十年后守基·阿芬第发起的“十年拓荒运动”计划，号召全世界的信徒们去那些阿博都-巴哈在信中提到过的地方，以及没有巴哈伊居住的地方。那些响应号召的巴哈伊以及出现在那些地区的第一批信徒们被称为巴哈欧拉的骑士。世界正义院现在也将计划建立在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书简》的基础之上。全世界的信徒们正共同实施这些计划。

阿博都-巴哈不仅要求巴哈伊离开自己的家乡到未知的地方去。祂写信说他们会永远在祂的心中，祂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祂日日夜夜无时不思念这些朋友们，祂从内心深处为他们祈祷，告诉他们任何外出去传播信仰的人都肯定会得到上帝的保护。在《神圣计划书简》中的一份祷文中，阿博都-巴哈谈到上帝的肯定，单凭这个就能“令蚊虫变成雄鹰，一滴水变成江河与海洋，一粒原子变成光明和太阳”<sup>94</sup>，上帝的首肯会处处陪伴着他们。

《神圣计划书简》影响深远。很多巴哈伊们打点行囊，出走世界。其中有一人甚至环游世界四次。

## 58 阿博都-巴哈的中帼信使<sup>95</sup>

战争结束了。《神圣计划书简》也已经被一名巴哈伊从海法带到美国。书简成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在战后第一届大会上商讨的焦点。十四封信都经过当众诵读和讨论。其中一些信徒很快就响应了阿博都-巴哈的号召。他们离开家乡，前往世界的其他地方，甚至在当地定居下来，比如日本、夏威夷或是澳大利亚。

其中一人名叫玛莎·鲁特，她在会议结束后就产生了动身的念头。有人甚至说当会议进入尾声时，大家在打听她去了哪儿，没人找得到她。直到他们去她的房间里查看时，才发现她正在那里收拾行李，准备立刻启程。这个故事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没有确凿的记录。不过玛莎·鲁特的确是第一个响应阿博都-巴哈号召的人，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吩咐，她想去做阿博都-巴哈自己无法完成的事业。她坚持传播信仰，直到去世。她四次环游世界，几乎到过每一个国家。只有俄国是她唯一没去过的大国。

玛莎一旦做好计划，就会恪守不渝。比如她早期在北美洲传播信仰时的举动。她当时在阿根廷，准备去往位于安第斯山另一侧的智利。时逢冬季，穿山越岭的旅途变得异常艰

辛危险。每个人都建议她不要去，跟她谈手脚冻伤之类的故事，希望她推迟到夏天再走。玛莎不听劝告，她觉得一天都不能耽搁。阿博都-巴哈毕竟在《神圣计划书简》里提到了这些国家啊！玛莎就这样出发了！她骑着一头骡子，深入高山，穿过冰雪，沿着深邃的峡谷边缘走过；又穿过布满巨石昏暗隧道，以及极其狭窄湿滑的小径。她虽然穿得很暖和，但还能感到肆虐的寒冷。有段旅程对骑骡行进来说实在是过于危险，于是，旅行者在下行的时候不得不手牵着手穿过大雪山。高高的山上空气极其稀薄，他们每走几分钟就得停下来喘口气。最终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山的背面。

在经过这番艰难的旅途后，你会说有必要休息几天。但玛莎没有这么做！在那里，她照样立即开始了传播信仰的工作。然后，她前往巴拿马。巴拿马是用来互通消息的集合点，而且阿博都-巴哈也说过这是巴哈伊应该去传播信仰的国家之一。

玛莎不管去到哪个国家，她都会和媒体打交道。她本来就是一名职业记者，她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地让报纸发表自己写的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她还学会了世界语，并在多个地方向世界语者传授信仰，哪怕她仅仅是途经该地，只待上几个小时。她总是带着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有关巴哈伊信仰的书籍和小册子。如果有可能，她还会主持集会，有时一天开好几场。即使在行船上，甚至轮船在风暴中来回颠簸时，她也要告诉同船的乘客有关巴哈伊信仰的事情。有一次，她不得不抱住柱子来让自己站稳，以这样的姿势进行演讲。

她发自内心地对每一个遇见的人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知道如果你爱他人，他们就会聆听你的声音。不管在哪儿，她都能结交到朋友。通过这些朋友，她又认识了更多的新朋友，他们也听她讲解巴哈伊信仰。如果她需要帮助，常常就会有人乐于为她效劳。她对一位朋友建议要让每次见面都与众不同。“每次都要送点什么，即使是一束鲜花、一些糖果或者水果，”玛莎对她的朋友说，“希望他们会从这里得到更伟大的礼物。”<sup>96</sup>

玛莎从不害怕接近上层人士。她把很多书籍和小册子发给教授、牧师、总统，甚至是皇室成员，包括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玛丽王后收到的赠书是《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她立刻被这本书所吸引，一直读到凌晨三点钟。第二天，她向玛莎发出邀请，在欢迎玛莎进宫后，她立刻说道：“这些教义正是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的方法。”<sup>97</sup>玛丽王后为巴哈伊信仰写了一些意义非凡的证言，发表在美国和加拿大近两百份报纸上。这些证言后来又在欧洲、中国、日本、澳大利亚、近东和各个大洋上的岛屿得到翻译和发表。罗马尼亚王后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巴哈欧拉为上帝信使的君主。

玛莎周而复始地继续旅行。她不光是在穿越安第斯山的时候遭遇过巨大危险，在中美洲旅行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处于革命的中心。在后期的旅行中，她去过一趟中国，时值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上海遭到日军的轰炸，玛莎居住的房子随时都有可能被炸弹击中。当时她无法再在中国为巴哈伊信仰服务，她费尽艰辛地登上一条美国船只。而且，她不得不

丢下几乎所有的行李，打字机是她能带走的为数不多的物件之一。轮船将她带到菲律宾，远离战火的危险。但她刚刚到达就碰到了天灾：大地和她居住的楼房猛烈地震动、摇晃起来。这是菲律宾一百年来遭受的最强烈的地震之一，随之而来的还有余震和台风。尽管如此，玛莎还是毫发无损，并且幸运地取回了她被迫留在中国的行李。

对玛莎来说，旅行从来不是件轻松的事。她常常生病，还患有头痛症。她不止一次地被迫在旅馆的房间里躺上几天。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在最后一次旅行中，她有时病得都打不开自己的行李箱。但她不想见医生，因为她知道他们会说她应该放弃旅行——这种建议她是绝不会采纳的。在访问完菲律宾之后，她花了十五个月的时间横穿印度。之后，她去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她决定回国的时候，她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了。船只抵达夏威夷后，她就病得不能继续这段航程，甚至不能握住盛满水的杯子。她只能留下，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祖国。幸好在夏威夷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得到了朋友们很好的照顾，直到安详地去世。

从此，玛莎·鲁特踏上了新的旅程。她不再需要她的二十二个旅行箱，也不再需要为她烧饭的移动炉子。她那重病缠身，使她越来越痛苦的身体也远离她而去。她开始了最令人兴奋的旅行。

在她的一生中，玛莎·鲁特踏遍地球东西两半球。她被葬在夏威夷这座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小岛上，处在东西两半球之间。

## 59 《致海牙书简》

“绝不允许战争再次发生！”在这一点上，至少所有国家都会达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数百万年轻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虽然战前人们就召开过国际和平会议，但是并没有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与国之间需要和平，但和平又如何能实现呢？他们必须彼此签署和平协定，但是签署什么样的协定呢？协定又是建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人们又如何确保和平协定得到贯彻呢？当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位于海牙、旨在建立持久和平的中央组织就几次写信给阿博都-巴哈。但只有一封信寄到祂手上，而且还是三年零十个月之后的事情。从中你可以看出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混乱！阿博都-巴哈立刻回复了这封信。这封信被人们称为阿博都-巴哈的海牙书简。祂在其中描述了要实现世界和平，人类需要采取的准则。

你可以把建设世界和平比作修建一所房子。你需要各种各样的原材料，比如土地、木材、玻璃和涂料。你也可以说阿博都-巴哈在信中所列的准则正是用来建筑和平的土地。那么这些建筑用地看上去像什么？这些准则又是什么？不妨设想一下我们正整装待发，去到一个贯彻阿博都-巴哈书简中涉

及的准则世界。正是这些准则带来了和平。

出行变成一件容易的事。你不需要事先学习外语来了解人们。不管你到哪儿，每个人除了自己的母语外，都会说同样的世界性辅助语言。每到一地，你都可以和人们交谈。你在任何地方都会很安全，不需要害怕自己身处战火之中。当然，国家间仍然会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在过去，他们便会互相开战。其中最强的国家会获得胜利，至于胜者是否正确则根本不重要。现在他们把彼此之间的分歧呈给最高司法机构，也可以称其为国际法庭。这个法庭做出公正的决定，所有国家都要服从。

贫富差距不再像从前那样严重。没有人住在贫民窟，也没有人饿肚子。所有地方的人都能居有其屋，丰衣足食。有时，有人或许生活会遇到困难，但是富人们会主动与他们分享。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地方的孩子都能接受教育，学习读写，都能独立探求真理。没有人盲从父母的信仰，人们都会事先仔细斟酌，他们不再因为信仰不同的宗教而仇视对方。

人们抛弃了偏见。男女平等相待，肤色亦不再重要。每个人都受到平等对待，友谊和爱随处可见。国家里那些曾经互相厮杀的族群现在也像朋友一样和睦共处。公正治理一切，没有人或国家会遭受其他人或其他国家的压迫。在我们的旅行中，我们到处都能遇见分歧。这些分歧不再是不和的根源，这个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美丽。

这就是世界未来的样子。那么如何建设这个世界呢？这就好像修建一所房子一样。如果人们要建造房子，不仅仅需要

木材、土地和其他原材料，还需要建筑师来制定好的计划。想象一下建筑工人各自为政的样子吧？他们始终会相互争执。工程不会有进展，而且，建成后的房子也会非常奇怪，没有人会愿意住进那种房子里。只有建筑工人对他们的工作达成一致，建造才会成功。

因此，要建立世界和平，还需要团结。各国必须一致坚持那些可以成就世界和平的原则，而且，在遵循原则的方式上也要达成一致。

阿博都-巴哈在《致海牙书简》中还提到了建立最高法庭的方法。每个国家必须推选出自己最优秀的公民做代表。即那些充分了解人类问题与世界需求的人。国家、政府、人民，甚至是君主或者总统，都不能凌驾于这些选定的代表之上。然后，由各国代表选举出最高法庭的成员。经选举产生的最高法庭的法官所做出的决定将会有约束效力。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服从决定，其他所有国家会一起迫使其服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五十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成立了。这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国际联盟不能维护和平。有些国家对其做出的决策置若罔闻，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结束后，国际联盟的继任组织联合国成立。联合国也没有能够阻止战争。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有太多的限制，他们不能使国家服从他们的决议。阿博都-巴哈在《致海牙书简》里提到的准则至今仍没能完全得到实施，还缺乏足够的团结和统一。

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很多国家开始意识到他

们对和平有着共同的责任，他们应该合力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阿博都-巴哈在《致海牙书简》中提到的准则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支持的行列。这些准则越早实行，初级和平也就能越早实现。到那时，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有战争。

## 60 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

今天有件重大仪式即将举行。伊斯凡迪亚尔眼睁睁地站在那里，满脸愁云。多年来，阿博都-巴哈一直都离不开他。不管祂想去哪儿，伊斯凡迪亚尔都会驾着他的骡车带祂去。而现在，就在刚才，一辆宽敞漂亮的汽车前来迎接阿博都-巴哈。“祂不再需要我了，”伊斯凡迪亚尔这样想。<sup>98</sup>不再需要他去给骡子套车，把阿博都-巴哈带到典礼现场去，何况还是个很重要的典礼。

这个仪式是由英国政府组织的。他们没有忘记阿博都-巴哈在战时所做的一切：种植和储存粮食。早在战前他就开始着手准备这项工作。当饥荒在战争时期爆发时，阿博都-巴哈有能力救济人民。不仅如此，英军当时是在急行军的情况下攻下海法的，因为他们的行军速度太快，运到海法的粮食根本不够英军士兵食用。军队指挥向阿博都-巴哈提起这件事，而祂有足够的粮食让士兵也能吃饱。

英国政府决定授予祂爵士头衔，以表彰祂的善举。这意味着祂成为了英国贵族的一员。这项荣誉只授予那些有杰出贡献的人。这种场合必定会很隆重。英国政府的工作人员为此特地从耶路撒冷赶到海法，并派了一辆高档昂贵的汽车到

阿博都-巴哈家去接他。

当汽车停在门口后，他们就去找阿博都-巴哈，不过他人在哪儿呢？到处都找不到他。但是，坐着宽敞豪华的车去赴会，这真的符合阿博都-巴哈的风格吗？他朝伊斯凡迪亚尔点点头，示意他去把骡车驾出来。这可要不了多久！当参加典礼的人都翘首企盼载着阿博都-巴哈的汽车时，他却不声不响地从另一个方向走了进来。

出席典礼的有英国政府的代表、国内的重要人物、其他宗教的领袖，以及从很多国家前来的巴哈伊。在英军士兵的敬礼和军乐声中，阿博都-巴哈接受了英国国王授予他的金色勋章。他成了阿博都-巴哈·阿巴斯爵士。

阿博都-巴哈从未使用过他的爵士头衔。他自己是否认为这项殊荣十分重要呢？英国政府表彰他，以表谢意。相应的，阿博都-巴哈接受了这份荣誉，以示敬意。将来，英国政府会因为授予阿博都-巴哈爵士爵位而备受赞誉。

即使现在，尽管阿博都-巴哈已年近花甲，他仍然继续工作，为人民服务。海法的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巴哈伊都希望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能过得更好，而不必考虑种族、宗教或党派的差别。他们成立了负责改善城市及周边环境的协会，大家都觉得阿博都-巴哈应该成为协会的主席。当他同意做协会主席的时候，人们都感到十分欣喜，都为有阿博都-巴哈这样的同胞而自豪。

他还鼓励其他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个针对困难儿童的国际基金会成立了。在战后的中欧和东欧地区，有特

别多的儿童陷入无依无靠的境地。他们失去了父亲或母亲，没有人来照顾他们，也没有房子、食物和衣服。祂号召人们慷慨援助这些孤儿，并称赞那些捐献者。

祂依旧日夜劳作。祂习惯于晚上九点钟上床睡觉，然后在半夜里起来，花一点夜里的时间来祷告、思考，整理信件。早上六点钟，祂起床，又开始阅读、回复信件。午餐后，祂会小憩一会儿。祂的日常休息就是下午散散步，或者坐一小段路的马车。不过那时祂经常由一到多位朝圣者陪伴，跟他们谈论精神方面的事情，或者，祂会拜访一些穷苦人，去帮助他们。一整天，祂都随时准备帮助那些最需要祂帮助的人。到了晚上，祂召集朋友来到祂的房间，照常开始聚会。

屋子里几乎总有客人，朝圣者常常和祂以及祂的家人在一起。邀请不同种族、肤色、国籍和宗教的人赴宴是祂最大的乐趣之一。有时候，餐桌旁坐着来自七个不同国家、分别信仰五种不同宗教的人。他们既说轻松的笑话，又谈论各种严肃的话题。阿博都-巴哈希望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祂说：“我的家就是欢笑和快乐的家。”<sup>99</sup>

伊斯凡迪亚尔为阿博都-巴哈还需要他而感到高兴。但是，尽管他还能服侍祂，时间却不会太长。阿博都-巴哈的精力正在逐步消褪，祂在尘世的生命即将结束。

## 61 巴希叶·哈努姆——至大圣叶（一）

她抱着四岁大的弟弟，蜷身坐在小房间的一角，神情忧虑。家里就他们两人，母亲和哥哥都进城了。他们还会回来吗？外面很危险。如果街上的人发现他们是巴哈伊的话，他们就会被当场杀死。但是他们必须去。他们想知道父亲现在处境如何。祂被投进了监狱。每天都会有一个巴哈伊被带出去，然后被残忍杀害。每一天都可能轮到父亲。他们会带回来什么消息？父亲还活着吗？

这是巴希叶·哈努姆的一段最早期的记忆。她是阿博都-巴哈的妹妹，比祂小两岁。小时候，她的名字是法蒂玛。她曾经给一个朝圣者讲述过自己的一生，她很少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她提起幼年时他们住过的漂亮的、带大花园的房子，也提起那可怕的一天。那天，一切都变了，他们不得不逃出自己的家；她还提到当她的父亲被关在西亚查尔监狱时自己经历的恐惧。当父亲从那所可怕的监狱里放出来时，他们还担心祂的健康。但是他们发现祂有些不一样，在祂身上有一种过去祂所没有的，一种全新的光辉包围着祂。起初，法蒂玛和阿巴斯（阿博都-巴哈小时候的名字）并不了解那是什么。后来，他们才明白他们的父亲就

是巴哈欧拉，是巴孛所预言的上帝即将揭示的信使。法蒂玛和阿巴斯尚还年幼，但已经决定奉献一生来服务于祂。

巴哈欧拉不得不离开波斯，祂被流放到了巴格达。而祂的家人也跟随着祂。在祂被驱逐到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的时候他们也追随着祂。巴希叶·哈努姆说她常常因担心和祂离别而感到害怕。对她而言，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而在埃迪尔内，这种担心几乎成了现实。她的叔叔米尔扎·叶海亚，这个曾经给巴哈欧拉带来无数麻烦的人，又开始制造事端。他不断地向当局申诉。结果伊斯坦布尔当局被弄得不胜其烦，干脆决定将这群难民分散流放，巴哈欧拉和祂的两个兄弟到阿卡，米尔扎·叶海亚去塞浦路斯，而剩下的人则去伊斯坦布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巴希叶·哈努姆都忧心忡忡，她是会跟随她的父亲，还是会被放逐到其他地方去呢？最后巴哈欧拉自己出面做了安排，好让他们可以跟着祂。只有米尔扎·叶海亚和其他三个人被送往塞浦路斯。尽管巴哈欧拉提醒过所有随行的人，他们的条件会十分艰苦。巴希叶·哈努姆依然感到很高兴，她终于可以和巴哈欧拉在一起了。

那的确是段极其艰苦的日子。这段旅程历时十天，人们被紧紧塞进船舱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最后一天，巴希叶·哈努姆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驶往阿卡的小船上；他们在烈日下足足晒了八个小时，滴水未进。当他们行走在阿卡大街上的时候，周围人都取笑、嘲弄他们。巴希叶·哈努姆已经精疲力竭，她终于捱到了监狱。那么，她和其他人会在那儿得到食物和水吗？

想象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女子在经历过如此疲惫的旅程后的样子吧。她必须爬上楼，但首先还得穿过一个脏得无法形容的院子，那里臭气熏天。她站起身时，污秽能没到她的脚踝。巴希叶·哈努姆再也无法忍受，晕了过去。同伴没法让她躺在地上，因为那实在是太脏了。有人找了块毯子，让她躺在上面。他们尝试着用少许污水来安抚她，她咽了一点，马上吐了出来，然后又晕了过去。他们往她脸上洒了些污水，她才苏醒过来，走上了阶梯。

当晚，他们过得更是悲惨。大家都渴得要命，他们想讨水喝，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后，才得到一些水，却脏得不能饮用。他们的面包也无法下咽。不久之后，所有人都染上了疾病，其中三个人病死了。后来，通过阿博都-巴哈睿智而耐心的斡旋，囚犯的处境渐渐得到了改善。

在他们抵达阿卡两年后，监狱里发生了一场意外。米尔扎·迈赫迪从天窗跌落，于次日去世。他是巴希叶·哈努姆最小的弟弟，在她还是六岁小姑娘的时候，她就常常独自带着他待在家里，用双臂把他护在怀里。他死时只有二十二岁。

这些不过是巴希叶·哈努姆生命的一部分。她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但也不仅仅只有这些。她还目睹了巴哈欧拉每天所遭受的折磨。比如那一次，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弟弟米尔扎·叶海亚在祂的茶杯里放了毒药，让祂大病一场。她知道祂没有一天不是在磨难中度过的。这些都让她悲痛欲绝！她目睹着这一切，日复一日。

阿博都-巴哈也是如此，他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你读到一本关于阿博都-巴哈的书，你肯定会知道很多关于巴希叶·哈努姆的生平事迹。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目标，就是为巴哈欧拉服务。不仅在巴哈欧拉的有生之年，在祂升天之后，也要一如既往。后来，巴哈伊信仰的领导权传到了阿博都-巴哈手中。祂面临着许多问题的挑战。

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祂总能依靠她的忠诚和支持。

## 62 巴希叶·哈努姆——至大圣叶（二）

在巴哈欧拉的遗嘱里，阿博都-巴哈被指定继续领导巴哈伊事业。但很快，有些家族成员就明显不愿意服从巴哈欧拉的意愿。他们出于嫉妒而散布不合，与阿博都-巴哈作对，其中以祂同父异母的兄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最为突出。巴希叶·哈努姆一直都支持阿博都-巴哈。祂是她的哥哥，她也知道祂不仅仅是自己的哥哥，正如巴哈欧拉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一样。她的哥哥已被巴哈欧拉在遗嘱里指派为圣约之中心，祂是唯一能完美诠释巴哈欧拉之言的人。如果巴哈伊们有什么问题，他们必须请教阿博都-巴哈。巴希叶·哈努姆明白这一点对她同样适用。没有人比她更清楚服从阿博都-巴哈就是服从巴哈欧拉。从此，为阿博都-巴哈服务就成了她最大的理想。

阿博都-巴哈可以告诉她最隐私的秘密。当盛有巴孛遗骸的棺材抵达圣地时，巴孛的陵殿还没修建。十年后，巴孛才能被安葬在那里。有段时间，棺木一直安放在巴希叶·哈努姆的房间里。

在战时，是她帮忙把阿博都-巴哈种的谷子平分给群众。同时，她还负责招待拜访的朝圣者。无论他们来自何方，她

让他们都感到自在惬意，如同在自己家一样。就这样，她全心全意地为阿博都-巴哈效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直到祂生命的尽头。

和巴哈欧拉一样，阿博都-巴哈同样立下了遗嘱，指明在祂离世后能领导巴哈伊信仰的人，即祂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阿博都-巴哈去世时，守基·阿芬第只有二十四岁。他当时在牛津念书，而敬爱的外祖父的突然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他被召回圣地，因为宣读《阿博都-巴哈遗嘱》必须要有他在场。这意味着他即将成为信仰的首领，而他从没有料到这点。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份重担令人生畏。而当家族里有些人不愿意服从《阿博都-巴哈遗嘱》时，这份担子就变得更加沉重。巴哈欧拉升天后的情况又再次重演。守基·阿芬第实在难以应付，不得不先后三次将信仰的领导权转交给另一个人，即巴希叶·哈努姆，他七十五岁的姑奶奶，也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在那些日子里，他到瑞士休养身体，而她则担负起信仰首领的责任。她写信号召巴哈伊们精诚团结，服从《阿博都-巴哈遗嘱》。各地的巴哈伊，只有少数除外，大家基本上仍忠诚于圣约，他们接受守基·阿芬第作为信仰的守护人。

巴希叶·哈努姆是神圣之家中唯一彻底忠诚于《阿博都-巴哈遗嘱》的人，她始终给予守基·阿芬第强有力的支持。每当守基·阿芬第要做困难的决定时，都会事先找她商量。他对他的支持是无条件的。毕竟，这是阿博都-巴哈的意愿。

巴希叶·哈努姆很长寿，她活了八十六岁。在每种宗教里

都会有一位女性，其地位超过其他所有女性。对于巴孛的信仰而言，她就是塔希丽。在众多巴哈伊妇女中，巴哈欧拉将这个至高地位授予了巴希叶·哈努姆，给她冠以“至大圣叶”的称号。守基·阿芬第称她为信仰最杰出、最可敬的女英雄。

提起女英雄，你会想到干过惊天伟业的人，她们声名显赫，受众人景仰。巴希叶·哈努姆不是那种女英雄，没有什么人有过她那样的劫难，但她极少提及。她时刻准备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安慰渴望安慰的人。她大半生都是难民，没有自由。她不像女皇一样住在豪华的宫殿，身着昂贵的衣服；也没有什么仆人伺候她。她是服侍别人。

将来，所有住在豪华宫殿穿着奢华衣裳的女皇都会被人遗忘，而巴希叶·哈努姆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几百年后，成千上万的人会来到卡尔迈勒瞻仰她的墓地，墓地就靠近世界正义院所在地。成千上万的人会将她的生活方式奉为榜样。

巴希叶·哈努姆又是怎么看自己的一生呢？她曾把她的人生经历讲给布罗姆菲尔德女士，当她讲到她的母亲，讲到自己在德黑兰至巴格达的旅途中所遭受的磨难时，布罗姆菲尔德女士听得流下了眼泪。巴希叶·哈努姆说：“那段时间充满悲凉，女士，如果我说出来，会让您很伤心的。”<sup>100</sup>

布罗姆菲尔德女士说：“噢，我真心希望能陪您熬过您经历的所有悲痛，最亲爱的哈努姆。”

巴希叶·哈努姆回应说她的生活充满了悲伤，但是她接着说道：“因为上帝之道而受难，伤痛也会变成真正的快乐。”

这就是巴希叶·哈努姆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 63 阿博都-巴哈最后的日子

阿博都-巴哈在告诉家人祂的梦境时说道：“我好像站在一座很大的神殿里，在最里面的神殿，面向吉卜利，正好站在伊玛目的位置上。我看见很多人走进神殿，还有更多的人跟在后面，他们在我身后排成长列，直到聚集了一大群。我站在那儿，大声叫他们祈祷。突然，我产生了从神殿里走出去的念头。当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神殿外面时，我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走出来，而不领着大家祷告呢？但是无所谓了，既然我已经让他们做祷告，他们自己就会吟诵祷文的。’”<sup>101</sup>

祂还做了另外一个类似的梦。祂在花园里有个独立小屋，祂梦见巴哈欧拉来到祂身边，要祂毁掉这个房子。当家人听说这个梦后都非常高兴，现在祂可以如他们一直要求的那样在屋内歇息了。他们说：“是的，教长，我们都认为祢的梦是在让祢离开那个屋子，回到家里来。”<sup>102</sup>阿博都-巴哈听后笑了，好像祂不同意家人对祂的梦的解释。祂也没有解释梦的意义，当然，祂有祂自己的原因。

阿博都-巴哈深感疲惫。祂知道祂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祂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园丁伊斯梅尔·阿迦。祂给他讲巴哈欧拉临终的情景。阿博都-巴哈一直在给巴哈欧拉整理散落

在祂房间里的文件。这时巴哈欧拉对祂说：“没必要整理它们了。我得离开它们，奔向远方。”“而我也完成了我的工作。”<sup>103</sup>阿博都-巴哈对祂的园丁说，“我再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必须放下工作，启程离开。”

在祂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祂参加了在清真寺举行的午间祈祷，尽管祂极度疲惫。清真寺外，穷人们像往常一样等待着，他们期盼着祂的施舍。而祂也满足了他们每一个人。那天，祂口述了几份书简，这也是祂的最后一批书简。祂还给家里一个忠诚的仆人的婚礼赐福，坚持婚礼要在那天进行。晚上，祂参加了在家里照常举行的朋友聚会。

星期六，祂开始发烧，然后又发冷。祂要来了一件皮毛大衣，好让自己暖和起来。大衣曾属于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非常喜欢。祂躺在床上，要人帮祂盖好被子。但祂还是觉得很冷，冷得没法睡觉。烧热持续了一整天。

星期日，祂感觉好多了，烧也退了。早上，祂跟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喝茶。下午人们在巴孛陵殿庆祝圣约日。盛宴由一位来自印度的朝圣者操办。阿博都-巴哈让家人都去参加，祂自己是再也去不了了。当天，祂在家里接待了一些访客，包括海法的市长。下午，祂的女婿们从陵殿那边回来后告诉祂，操办庆典的朝圣者感到失望，因为祂没有到场。

祂回应道：“但我已经在那里了。尽管我的身体没有在场，我的灵魂就在你们中间。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到陵殿前，朋友们不必在意我缺席的身体。我的灵魂在，而且永远会和我的朋友同在，哪怕我远离。”<sup>104</sup>阿博都-巴哈的家人是否理

解了祂话中蕴含的更深层的意义呢？

晚上，祂询问了家里的每个人以及在海法的朝圣者和朋友的健康状况。当祂得知大家都很安康时，祂说：“非常好，非常好。”八点钟时，祂上床休息。首先，祂吃了点东西，然后，祂说祂感觉很好。祂让所有人都去歇息，留下两个女儿陪夜。祂睡得很安稳，烧也退了。在一点一滴的时候祂醒了，起身走到桌边喝了杯水。祂感到有些热，便脱掉了外面的睡衣，回到床上。女儿鲁哈·哈努姆走过来时，祂已经安静地躺在那儿。祂让她把床帐撩起来一点。祂感到呼吸困难，需要更多的空气。她们弄了点玫瑰水，祂坐起来把水喝了。然后祂再次躺下，当她们给祂送来一点食品时，祂用清晰的嗓音说道：“你们想让我吃些东西，我要走了吗？”

祂朝鲁哈·哈努姆露出动人的表情，祂的面容是那么的平静和安详。

那是1921年11月28日，星期一凌晨，午夜后一点半。鲁哈·哈努姆以为祂睡着了，但是祂并没有睡着，祂的灵魂升到了永恒的居所。阿博都-巴哈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阿博都-巴哈做梦后离开的那个屋子里，住着一位从美国来的朝圣者。他是一名医生，他很快就被叫来了。他发现阿博都-巴哈的心脏已经不再跳动。医生已经无计可施。

在悲痛中，家里人这才开始明白阿博都-巴哈上周所说的话“现在结束了，结束了。”的意思。当时，他们不能完全明白。同样，他们也不明白祂梦境的含义。即使事先知道祂即将离开他们，他们又能承受得了悲伤吗？

## 64 阿博都-巴哈的葬礼

几位西方来的朝圣者围在阿博都-巴哈的床边。他们一言不发，充满疑惑。祂真的不会再睁开双眼了吗？祂不会睁开眼睛看他们了吗？不会开口告诉他们祂没有去世吗？另外几个医生也赶来检查祂是否真的去世。祂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他们也束手无策。人们放下挂在床上的蚊帐；现在，朝圣者再也见不到祂了。他们离开房间，门在他们身后关闭。

阿博都-巴哈的妻子穆尼丽·哈努姆，以及祂的妹妹巴希叶·哈努姆过来安慰朝圣者，尽管她们的伤悲更加沉重。全家也都陷入悲恸之中。此外，他们必须安排葬礼。这位敬爱的教长该葬于何处呢？没有人指示过。巴孛陵殿里有个空置的墓室，巴希叶·哈努姆决定将祂的遗体安放在那里。祂去世的消息还得告知巴哈伊，巴希叶·哈努姆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友人们发去了电报。

星期日上午，阿博都-巴哈去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海法及周边地区。消息就像一场地震，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整个城市都在哀悼祂。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都奔走相告：“我们现在怎么办？现在谁来帮助我们？我们孤立无援，除了离开和死去，我们还能做什么？”<sup>105</sup>

当天下午，所有人都知道出殡的队伍在次日上午九时从祂家出发，每个人都收到了邀请。

星期二的上午，街上大约聚集了一万人。圣地从没有过这样规模的葬礼。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以及多个宗教的人都加入进来。耶路撒冷和腓尼基的总督也在场，英国政府的高级代表乘专列连夜从耶路撒冷赶来，到场的还有从邻国和欧美来的人。这些不同的人在失去他们至爱的伤痛中团结在一起。他们都满怀感激，感激祂曾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由这些人组成的队伍慢慢地沿着山路上行。棺材上覆盖着珍贵的波斯毛毯，抬棺材的轮流交替，以便有人能得到休息。很多人都上前亲吻棺材。从远处看，棺材好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托着，浮在人们头顶。那天阳光普照，万里无云。海法的政府办公楼都降了半旗。整个城市一片沉寂，只听得见送葬队伍里穆斯林的祈祷声以及人们的啜泣声。尤其是穷人，为失去他们的朋友而悲痛万分。祂给他们和他们的孩子衣物及粮食；在战争年代，祂让他们免于挨饿；祂常常听他们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用同一个声音哀悼：“哦，上帝，我的上帝，我们的父亲离开了我们！我们的父亲离开了我们！”<sup>106</sup>

队伍走了一个半小时，来到巴孛陵殿。人们将棺材放置在一个铺着白色亚麻布的桌子上。九位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组成的代表致悼词，他们都对阿博都-巴哈充满赞誉。他们称赞祂促进了宗教之间的团结，欣赏祂的知识和智慧，说祂是人民的向导。他们谈起祂的仁慈和慷慨，祂为他人牺牲

自己。除了祂，还会有谁来照顾这些穷人，给他们食物呢？他们对祂高尚的人格大为赞赏。

海法的一位犹太人领袖说：“祂的一生就是自我奉献的鲜活例证，将他人的福祉置于自己之上……阿博都-巴哈以及祂之前的巴哈欧拉都曾肩负起这项光荣的任务——建立世界和平……”<sup>107</sup>

阿博都-巴哈受到如此赞誉，无需巴哈伊再说什么了。

悼词结束后，装着阿博都-巴哈遗体的棺材被安放到陵殿的空室中，存放巴孛遗骸的墓室就在旁边。

很多国家的记者也在葬礼现场。有关阿博都-巴哈的文章出现在包括欧洲、美洲、埃及和印度的很多国家的报纸上。各地都对祂表示极大赞赏。世界各地都发来电报向神圣之家表示慰问。

在祂去世后的七天内，五十至一百名穷人在阿博都-巴哈的房前接受馈赠的食物，就在祂曾经每周给他们施舍的地方。第七天，约一千名穷人分到了谷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由阿博都-巴哈提供庇护。在祂去世的第四十天，超过六百名从海法、阿卡及周边来的人应邀参加宴会。餐桌均饰以紫色和白色的花，并配上装在盘子里的金色橙子，都是从阿博都-巴哈的花园里采摘下来的。宴会上没有贵贱之分，如同在阿博都-巴哈家里时一样。每个客人都受到同样的欢迎。

阿博都-巴哈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还记得祂在最后一天对家人说了什么吗？“但我已经在那里了。尽管我的身体没有在场，我的灵魂就在你们中间。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到

陵殿前，朋友们不必在意我缺席的身体。我的灵魂在，而且永远会和我的朋友同在，哪怕我远离。”<sup>108</sup>

祂常常这样说给或写给巴哈伊：祂会永远和他们在在一起，不管祂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当祂跟德国的朋友道别时，也曾说过祂的心和灵魂都会永远和他们在在一起。祂有一次在朝圣者启程离开的时候对他们说：“我与你们同在，不管是生是死，我始终和你们在一起。”<sup>109</sup>

还记得阿博都-巴哈的巾幗信使玛莎·鲁特吗？就是那位曾四次周游世界传播信仰的人。阿博都-巴哈去世几年后，她来到圣地朝圣。她和其他朝圣者一起走进阿博都-巴哈墓室的前厅。其他人在祂墓室的门槛上磕头，这时，玛莎·鲁特看见阿博都-巴哈站在朝圣的人群中间。她听见祂说“高兴起来！高兴起来！高兴起来！”<sup>110</sup>还听见祂说，他们只要背诵“荣耀中之最荣耀啊”就能和祂建立联系。

祂又说道：“记住，我与你们同在，不管是生是死，我始终和你们在一起。”

那些在阿博都-巴哈墓地门槛上磕头的朝圣者们是否注意过祂和他们是如此接近呢？

## 65 “我在等待，我在耐心地等待”

巴哈伊们都异常悲伤，因为阿博都-巴哈已经不在。他们知道会有这一天，只是不敢去想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们去找谁诉说问题呢，谁又能给他们答案呢？信仰会得到什么样的指引呢？有些人担心这些问题。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正在到处写信，宣称自己是阿博都-巴哈的继承者。他援引了巴哈欧拉的遗嘱里的话，那句话是：“的确，上帝已经判定，较大圣枝的身份在至大圣枝之下。”<sup>111</sup>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就是较大圣枝，而阿博都-巴哈就是至大圣枝。在另一封书简中，巴哈欧拉写道，只有完完全全忠实于信仰，神圣之家的成员才能被看作圣枝。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符合这个条件吗？过去的四十年里他难道不是一直在破坏圣约吗？

阿博都-巴哈让巴希叶·哈努姆保存《阿博都-巴哈遗嘱》。它目前在可靠人的手中，这是件好事！因为如果圣约破坏者染指遗嘱，他们便会将其毁掉，或者进行篡改。

《阿博都-巴哈遗嘱》要等到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到场才能打开宣读。身在伦敦的他，听到阿博都-巴哈去世的消息时深受打击。他控制不住自己，在最初的几天里

只能待在床上，他没法立刻上路。等他回到海法时，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于是人们打开《阿博都-巴哈遗嘱》的封印，读给他一个人听。这给了他极大的震惊，阿博都-巴哈指派他为信仰的守护人。守基·阿芬第明白他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还只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却要担负起这么大的重任。尤其当他还在因阿博都-巴哈去世而悲痛万分的时候。

几天后，《阿博都-巴哈遗嘱》在另外九个人面前进行了宣读，他们大部分都是神圣之家的老成员。阿博都-巴哈去世的第四十天，该遗嘱又宣读给一群从不同国家来的巴哈伊。之后，巴希叶·哈努姆发出电报，向世界其他地方宣告守基·阿芬第已被指定为信仰的守护人。各地的友人都热烈欢迎这个消息。

阿博都-巴哈在出访美洲之前就写好了《阿博都-巴哈遗嘱》。遗嘱分为三部分，每部分都在祂身处危难之际完成。每一次，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同党都是罪魁祸首。当第一部分写完后，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危急，遗嘱不得被埋起来以确保安全。阿博都-巴哈甚至在第二部分里这样写道：“我深爱的朋友们啊！我现在的处境极其险恶，我的生命已时日无多，因此，为保护上帝的圣道，保全上帝的律法，捍卫上帝的圣言，维护上帝的教义，我不得不立下本遗嘱。”<sup>112</sup>

阿博都-巴哈在遗嘱里写到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始终对祂抱有极大的仇恨，祂把他称为极不公正的人，煽风点火的中心，作恶的源头。祂列举了他的十三条不义之举，篡改神圣的经文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就是胡乱告发阿博都-巴哈，

例如在巴孛陵殿修建过程中，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就给政府打报告，说阿博都-巴哈修的是碉堡，而且想推翻政府。他还控告巴哈伊，让其中几个人蹲了大牢。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自已成为信仰的首领。但是他的这些恶劣行径不仅伤害自己，还搅乱、毒害其他人的心智。这种人可以成为信仰的首领吗？真要这样的话，神圣的经文，纯洁而又没有受到污染的经文，还会传到后人的手中吗？

在遗嘱里，阿博都-巴哈是怎么评价守基·阿芬第的？祂称他为“由‘孛生圣树’连理所生‘圣树’之主枝。”<sup>113</sup>祂的意思是守基·阿芬第是两个神圣之家的后裔：从他父亲那儿，他继承的是巴孛的血脉，在母亲这一方，他又是巴哈欧拉的后代。阿博都-巴哈说他是“上帝之表征，蒙选之枝，圣护”。<sup>114</sup>阿博都-巴哈还写道祂去世后所有人都要听从守基·阿芬第，包括所有巴哈欧拉家的人，所有阿博都-巴哈家的人以及圣辅和祂所挚爱的人。守基·阿芬第是圣言的阐释者。谁反对他，谁就反对上帝。谁不相信他，谁就是不相信上帝。

阿博都-巴哈在遗嘱里还谈到了世界正义院。其成员必须从国家正义院中选出。今天，我们仍然称它们为总灵理会。守基·阿芬第和世界正义院都受到巴孛和巴哈欧拉的保护。

有了《阿博都-巴哈遗嘱》，信仰的团结得到了保证。因为阿博都-巴哈被指定为圣约之中心。

《阿博都-巴哈遗嘱》让信仰借助守基·阿芬第和世界正义院而维持了团结。《阿博都-巴哈遗嘱》对于信仰的团结十分重要。正因为它的重要，我们可能要过很久才会意识到这

一点。

现在阿博都-巴哈已经不在人世了。在《阿博都-巴哈遗嘱》里祂规划了信仰今后的道路。祂写道：“人人皆须对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宗族——无论朋友或陌生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仁爱、正直的操行、坦诚的态度和真挚的友好。此仁爱 and 友善之精神务必发扬到如此程度：化生人为朋友，变敌人为兄弟……”<sup>115</sup>

这是爱和团结的呼唤。这不正是阿博都-巴哈毕生的事业吗？当祂从美洲回来的时候，祂十分虚弱，许多人都以为祂不久于人世。祂接着给东西方的巴哈伊写下了如下几句话：

朋友们！我来日不多了。我已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我竭尽全力服务于巴哈欧拉的事业。我日夜劳作，终年不休。哦，我多么希望看见我所爱之人承担起圣道的责任！……

我一直俯耳倾听四方之音，希望听见虔诚的人颂唱爱与友谊之歌。我的生命已屈指可数，但因为我的愿望尚未实现，我并不快乐……

啊，我等待着，等待着，等待传来那令人欣喜的消息，说信众便是坦率、诚实的代表，是亲善、友好的化身，是团结和谐的象征。到那时，我的心不就会感到愉悦吗？我的愿望不就会得以实现了吗？我的追求不就会得以彰显了吗？我的心愿不就会得到满足了吗？我的呼唤不就可以得到回应了吗？

我等待着，我耐心地等待着。<sup>116</sup>

## 大事年表

(叙述这些事件的相应章节由括号内的数字标出。)

- 1844年 5月22日/23日，巴孛向第一个信徒宣示；阿博都-巴哈在当晚出生。
- 1846年 巴希叶·哈努姆出生。
- 1848年 米尔扎·迈赫迪出生。
- 1850年 7月9日，巴孛殉道。(2)
- 1852年 8月15日，刺杀纳赛尔丁·沙阿未遂，不久巴哈欧拉被囚禁于西亚查尔监狱。(3)
- 1853年 1~3月，神圣之家从德黑兰来到巴格达。(4)
- 1854年 4月10日，巴哈欧拉退居到库尔德斯坦的山区，直到1856年3月19日。(5)
- 约1860年 米尔扎·迈赫迪从德黑兰被带到巴格达。
- 1863年 4月，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发表宣言。(7)
- 1863年 5~8月，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7)
- 1863年 12月，从伊斯坦布尔到阿德里安堡。(8)
- 1867年 9月，米尔扎·叶海亚与神圣之家及巴哈伊们分裂。(8)
- 1867~1868年 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发表《圣枝书简》。(8)
- 1868年 8月，神圣之家来到监狱之城阿卡；米尔扎·叶海亚被放逐到塞浦路斯。(9, 61)
- 1870年 6月23日，米尔扎·迈赫迪死于意外。(9)
- 1870年 10月，巴哈欧拉从监狱被转押至阿卡的一栋房子里。(9)
- 1872年 1月，三名圣约破坏者在阿卡被杀。(9)
- 1873年 3月，阿博都-巴哈与穆尼丽·哈努姆结婚。(10, 11)

- 1876年 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遭罢黜，后被刺杀；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皈依巴哈伊信仰。（53）
- 1877年 6月，巴哈欧拉来到马兹拉伊。（12）
- 1879年 9月，巴哈欧拉搬至巴吉大厦。（13）
- 1889年 哈吉·穆罕默德·里达在埃沙加巴德被杀，但由于巴哈伊们的干预，凶手没有被处以极刑。（25）
- 1891年 巴哈欧拉向阿博都-巴哈指示巴孛陵殿未来的修建场地。（30）
- 1892年 5月29日，巴哈欧拉升天。（14）
- 1892年 12月，易卜拉欣·海鲁拉启程前往美国。（16）
- 1894年 首批美国人皈依巴哈伊信仰。（16）
- 1896年 5月，纳赛尔丁·沙阿遭刺杀；瓦尔加和鲁胡拉被害。（17，18，19）
- 1898年 12月10日，第一批西方朝圣者拜访阿博都-巴哈。（20）
- 1899年 巴孛的遗骸运抵圣地。（30）
- 约1899年 2月/3月，阿博都-巴哈为巴孛陵殿奠基。（21，30）
- 约1899年 阿博都-巴哈最出色的翻译阿里·库利·汗来到圣地。（22）
- 1900年 春，易卜拉欣·海鲁拉与巴哈伊信仰断绝关系。（21）
- 1901年 夏，托马斯·布雷克韦尔在巴黎宣布自己的信仰。（23）
- 1901年 8月，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到美国。（54）
- 1901年 8月20日，阿博都-巴哈和家人再次接到不能离开阿卡的命令。（24）
- 1901~1908年 阿博都-巴哈写下《阿博都-巴哈遗嘱》，遗嘱分为三部分。（65）
- 1902年 6月13日，托马斯·布雷克韦尔死于结核病。（23）
- 1902年 11月，埃沙加巴德的灵曦堂奠基。（25）
- 1903年 3月7日，芝加哥巴哈伊大会向阿博都-巴哈申请修建灵

曦堂。(37)

- 1904~1905年 阿博都-巴哈再次受到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虚假指控的骚扰(24)
- 1904~1906年 劳拉·克利福·巴尼问询阿博都-巴哈的回答被收录在《已答之问》一书中。(26)
- 1908年 7月,阿博都-巴哈在青年土耳其革命后被释放。(28)
- 1909~1921年 3月,巴孛的遗骸安放在卡尔迈勒山的陵殿里(30);在美国,巴哈伊决定建造灵曦堂。(37)
- 1909年 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遭罢黜。(28)
- 约1909~1910年 阿博都-巴哈一家从阿卡搬至海法。(29)
- 1910年 8月,阿博都-巴哈启程前往埃及。(31)
- 1911年 8~12月,阿博都-巴哈首次伦敦和巴黎之行,阿博都-巴哈在巴黎的讲话被收录在《巴黎谈话》一书中。(31-33)
- 1912年 3月25日,阿博都-巴哈乘塞德里克号船离开埃及,前往美国;(34)
- 4月11日,阿博都-巴哈抵达纽约;(35,49)
- 4月14日,泰坦尼克号沉没;(34)
- 5月1日,阿博都-巴哈为芝加哥灵曦堂奠基;(37)
- 5月5日,阿博都-巴哈与芝加哥的孩童见面;(38)
- 6月19日,在美国朗读《圣枝书简》;纽约被命名为圣约之城;(39)
- 6月29日,阿博都-巴哈举办团结灵宴会;(41)
- 8月,弗雷德·莫藤森会见阿博都-巴哈;(42)
- 9月15日,阿博都-巴哈及其陪同错过后来出事的火车;(44)
- 9月30日,美国第一位巴哈伊桑顿·蔡斯去世;(46)

- 10月1~25日,阿博都-巴哈访问加利福尼亚;(44,46)
- 10月12日,阿博都-巴哈在旧金山的犹太教堂发表演讲;(45)
- 10月19日,阿博都-巴哈前往第一位美国巴哈伊的墓地;(46)
- 11月24日,白人巴哈伊在宴会上为黑人巴哈伊服务;(47)
- 12月5日,阿博都-巴哈乘坐凯尔特号轮船离开纽约;(50)
- 12月13日,阿博都-巴哈来到英国。(50)
- 1913年 1月21日,阿博都-巴哈来到巴黎;(51)
- 3月30日~5月1日,阿博都-巴哈访问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随后回到巴黎;(51)
- 6月13日,阿博都-巴哈离开法国前往埃及;(51)
- 12月5日,阿博都-巴哈回到圣地。(51)
- 1913~1914年 卢阿和爱德华·格青杰游历印度。(40)
- 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55,57)
- 1914年 1月21日,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于开罗去世;(54)
- 6月29日,阿博都-巴哈命令朝圣者离开圣地;(55)
- 11月,巴哈伊从阿卡和海法逃到阿布-希南。(55)
- 1915年 5月,巴哈伊回到阿卡和海法。(55)
- 约1915至1916年 海法遭遇饥荒,阿卡和周边地区蝗虫肆虐。(55)
- 1916年 3/4月,阿博都-巴哈启示了《神圣计划书简》中的八篇;(57)
- 5月1日,卢阿·格青杰于开罗去世。(40)
- 1917年 2/3月,阿博都-巴哈写作其余剩下的六篇《神圣计划书简》。(57)
- 1918年 9月23日,英军攻占海法,阿博都-巴哈脱离险境。(56)
- 1919年 4月,所有十四篇《神圣计划书简》在美国的全国大会

- 上得到阅读和讨论；（58）
- 12月17日，阿博都-巴哈写作《致海牙书简》。（59）
- 1920年 4月27日，阿博都-巴哈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头衔。（60）
- 1921年 11月28日，阿博都-巴哈去世。（63）
- 1922年 1月《阿博都-巴哈遗嘱》宣读给巴哈伊听，守基·阿芬第被指定为信仰的圣护。（65）
- 1926年 1月30日，玛莎·鲁特首次觐见罗马尼亚女王玛丽。（58）
- 1932年 7月15日，至大圣叶巴希叶·哈努姆去世。（62）
- 1939年 9月28日，玛莎·鲁特在夏威夷群岛去世。（58）
- 1945年 五十一个国家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46）
- 1948年 埃沙加巴德的灵曦堂在地震中严重损毁。（25）
- 1953年 5月2日，美国灵曦堂的落成典礼。（37）
- 1963年 4月，首届世界正义院选举产生；世界大会在伦敦召开；（65）  
埃沙加巴德的灵曦堂被拆除。（25）
- 1992年 11月，第二届世界大会在圣约之城纽约召开，二万七千名巴哈伊参加会议。（39）



## 参 考 书 目

‘Abdu’l-Bahá. *‘Abdu’l-Bahá in London: Addresses and Notes of Conversations* (1912).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2.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1915). Translated by Marzieh Gail.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1.

--*Paris Talks: Addresses given by ‘Abdu’l-Bahá in Paris 1911-1912*.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2th edn. 1995.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Comp. Howard MacNutt.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nd edn. 1982.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Comp.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a Committee at the Bahá’í World Centre and by Marzieh Gail.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Tablets of the Divine Plan*.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7.

--*Will and Testament*.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4.

Abu’l-Fadl, Mírzá. *The Bahá’í Proofs (Hujaja’l- Bahíyyih) and A Short Sketch of the History and Lives of the Leaders of This Religion (1902)*. Translated by Ali-Kuli Khan.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3, facsimile of the 3rd edition (1929).

--*Miracles and Metaphors* (1900). Trans. Juan Ricardo Cole. Los Angeles: Kalimát Press, 1981.

- Bahá'í World, The*. Vol. 7, 1936–1938; Vol. 8, 1938–1940; Vol. 12, 1950–1954;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various years. Vol. 13, 1954–1963. Haifa: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70.
- Bahá'u'lláh. *The Hidden Words*.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5.
- The Kitáb-i-Aqdas: The Most Holy Book*.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2.
- Tablets of Bahá'u'lláh Revealed after the Kitáb-i-Aqdas*. Comp. Research Department. Translated by Habib Taherzadeh et al.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2nd edn. 1978.
- Balyuzi, H. M. *'Abdu'l-Bahá*. Oxford: George Ronald, 1971.
- Bahá'u'lláh, the King of Glory*. Oxford: George Ronald, 2nd edn. 1991.
- Eminent Bahá'ís in the Time of Bahá'u'lláh*.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5.
- The Bible. Authorized Version.
- Blomfield, Lady. *The Chosen Highway*.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0]. RP Oxford: George Ronald, 2007.
- Braun, Eunice; Chance, Hugh, E. *A Crown of Beauty: The Bahá'í Faith and the Holy Land*.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2.
- Brown, Ramona Allen. *Memories of 'Abdu'l-Bahá: Recollections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há'í Faith in California*.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0.
- Esslemont, J. E.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1921).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5th rev. edn. 1980.
- Gail, Marzieh. *The Sheltering Branch*. Oxford: George Ronald, 1968.



Publishing Trust, rev. edn. 1979.

Nabíl-i-A‘zam. *The Dawn-Breakers: Nabíl’s Narrative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há’í Revelation*.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New York: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32.

Phelps, Myron. H. *The Master in ‘Akká*. Revised and annotated. Los Angeles: Kalimát Press, 1992.

Rabbani, Rúhíyyih. *The Priceless Pearl*.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9.

Ruhe, David S. *Door of Hope: The Bahá’í Faith in the Holy Land*. Oxford: George Ronald, 2nd rev. edn. 2001.

Rutstein, Nathan. *Corinne True: Faithful Handmaid of ‘Abdu’l-Bahá*. With the assistance of Edna True. George Ronald: Oxford, 1987.

Shoghi Effendi.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4.

--*God Passes By*.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4.

--*Messages to the Bahá’í World 1950–1957*.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1.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1.

--and Lady Blomfield. *The Passing of ‘Abdu’l-Bahá*. Stuttgart: Wilhelm Heppeler, 1922.

*Star of the West* (8 vols.). Chicago: Bahá’í News Service, 1910–1935.

Oxford: George Ronald. Reprinted 1978 and 1984.

Stockman, Robert H. *The Bahá’í Faith in America*. Vol. 1: *Origins, 1892–1900*. Wilmette, I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5.





## 引文出处

- 1 Bahá'u'lláh, Kitáb-i-Aqdas, V.121.
- 2 Bahá'u'lláh, Kitáb-i-'Ahd, in *Tablets*, p.221; see also Kitáb-i-Aqdas, note 145.
- 3 Quoted in Nabil, *Dawn-Breakers*, p.441.
- 4 *Star of the West*, Vol. XIII, no.10(January, 1923),p.272. See also Honnold, *Vignettes*, no.40,p.69.
- 5 Quoted in Blomfield, *Chosen Highway*, p.22. See also Balyuzi, *King of Glory*, p.64.
- 6 Quoted in Blomfield, *Chosen Highway*, pp.40-41.
- 7 Quoted in Nabil, *Dawn-Breakers*, p.616.
- 8 Quoted in Balyuzi, '*Abdu'l-Bahá*', pp.11-12.
- 9 Quoted in *Star of the West*, Vol. IX, no. 18(February 1919), p.201; see also Honnold, *Vignettes*, p.118.
- 10 *Star of the West* and Honnold, *ibid*.
- 11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The Dispensation of Bahá'u'lláh' in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135.
- 12 Quoted in Nabil, *Dawn-Breakers*, p208.
- 13 Paraphrased from 'Episodes in the life of Munirih Khánum', in *Bahá'i World*, Vol.8, p.262.
- 14 Quoted in *Bahá'i World*, *ibid*, see also Taherzadeh, *Revelation of Bahá'u'lláh*, Vol.2, pp.208-9.

- 15 Ibid.
- 16 Quoted in Blomfield, *Chosen Highway*, p.88.
- 17 Quoted in Balyuzi, *'Abdu'l-Bahá*, p.33.
- 18 Quoted in Esslemont,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chapter 3;  
see also Balyuzi, *Bahá'u'lláh, The King of Glory*, pp.358-9.
- 19 Based on the account of Balyuzi, *'Abdu'l-Bahá*, p.44.
- 20 Ibid. p.47.
- 21 Bahá'u'lláh, Kitáb-i-'Ahd, in *Tablets*, p.217.
- 22 Ibid. p.221.
- 23 Quoted in stockman, *Bahá'í Faith in America*, Vol. 1, p.119.
- 24 Quoted in Balyuzi, *Eminent Bahá'ís*, p.83.
- 25 Paraphrased from Taherzadeh, *Revelation of Bahá'u'lláh*, Vol. 4,  
p.58.
- 26 Paraphrased from Taherzadeh, *ibid.* pp.59-60.
- 27 Quoted in Balyuzi, *Eminent Bahá'ís*, p.90.
- 28 Paraphrased from Balyuzi, *ibid.* p.96.
- 29 Quoted in Maxwell, *Early Pilgrimage*, pp.33-4.
- 30 Ibid. p.15.
- 31 Ibid. p.40.
- 32 Ibid.
- 33 Quoted in Gail, *Summon Up Remembrance*, pp.108-10.
- 34 Ibid. p.126.
- 35 Ibid. p.135.
- 36 Quoted in Balyuzi, *'Abdu'l-Bahá*, p.75.
- 37 Ibid. p.76.

- 38 Ibid. p.78.
- 39 ‘Abdu’l-Bahá, *Selections*, no. 158, p.187.
- 40 ‘Abdu’l-Bahá, quoted in *Star of the West*, Vol. XII, no 13, p.214; see also Honnold, *Vignettes*, no. 61, p.172.
- 41 Ives, *Portals to Freedom*, p.85.
- 42 Paraphrased from Gail, *Sheltering Branch*, pp.26-9.
- 43 In ‘Abdu’l-Bahá, ‘Religious Prejudices’, *Paris Talks*, pp.37-8.
- 44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271.
- 45 ‘Abdu’l-Bahá, ‘The Imprisonment of ‘Abdu’l-Bahá’, *Paris Talks*, pp.30-31.
- 46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275.
- 47 Paraphrased from Thompson, *Diary*, pp.175-6.
- 48 Paraphrased from Blomfield, *Chosen Highway*, pp.159-161 (Words of ‘Abdu’l-Bahá are quoted exactly).
- 49 ‘Abdu’l-Bahá, ‘The Duty of Kindness and Sympathy towards Strangers and Foreigners’, *Paris talks*, pp.1-2.
- 50 Quoted in *Star of the West*, Vol. II, no.14 (23 November 1911), p.3.
- 51 Story from Blomfield, *Chosen Highway*, p.185.
- 52 Quoted in Thompson, *Diary*, p.177.
- 53 Quoted in Zarqání, *Mahmúd’s Diary*, p.10.
- 54 Story in Ives, *Portals to Freedom*, pp.27-33.
- 55 Quoted in Thompson, *Diary*, p.257.
- 56 Ibid, p.266.
- 57 Quoted in Rutstein, *Corinne True*, p. 60; see also *Bahá’í World*, Vol. 13, p.847.

- 58 Ibid. p. 61; *ibid.*
- 59 Quoted in Whitmore, *Dawning Place*, p.65; see also *Bahá'í World*, Vol. 7. p.219.
- 60 Bahá'u'lláh, *Kitáb-i-Aqdas*, verse.31.
- 61 'Abdu'l-Bahá, *Promulgation*, pp.91-2(5 May 1912).
- 62 Bahá'u'lláh,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The Dispensation of Bahá'u'lláh', in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135.
- 63 Quoted in Thompson, *Diary*, p.313.
- 64 *Ibid.* p.325.
- 65 'Abdu'l-Bahá, *Promulgation*, p.206 (20 June 1912).
- 66 *Ibid.* pp.213-4(29 June 1912)
- 67 Quoted in Zarqání, *Mahmúd's Diary*, p.151.
- 68 Quoted in Thompson, *Diary*, p.324.
- 69 Story of Fred Mortensen paraphrased from his own account in *Star of the West*, Vol. XIV, no.12(March 1924), pp.365-7; see also Balyuzi, *'Abdu'l-Bahá*, pp.248-51; Zarqání, *Mahmúd's Diary*, p.214(Words of 'Abdu'l-Bahá are quoted exactly).
- 70 Paraphrased from Ives, *Portals to Freedom*, pp.123-4.
- 71 Quoted in Zarqání, *Mahmúd's Diary*, p.265.
- 72 *Ibid.* p.293( paraphrase).
- 73 Story of Juanita Storch from *World Order* magazine, Fall, 1993, p.34.
- 74 For 'Abdu'l-Bahá's talk at Temple Emmanu-El, see *Promulgation*, pp. 361-70(12 October 1912)
- 75 Quoted in Brown, *Memories*, p.36.



- 93 Ibid. p.39.
- 94 Ibid. p.68.
- 95 From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386: ‘Leading Ambassadors of His Faith and Pride of Bahá’í teachers, whether men or women,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 96 Quoted in Harper, *Light of Fortitude*, p.107, from Schoen, *A Love Which Does Not Wait*, p.4.
- 97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390.
- 98 Story of Isfandiyár from Blomfield, *Chosen Highway*, pp.214-5.
- 99 Quoted in Esslemont, *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 ch.4, Section ‘Last years’, p.62.
- 100 Quoted in Blomfield, *Chosen Highway*, p.46.
- 101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310.
- 102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and Lady Blomfield, *The Passing of ‘Abdu’l-Bahá*, p.4; reprinted in *The Passing of ‘Abdu’l-Bahá: A Compilation* ( Los Angeles: Kalimát Press, 1991),p.5.
- 103 Ibid. p.5;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311.
- 104 Ibid. pp.8-9.
- 105 Quoted in Balyuzi, *‘Abdu’l-Bahá*, p.467.
- 106 Ibid. p.465, from Shoghi Effendi and Lady Blomfield, *The Passing of ‘Abdu’l-Bahá*, p.11.
- 107 Quoted in *Star of the West*, Vol.12, no.17(19 January 1922), p.265; see also Braun and Chance, *Crown of Beauty*, p.88.
- 108 Quoted in Shoghi Effendi and Lady Blomfield, *The Passing of ‘Abdu’l-Bahá*, p.8.





译自乔治·罗纳德出版社2007年英文版。

# 至大圣枝

——阿博都-巴哈的生平故事

The Most Mighty Branch

希特周·加斯特 著

史文韬 译

李白露 审校

封面设计：冯建革

责任编辑：张玉明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mailto: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http://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

